

小说

墓碑

儿子把献品虔诚地放在供桌上，又斟了奠酒，然后划了根火柴，点燃了供桌下面的一摞白麻纸。远处飞来几只觅食的乌鸦，在头顶上飞旋着，发出令人讨厌的叫声。

母亲站在供桌旁的空地上，阴沉的脸上刻满了皱纹，两只眼凹了下去。出门才穿的那件大襟套衫显得又宽又大。细细的小腿上紧紧扎着一副黑腿带。两只老古时人的脚不停地在原地移动着……。这已是一个弱不禁风的老人了。

儿子磕了头，慢慢站起来，轻轻地说：“妈，走吧！”母亲的脸上是一种非常凄楚的神情，她呆呆盯着供桌前那片杂草丛生的空地。显然，她又想起了曾两度被砸碎，至今还深深埋在地下的那块墓碑。

墓碑是苏区人民政府和当时的县委立的。一九四七年胡宗南的队伍进犯边区，把墓碑砸成了几块。敌人一退，母亲和乡亲们把墓碑碎块粘合在一起，又立起来。因为这一带的人把这块墓碑看成他们的骄傲和光荣，有好些人联系墓碑上镌刻的名字，能讲出自己一两段动人的故事来。每逢清明节，本村和周围村里的师生总忘不了来扫墓。老年人则不习惯新的纪念方式，他们在坟头上插上五颜六色的小纸块，把满是荒草的坟头装扮成像盛开着各种花朵的小山；还要献上用面蒸的猪、羊、蛇、兔等供品；还要烧用金银纸折叠成的元宝和纸钱；还要点上香，这算是对死者最讲究的纪念了。文化革命刚开始，那些天真无邪的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小将，徒步串连来到这里，他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坟上添土献花，在墓碑前留影宣誓。有的还请烈士的妻子给他们讲当年的革命故事。

可是不久，仍然是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小将又以无比愤怒的心情，不仅把墓碑砸了，而且把墓碑也铲了，硬把烈士说成叛徒。还给烈士的妻子戴上写着“叛徒妻子”字样的白布条。

尽管这样，她一点儿也不怪罪孩子们，孩子们仇恨的是叛徒。叛徒谁不仇恨？她丈夫不就是被叛徒出卖了吗？她气恼的是那些曾经被红军惩处过的人，居然冲着她唾沫星子乱飞。他们仇恨的是党，这一点她心里比谁都清楚。

墓碑砸碎的当天晚上，母子来到坟地里。月光下，他们发现不知谁刚刚烧过纸，香还未燃尽，香头上绕着袅袅轻烟，放射着红红的光。母亲悲痛欲绝，墓碑碎成了几块，她的心也

就碎成了几块。

她让儿子挖了一个坑，就象当年埋葬牺牲的亲人一样把墓碑埋了，深深地埋了……

这是一块用烈士的鲜血和生命铸成的墓碑啊！什么时候再能立起来呢？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母亲请村里的民校老师给县委写了一封信，可是过了好几个月，连个音讯也没有。她心里想，也许是县上的事堆在一起了，忙不过来。又等了一年，仍然没有人过问，这才使她有点焦急了。她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和风地里的残烛一样，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如果在她下世前不把这件事办妥，怎么去见他的丈夫呢？

为这事，她不得不亲自到县城走一趟。

“妈，走吧！”这已不知是儿子第几次催促了。母亲的视线才慢慢离开那片草地。儿子谨慎地扶着母亲骑上了驴。

母亲的心情是沉重的。

上了公路，母亲心里的郁闷才被眼前的景象慢慢驱走了。

她几十年没有出门了，一直在那孔烂土窑里，过着清淡的日子。她使用的灯树，是丈夫用枣木修的，又笨又重。她生火不用火柴，老用火镰取火，至今，在崖柜柜里还放着几包抗战时期延安火柴厂出的火柴，不知是舍不得用，还是为了留下做纪念。

对于这样一个简出寡闻的老人，怎能不被眼前的景色所感动呢？

看这公路，又宽又平，还铺着油，象一条黑色的带子。骑在驴上比坐在轿子上还稳。还有这一块块水地，一道道梯田，一沟沟坝塄，一山山树林。田地的庄稼绿茂茂，齐刷刷，望不到头，看不到边，庄户人家，爱的就是好庄稼，她的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兴奋过。

驴不紧不慢地走着，看着眼前的一切，使她不由得想起了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名叫马世杰，是这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那个时候，县委就在她的家里。她住的土窑窑里有个掌窑，就是县委经常开会的地方。她清楚地记得，民国二十三年，腊月的一个晚上。丈夫从外面回来，领着许多人，平常来了人不用老马安顿，她就去做饭了。这一回她为难了，这么多人吃什么呢？她知道家里没有粮了，前两天她娘看了她一回，见她家连一颗米也没有了，回去以后打发人送来了四升米。这米是为她坐月子准备的。算日子她坐的是明年正月的，这米比金豆豆还贵重啊！她照例生了火，可是锅滚了，怎么办？去问问丈夫吧，他正在掌窑里开会。唉，这些人也就够辛苦了。黑天半夜开会，开完会又要去“工作”，“工作”完了赶明天还要回到村里，早上还要照常上地。有的同志现在还在这里开会，说不定出去就没命了，这种事她遇过好几回了。这些人舍身泼命为了甚？还不是为了咱穷人过上好日子？想到这里她把娘家送来的四升米下了锅。

“嫂子，快来两个山药蛋。”小李从外面放哨回来了，冻得他上下牙齿打得咯咯直响。小李是特委交通员，也不知是什么地方人，才十四岁，从小死了父母，经常跟着戴烂毡帽的那个老汉到她家里来。他往往等不得饭熟就嚷嚷要吃，因此她老是悄悄烧几颗山药蛋。

“这一回来，还没有给我教字，不给。”

这是他们上次定的规矩。小李识的字也不多，可他会热蒸现卖，一有空就向戴烂毡帽的老汉学习，这小鬼挺机灵，一学就会。上一回教了“共产党”三个字，她边烧火，边拿拨火棍子写，饭做熟了，字也写会了。

“这一回，教个什么？对对对，教这么两个字。”小李说着就用拨火棍在锅台上写下“县委”两个字。

“这是两个什么字？”

“县委，县委，就是全县的领导机关。”

马嫂子照着写了几遍，自觉差不多了，就顺手把山药蛋从火坑里扒出来。

“给”

小李接住山药蛋就像接住了个火球，烫的他直跳。逗的她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来，用手使劲捂住嘴。

“嫂子，”小李神秘地说“别笑，你知道今天开的是什么会？”

“你们开会，我怎么能知道？”

“嘿，我们的书记太太。”小李把手搭在嘴上，凑在马嫂子的耳朵上告诉她，“今天开的是县委扩大会。那个戴烂毡帽的就是特委书记老王，这里边就数他的官大。他下来就数咱老马大，他是咱们县委书记，其他人都是区里的同志。嫂子，这可是天大的机密，就是刀子割在脖子上也不能说啊！”

“我明天就上县衙门去告你们。”她笑了笑，还想问什么，会散了。小李做了个鬼脸跑出去了，她很快拾掇碗筷让大家吃饭。

过了几天，老马他们就在石峪镇搞掉了敌人一个民团的武装，建立了这个县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七支队。七支队成立后搞得敌人胆颤心惊。衙役不敢来乡下抓人，地主不敢催租逼债，土豪劣绅不敢横行乡里。乡村简直成了穷人的天下。

可是由于叛徒告密，老马和另外两个同志被捕了。那两个同志当场被杀害了。老马是县委书记，敌人还想从他嘴里得到些什么，所以押在县衙门里的大牢里。

是一个大雪天，她去探监。老马浑身是伤，脚上还戴着几十斤重的脚镣，脚腕磨烂了，流着血，监牢里不生火，放在墙角的屎尿罐冻成了冰鼓。她很快把带来的衣服给丈夫穿上。

“敌人迟早要下毒手，孩子生下以后就全靠你一个人了。党正在困难时期，不要给党添麻烦！”

她也有一肚子话要说，可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哭。不一会，敌人就用刺刀把他们分开了。

第二年正月十五，老马被敌人杀害了。那时候孩子还没生下来，她疯了似的跑到刑场。这个经常杀害红军的地方，除了高耸的凌霄塔外，什么也没有了。那些刽子手杀了人，钻进城门楼子，有的打麻将，有的抽大烟，有的还窥视着前来收尸的是些什么人。狂风卷着黄沙呼呼直叫，她倒在丈夫血淋淋的尸体上……

不久特委老王来看她。那时候孩子刚生下不久。

老王说：“老马牺牲了，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这孩子是老马同志的根芽，是党的后代，要好好抚养。还有你，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她说：“我们母子你们就少牵心，老马说过：‘党正在困难时期，不要给党添麻烦’。”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是他爹入土后生的，就叫墓生吧。”……

驴好好走着，猛然跳了几跳，把老太太从记忆的长河中拉了回来。儿子使劲用胸腔扛着驴脑袋。母亲双手紧紧抓着鞍子。啊！从后面开过来一辆北京吉普。

小车慢慢停下来，又慢慢开动了。车里坐着一个女人，笑眯眯地看着骑驴的老婆婆，眼睛里显示出一种似乎有点自傲的飘飘然的神气。母亲正准备仔细看看，小车“嗖”的一声不见了，她用脚在驴肚子上磕了两下，驴紧走了几步，又恢复了原来的步态。

第二天中午他们才到了县城。当年的城门没有了，厚厚的城墙也不见了。城里城外修起了许多高大的楼房。她一点也认不出来这就是原来的县城，唯有凌霄塔依然屹立在这里。它是她丈夫及无数革命先烈被害的见证者，是唯一使她相信这就是县城的依据。

母亲骑着驴左顾右盼，不觉来到县委门口，一个红字白底的牌子映进了她的眼帘，牌子上写的字，多么熟悉啊！她的心简直就要从胸口跳出来了。

儿子把她从驴背上扶下来。她走过去，用颤抖的双手在牌子上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眼泪从她那满布皱纹的脸上滚落下来。县委，对于她来说是多么亲切的字眼啊，她像见到了离别多年的母亲。

她用袖子揩着揩不退的眼泪，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拄着拐杖，走进了县委大门。儿子拉着驴随后跟了进去。

这时，从楼上下来一个戴眼睛的干部，他是县委办公室的姚主任。

“哎哎哎，这又不是骡马店，你怎么把这东西拉进来了？”姚主任冲着墓生说。

母亲吃了一惊，问：“这不是县委吗？”

“既然知道是县委，把驴拉进来干什么？哎，还不快拉出去！”

“出去？”母亲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气得脸色苍白，拿拐杖在地上使劲戳了几下。

姚主任有点惊奇，退了两步，问：

“你要干什么？”

“寻县委书记！”母亲的声音也颤了起来。

“县委书记不在这。”

“不在我就等着。”母亲就地坐了下来。

驴大概是肚子有点饿了，张开大嘴嚎叫起来。这个小车出出进进的县委大院，猛然听到了驴叫声，确实还是一件稀罕事。驴好象有意和姚主任作对，刚合上大嘴，又拉屎又撒尿，溅开了一世界。姚主任这下可真生了气。“这县委大院，是不允许有脏物存在的，尤其是现在，省委副书记就要到了，弄成这样子还行？”

“老刘，老刘！你干什么去啦？”姚主任大声喊着。

门房老刘到水房提水去了，听到喊声，忙走过来，见姚主任背操着手，脸绉成一颗干枣，黑风风站在那里，气出的老粗。

“什么事？”

“你看！”

老刘这才看到坐在地上的老婆婆以及正在打扫驴粪的墓生和耷拉着耳朵的那头驴。

“哎呀，是马老太太来了，怎能坐在这！”刘五做梦也没有想到马老太太坐在县委院子里，他忙上去把老人扶起来，调头对墓生说：“你别管，我打扫。”

姚主任看到这情景，也不好意思再发脾气，身子一拧上了楼。

刘五记得，他八岁那年元宵节，去城里要饭，忽然全城戒严，把所有的人都赶到广场上。广场上五花大绑着据说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头子。

那个共产党真是一个硬汉，临刑前还在宣传革命。敌人怕得要命。一个刽子手把刺刀捅进他的嘴里，马上有一股血涌了出来。可那个共产党就像没有这么一回事，他喷着血还在骂。又一个刽子手飞起一把大刀砍了下去，把他的一只胳膊砍了下来。那个人还端端站着……

后来他才知道被害的那个共产党就是威震敌胆的县委书记马世杰。

几十年来，老马的英雄形像经常在他的脑子里活动着。他参加革命以后，还专门到马老太太家里访问了一回，打那以后他就认识了马家母子。

刘五十分热情地把马老太太接到门房，就忙着给他们弄饭吃。

姚主任上了楼，又回到会议室。这里正在开常委会，看来会议开了很久了。张书记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的烟灰盒，磕满了烟灰，整个会议室充满了浓烈的烟味，参加会议的人都有些疲劳了。

“所有的问题都研究过了，接待方面的事，姚主任已经考虑了个意见，就请姚主任说说。”张书记吸烟一支接着一支，现在他又点上了一支，深深吸了一口，又慢慢把烟雾吐了出来。姚主任刚才在大门口的那股怒气，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讲了一个详细的接待计划：主食要耍什么花样，几菜几汤，连哪一样菜用哪一个厨师，他都开出来了。张书记听完姚主任的汇报满意地点着头，脸上显示出一种劳累不堪的表情，把大家扫视了一眼说：“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会议室哑然了，看来，有些同志对这种做法不是没有意见，只是不说罢了。

就在常委们开会的时候，马老太太母子吃了饭，向县委家属院走去。没走出几步，母亲猛然想起了驴。

“墓生，你快去把驴喂好，可不能叫队上的牲口受了症。”儿子喂牲口去了，母亲拄着拐杖继续走。

书记们住的都是独院，这家和那家都隔着高高一堵墙。这样可以避免家属因小孩争吵或者这家的鸡吃了那家的鸡食之类的事引起的磨擦。亲戚远离乡，邻居高打墙，这倒好，不仅省去了许多麻烦，而且还有许多不言而喻的好处。

按照门房老刘指的方向，她找到了张书记住的地方。她慢慢推开门，没想到沙发上坐着的就是昨天小车上坐的那个女人，这女人有四十多岁，无疑是张书记的太太了。

她刚用了一支“蛤蚧精”，正闭目养神，听见开门的声音，抬头一看，进来了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好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哦，对啦，这不是昨天路上碰上的那个骑驴的老婆吗？她怎么到这来了？她脸上马上出现了不愉快的神色。

马老太太已经觉察了，她慢慢说：

“我是寻张书记的。”

“他不在家，你到县委去找。”

“去过了，姚主任说不在那，我就在家里等着。”她说着就从前脚地走到后脚地，坐在炕上了。

这个现代化的家里的摆设，马老太太全叫不上名字，她觉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她还没有来得及欣赏，张书记回来了。

“你就是张书记？”马老太太先开口了。她虽然没有像刚才见到县委牌子时那样激动，但是见到她日夜想见到的这位县委书记毕竟使她眼睛又闪亮了。

“好好好，你老人家有什么事？”他很热情地朝马老太太看了一眼，然后跌坐在沙发上。他那个女人最不爱听人叨叨，站起来躲到里间屋里去了。

“我是马家湾公社，马家湾村的，马世杰是我的老汉。”老太太准备一板一眼地把埋在她心底的事全部倾吐出来。

张书记很认真地听着。马世杰这个名字，他曾听说过。那是一年前，也就是他调到这个县工作的第二年。有一天，档案馆的小蔡去找他。小蔡说“民国年还续编过县志，到了咱共产党手上，再没有续编。他建议很快着手编。再过上几年，那些老同志都见马克思去啦，到那时收集资料就更困难了。他特别提到了马世杰，说这人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牺牲，叫他那种革命精神也随之消失。他说得很激动，张书记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当时讲了几句泛泛的鼓励的话，可是以后怎么样他也就忙得没有去过问。

马老太太还在叨叨着。张书记不住嘴哦，哦，哦着，嘴里还喷着烟环。可张书记的老婆早烦得不行了。就在这时，一只老母鸡也凑热闹来了，它下了一个蛋，咯咯咯直叫。

“你这个老东西，下了一个蛋儿，有什么了不起，叫唤上就没完了！”说着从窗口飞出去一把笤帚，鸡咯咯咯叫着，飞上了墙。

马老太太虽然是个乡下佬可是这些意思还是能听得懂。她的脸上就像谁攒了几个耳光，心疼得要碎了。她要走，可是手颤得连拐杖也抓不住了。

张书记也觉得他女人的话太过分了，这个糊涂蛋，怎么能用这种话伤老人的心呢？他连忙安慰老人说：

“老人家，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以前我对你关心的不够，很不够。”他显出一种悔恨的样子。“我知道你老人家生活是有很大困难的。一会，我给民政局说说，叫在优抚款上解决一下，先用着。我回头再给你那个公社叫个电话，叫在优抚工分上多照顾些。咳，你老人家也是七、八十岁的人啦，还能活多少年，共产党再困难也不能让你老人家受艰难。这你老人家就放心，至于给老马同志立个墓碑，这当然是好事，不过上面还没有这方面的正式文件。再说，那又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钱花呀！我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你说呢？当然喽，你老人家一定要立个碑，也可以么，那又费不了多少钱。不过我们还是要以大局为重，我们党和国家，正在困难的时期，在这些事上就不一定再给党添麻烦了。”

啊！什么？老太太更加震惊了，如果说她老婆的话是鞭子的话，他这几句话比鞭子更厉害啊！她全身的肌肉和神经都在猛烈抽搐，她几乎昏了过去。

“真的给党添麻烦了吗？”不，五十多年的寡妇生活，他没有伸手向党要过一分钱，她舍不得擦一根火柴棒棒，正是为了不给党添麻烦。现在她要求把丈夫的墓碑立起来，绝不是为了她个人，她觉得砸了墓碑就是砸党，砸革命，砸革命人的心！

她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猛烈地绞她的心。她陡然感到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好象几十年以来的痛苦，现在才一齐向她袭来。

她一生中进过三回城，第一次探监，第二次收尸，这是第三次。这三次进城对她的打击一次甚于一次。前两次，对她的打击不能说不严重。但那时，她心里燃烧着一团火，一团革命的火，复仇的火，她没有倒下去。这一回进城她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啊！

她希望这次进城，使那块墓碑重放光芒，现在看来，她的希望就像张书记嘴里喷出来的白色烟环一样，消失了，消失了……

她强挣扎着走了。

两天以后，母子又回到了她居住了几十年的那孔土窑洞里。她想到丈夫的坟上痛哭一场，可是连一点精力也没有了，她病倒了。

村里的人都来看她，小窑里挤满了人，说什么的也有：

“哼！墓碑也不给立，人家为革命把头都掉了。”

“如今有些当官的，一上台就光知道给自己捞，没有共产党的一点气味了。”

这每一句话，就象一把把利剑刺在她心上。她克制着自己，没把县上遇到的情况告诉乡亲，也不允许儿子乱说。她觉得我们的党太不幸了。有些人正拿着一把刀子，血淋淋的刀子，在党——人民，人民——党，这个用无数革命先烈鲜血养育起来的不可分割的机体上割，割，割……

石峪镇，是省委李书记进入这个县境的必经之地。张书记和姚主任提前来到这里迎候。

小镇上搞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被学生们搅动起来的漫天黄尘慢慢降落下去了，这里又恢复了清新的空气。一些比较显目的墙壁上新刷上了时兴的标语口号，颜色十分艳丽。小车开过来了，候在这里的张书记、姚主任还有几位负责人快步迎了上去。小车停了下来，车门开了，走下来一位首长，他就是省委副书记。

“我又不是寻不上，何用这么远迎接？”他对这种过分的热情虽然不太满意，但还是和他们一一握了手。

李书记到了石峪镇，对什么都感兴趣，联营食堂进，百货商店出，和这人拉拉，向那个人问问，好象都很熟似的。张书记考虑到李书记应该休息了，就走过去说：“李书记，咱们回县城吧！”

“不忙，咱先到马家湾去一趟。”

张书记心里一震，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姚主任开了口：

“李书记，今天累了，改日去吧。”

“不累，不累。”李书记说着上了车，驱车而去。

小车停在一个打谷场上。李书记一下车就用他明亮的眼睛四处寻觅着什么。

“在那，在那！”他惊喜地叫喊着，快步爬上一个坡，来到了马老太太的土窑门口，窑还是当年的老样子。他推开了门，喊了一声：“嫂子！”里面没有回音，黑洞洞的，炕上躺着一个白发老人。

“嫂子，嫂子！”他扑了过去。

马老太太慢慢睁开她失神的眼睛，少气无力地问：

“你是谁？”

“嫂子，我是交通小李呀！”

“啊！你是，是小李？”她想将瘦弱的身躯用全力撑起来，可是不由她了。

“你躺着，你躺着。”李书记看到嫂子这般情景，凄然泪下……

李书记文化革命前一直在祖国的南方工作，那时他还经常和马嫂子通信。后来，文化革命开始了，他被打成了“走资派”送进了“牛棚”，这一关，十年就没有了工作，从此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马老太太紧紧握着李书记的手，两行干涩的泪，从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下来……

紧紧跟在李书记屁股后面的姚主任，发现躺在炕上的不是别人，就是在县委大门拉驴的老太婆，不觉心中一惊。但他很快就镇静了。张书记却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走进了老师的宿舍，深深埋着头。

李书记出了门，大步朝老马坟头走去。张书记，姚主任也依次站在那里。

“墓碑那里去了？”李书记问。

墓生说：“墓碑被砸了，母亲把它埋在地下。”

一股强烈的感情在冲击着李书记，他眼睛里放射着两道愤怒的光芒。他声音不高，但斩钉截铁地说：

“一定要把老马同志的墓碑重新立起来，一定要把老马同志的精神重新树立起来！”

两亩地

一

玉堂拍了两下大门扇，愣声愣气叫了几声：

“开门来！开门来！”

“谁呀？”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

“是我。”

窑里的灯亮了。一会，老女人从门里走出来，迈着碎碎的脚步，来到大门上，抽开门闩

子，把玉堂放了进去，顺手插上门子。她边往回走，边扣着胳肢窝里的扣子问：“半夜三更的有什么要紧事？”

玉堂没有回答，他进了门，直走到后脚地才说：“咱们队包产到户了，刚开完社员会。给你分了两亩地，在杏树梁上。”

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满脸堆着憨笑。显然，他是以一个了不起的喜讯向她报告的。

“什么？你说什么？”老女人急切地问。

“咱们包产到户了，给你分了两亩地，在杏树梁上。”他重复着刚才的话，但脸上的笑消失了。

“啊！给我分了两亩地？这么说，他们单干了？”

“没有单干，是责任制。”

老女人紧皱起了眉头。这个突然的消息，使她脑子有些乱了。过去，她是一个吃粮不管事的人，虽然是个农妇，可地里的事从来不用她操一点心。尽管每年分不了多少粮食，生活也够苦的了，但她对这样的生活已经习惯了。老辈人留下一句话：平为福。就这样平平稳稳活一辈子，她也就满意了。可现在为什么把地分了呢？往后我这个孤老婆子如何生活呢？她不敢往下想了。

玉堂虽然愣，可他还是看出来老人是不乐意的。她的这个态度，玉堂是没有料到的。他了解她，她也信任他。开会的时候，有人还提过，让她也来。玉堂说，不用了，黑天半夜，他能揽住她的事。可……

玉堂是怎么一个人呢？人生得愣头愣脑，说话愣声愣气，可他并不憨，直肠子，没心眼，像块菜石。这些年他们四队轮着当小队长，到今年春上，十五个男劳力轮得只剩他一个人了。

“玉堂，今年该轮你当队长啦。”上一任队长算是给他打了交代。

“我，嘿嘿嘿。”他憨笑一面，“我能当了吗？”

“当了当不了，轮你当了，这和给下乡干部吃派饭一样，立起门的都得管。”

就这样玉堂当上了小队长。

今天是他当队长以后的第五天。吃晚饭的时候，他端着一个海碗站在高 畔上吼了几声：

“四队的社员们，开会罗！”

老习惯，谁当队长，就在谁家里开会。过了一会，四队的社员就陆续来到玉堂这个光混窑里。他家平时很少来人，大家到他家里开会还是第一次，因此，他还预备了一盒“羊群牌”烟给大家一人散了一根。

“今年轮我憨玉堂当队长了，咱就抖个憨本事，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要么倒塌，要

么猛发。”

原来，他要照他舅那个村的样子，搞包产到户。

“我谋下了这一宝，究竟压在红口上了，还是压在黑屁眼上了，现在说不来。反正大家说声愿意，咱就干！秋里下来，红黑死挨。不能怨张，也不要谢李。要是大家不愿意，就拉到，算我没说。可是，有一条，今年干活不能像过去那样，腰来腿不来，以大家卖大家……”玉堂的话还没说完，大家就吵开了。

“解锯不如截锯快，我说咱就利利洒洒包开种，就这样裹缠在一搭，牛拽驴不拽，驴拉牛不拉，真能把人受死。”

“说的是，早就应该包开种了，可过去咱老坟里也没埋进个有胆量人，现在，上面好像放开了，别的村已经走开这么个路路了，玉堂又敢当这个羊头，咱就跟着走，兴许能碰上一块好草地哩。”

“怕不敢吧，咱村六个小队，谁家也没搞开，咱就开头炮？”

“就是，当年咱老书记不就是给咱多留了几亩头自留地，坐了禁闭，你们忘了？”

玉堂在胸膛上一拍：“怕什么！坐就坐，坐了禁闭我倒有吃饭处了，我不怕。事烂了，我憨玉堂顶这个买卖。”

众人被玉堂敢作敢为精神感动了，有人说：“只要大家齐心，就不怕。就是事情发了，也不能叫玉堂一个人顶买卖。”

“是呀，众人众事，不能叫玉堂一个人受害！”

玉堂也受了感动，他觉得他和大家谋到一起了，浑身是劲。他接着说：“咱这一刀，砍在马四的懒筋上啦，他要弹蹄子的。现在还不能叫他知道，等酒蒸出来再说。不是我玉堂怕他，那个毛鬼神把谁家跟上，谁家就要倒霉。”

众人都佩服玉堂想得周到，不住地朝他点着头。

“还有，大家都要更互拉一些，不能各顾各，更不能剜眼凿窟踩别人的脚后跟，咱们队就二婶一家无劳户，又是烈属，这是众人的一个老人，都要照顾点，谁也有老的一天，不要只想到初一，想不到十五。”

他的话虽然少，可应说的都说到了。奇怪，在这件事上大家出奇地齐心。土地啦、农具啦、耕畜啦，三锤两棒子就包开了，谁也没说吃亏便宜的话。开完会，他把人打发走，就去敲二婶的门，他总以为二婶会像他一样高兴，可没想到反引起了她的不快。

“二婶，不管怎么样，队上不准备亏你。可现在就让我给你说个花呀、叶呀的，我说不来，就这。我走了。”

玉堂走了，可她怎么也睡不着了，过去的事一幕一幕出现在她的眼前。

她的男人叫耕牛，祖上没有土地，靠扛长工过日子，48年土改分了几晌地，抗美援朝参了军，牺牲在异国。她舍不得离开她的这个家，也舍不得丢了那几晌地，就招了一个男人。那个人本来有名字，可村里人偏偏叫他“假耕牛”，自然有人就把她叫“假耕牛家”啦。不过年轻人都叫她拴宝娘的。拴宝是耕牛的儿子，政府一直把他以烈士子弟对待。后来大了点，就招去当了工人。儿子的工厂不是一般的工厂，给她写信或者寄钱总写个信箱号码，连地址都没有，结婚的个媳妇也是那个工厂的工人，她想去看看儿子，看看孙子也不成。在这当儿，“假耕牛”想带着她回老家去，可她说什么也不去，说：“金圪捞，银圪捞，我就是离不开这个土圪捞。”虽说这里只丢下她一个老婆子，可她有地，农业合作化后，土地都入了社，虽然“假耕牛”离开了她，可她依靠集体生活依然有保障，现在怎么就又单干了呢？那共产党还算是共产党吗？她心想去问问村书记。又想，不能。村里虽说有个书记，可他的头是人家摇着的，遇事只推不揽。队长马四倒爱管事，可他靠不住。玉堂是她最信得过的一个人，虽然是远了一个侄儿，但比马四亲得多。玉堂娘老子死得早，二婶就象亲拴宝一样亲他。而玉堂也把二婶看作亲娘似的，队里分一把豆角、一筐谷草，谁要是在二婶身上有一点不公道，他就象狮子一样咆哮起来。难道玉堂也变了吗？她心里头乱极了。

二

转眼就是清明节。

平时她老不出门，但年年清明节她非要亲自去上坟不可，她丈夫的尸体埋在朝鲜，永远回不到故土。她请银匠把她的一只镯子打了一个银人埋了进去。镯子是耕牛亲自戴在她的手腕上的，一只打了银人，一只依然戴在她手上。她年年就以此寄托着她的哀思。

吃过早饭，她照例上坟起身了。她左手提着个篮子，里边放着麻纸、黄表和供献。她的身体有些胖，从坡上往下走的时候，一只脚老斜着。她的衣服都是年轻时缝的，紧紧地绷在她身上。每走一步脸蛋上松弛的肌肉就要颤动几下。

下了坡，路平了。她走得较快了些，一会就到了小河边。

河里冰已经化尽，岸上的柳枝也绿了，远处山上的桃树、杏树都开了花。孩子们从柳树上摘下枝条，抽了心，做成哨哨吹着。山沟里不时传来熟悉的陕北民歌小曲。村里村外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色。空气特别清新，她深深吸了几口，觉得很清爽。走过小桥，她就顺着一条小路朝山上走去。

一旦承包下去，土地一下就变得十分宝贵了，人也变勤了。这样的情景，土改后那二年她是见过的，可是后来，人慢慢变精了，互相捉。好受苦人也被捉怕了，捉精了。送粪，担

鸡蛋壳大的筐子，背庄稼路上要多歇几回，为的是减轻一点背上的份量，少出身上的一点汗。现在，她看见四队的社员不一样了。他们担着大箩筐，满满担一担，踩得实实的。担子压的咯吱咯吱直响。有的干脆用毛口袋背，就那羊粪背多半布袋，少说也有百六七。看到这些她很高兴，这才像搞生产，过日子的样子！可当她一想到杏树梁上的两亩地时，心一下子又乱了。农民就活个土地，48年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生产热情也很高，可后来合作化了，一化，就把土地化成了公有，连吃饭也吃的是食堂饭。现在又来了个单干。说变就变，唉！要是她的耕牛没有死，要是她的儿子拴宝，不要去当工人，公有私有她都不用担心。现在，她也老了，她的两亩地谁去种呢？

“啊，二妈你也上坟去呀？”从山上下来一个人。她抬头一看，是马四。马四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小小的脑袋，留着分头，经常梳的光光的。小眼珠子转上很快，薄薄的嘴唇上老叼着一支烟。

“是四侄儿，你就上过了？”她已经有些喘气了，停住了脚步。

“上过了，二妈，听说你们四队分了。你的地分在什么地方了？”马四品气色，四队好像分了，可谁也不告诉他，社员见了他老躲着。今天他一方面上坟，另一方面是在山上看看。他发现四队社员变了。受苦有精有神，地里的活做的也不一样了。特别是那个憨头憨脑的玉堂，当上队长才几天就不知脚手高低，什么歌也不会唱，还想哼个曲子。最近他是有预感的，就像有风湿病一样，天气稍有个变化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自从把书记搞下台之后，他脑子里那根阶级斗争的弦一直崩的很紧，一有风吹草动，他首先就感觉到了。他当队长已经十多年了，受惯了吊腰子苦，吃惯了现成饭，大队的摊子越大他越好抓。他最得意的要算大队核算那几年。那几年他确实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可是社员们却越穷了。后来上面三令五申才变成了小队核算。现在，他的权利虽然没有大队核算时那么大，但大队的一把绳线都还握在他的手里。他最怕变，最怕变得他没有了权利。

二婶正在想着杏树梁上那两亩地，听马四这么一说，觉得他已经知道了四队的事，所以接口回答道：“分了，在杏树梁上。”

“我知道在杏树梁上。刚才我就从那里过来。杏树梁上所有的地都耕过了，光光空下你的那块。”

“真的？”

“在那明摆着嘛！不信，你也过去看看。”马四朝杏树梁的方向吐了口烟，说：“这就是所谓的责任制！妈的，反了！”二婶看见马四眼里射出了凶狠的光。

她吃了一惊。她既担心自己今后的日子过不下去，又怕玉堂因此而招了祸。62年，老

书记偷偷给社员多留了一点自留地，就是马四告的状，公社在他们村里开了公捕大会，把老支书五花大绑走了，马四全然不顾老支书还是他堂叔，第一个上台批判，说老支书背叛了共产主义，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说什么“自留地是命根子，自由市场是钱串子，自留羊是肉墩子”，简直反动透顶，死有余辜。她一想到那一幕，浑身就冒冷汗。

“四侄儿，你是大队长，都是一个祖坟上下来的子孙，玉堂就是做的有些不周到，你也不要向上汇报，里窝窝的事，多担待点。”

“这是路线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能担待吗？”他“啐”的一声，把烟头吐在地上用一只脚狠狠踩着。

二婶慌神了，离开马四，匆匆朝山上走去。

她先给老公公烧了纸，然后给老大烧，老大就是马四他爸。马四刚烧过，供桌上的供品还没有被老鸦吃了，原封未动的放着，供桌下边烧下的纸灰也没有被风吹乱。当她到了丈夫的坟上的时候一下子愣了神儿。马四竟没有给他二爸烧纸！她骤然感受到心上失掉了什么。马四啊，马四，你做事不仅给活人交不过账，给死人也交不过账啊！你还算个人吗？现在我还在世，要是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谁还再来坟上烧化纸钱呢？亲侄儿还是这样，唉……她想起了丈夫、想起了门上挂着的烈士牌子，不觉潸然泪下。

在她家老坟旁边有一座无主的坟，墓堆一年比一年小了，也没人添土。每次上坟她都要烧点纸。她说：“这和活人家的邻居一样，总得互相关照点才好！”

她上过坟，在坟地坐了好一会儿，朝四周围的山头看了许久，又想起了杏树梁上那两亩地来。她对马四的话不太相信，但她又确实担心地分开了没人管她。于是，决定过去看看。

杏树梁上有几棵老杏树，是端午杏，花开早，现在开得正盛，远远望去，粉腾腾一片，好看得很。

翻过一道塬，杏树梁上的地就全能看见了。她选了个高点的山岭站上去，从这头看到那头。啊！果然如马四说的那样，有一块地没有耕。她顿时觉得浑身没有一点力量了，腿像绑上了碌碡，一步也挪不动了。她歪歪斜斜走着，竹篮子也不知什么时候丢掉了，也不知道是怎样走到那块没有耕过的地上的。

她伤心透了，多少年的苦水一齐涌上心头。她放声哭了。哭声传遍了山山洼洼。正在耕地的人们停住了牛，送粪的、上坟的都收住了脚，朝杏树梁望去。

玉堂赶着牛，扛着耩子，唱着不成调子的歌，从柳树沟进去，朝杏树梁走。他穿着单衫单裤，赤脚。衣服上浸出的汗在肩头、背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云钩。陕北年年春上风大，一寸多长的头发里钻进了厚厚一层土，脸颊上汗水冲下几条黑道子，他也不去洗洗。

自从出了牛，他就更忙了，天天吆着黑健牛不是给这家耕地，就是给那家耕地。他们虽然包开种了，但村里人谁都看不出来。耕种的时候，人手不得转，往往要几个人才行。他们采用工换工的办法，今天给你做，明天给我做。奇怪，过去也是一块做，现在还是一块做，但，一下就不一样了。过去是以大家卖大家，各人都在想：唉，一个人能顶起个天？再说轮到自己的门上能有多少。现在无论是给谁家做都很卖力气，尽本事做，生怕别人说他奸，不愿和他打交共事。玉堂看见人们之间的关系变了，心里非常高兴。过去有些人叫他憨玉堂，其实他不憨，只是比别人厚道罢了。现在人们把那个“憨”字也给他去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娶个婆姨。昨天，珍祥老汉竟撵在山上给他说媒来了。

这许多事激起了他心里的浪花。他不住的在唱。他唱的歌才真正是“信天游”，一句一个调子，心里潮起什么唱什么。

他唱着走过坝梁，忽然听见一个女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哭。他给牛屁股上加了一鞭，很快上了坡。

他一看是二婶在哭，心情马上沉重起来。他撂下牛，快步走去。

“二婶，你这是为什么？”

她已经哭了好长时间了。听见是玉堂的声音，收住了哭声，擦着泪水，喉咙里不住咕咕地响着。

过了好一会，她才说：“我总以为指靠社能把我吃老，可没想到世事变成这个样子，人心也变成这样子。”说着说着又抽抽噎噎哭了起来。

“二婶，地，我们包开种了，不是分了。”

“你们没有分？”

“没有。”

“唉，好憨娃娃，不要哄我了，我这把老骨头没人管了。”“谁说没人管了，你看，你那二亩地我早给你耕过了，粪也送上了，就等着种哩。”

“啊！”她顺着玉堂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块地耕得平展展的。

“这么说，你们还管我？”

“管，一直要把你扶上山。”

她转忧为喜，擦干了眼泪，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可她又不明白地问：“那么这块地包给谁了？”

“包给我了。”

“啊？”二婶愣住了。

玉堂是个好人，她虽然很感激玉堂，但她知道，玉堂不是马四的对手。马四不是个好人，但上面和他臭气相投的人多，说不准玉堂也像当年的老书记那样被五花大绑了，想到这，她不敢想了，她慢慢往回走，不知不觉到了小桥上。马四骑着摩托从她身边连看都没看她一眼，闪电般过去了，过了桥面，直奔公社的方向去了。二婶脑子轰一声，差点跌倒，她站住定了好久，这才清醒过来。桥下，是小河沟和大河交汇处，小河的水，不知跑了多少路在这里和合入大河，然后和大河的水融在一起，朝下日夜不息流了去。人要是若水多好，哪有那么多过不去，她不明白她的丈夫为什么要到朝鲜打仗，那时有一句口号：保家卫国。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到朝鲜打仗？美国人、中国人都是人，凡是人，追溯到远古，不都是一个爷爷子孙吗？人为什么就要和人过不去呢？老书记和马四不都是一个爷爷子孙，马四为什么要告老书记？今天马四一定是到公社告玉堂去了，玉堂和马四也是一个爷爷子孙，玉堂是为大家好，马四为什么要坏玉堂的好事呢？她想了许久，想不明白，人啊，人，人为什么不若水和合呢？

她已意识到，她刚才说漏了嘴，会让马四抓住玉堂的把柄的，这可怎么办？她心里慌极了。突然她想到了“假耕牛”，“假耕牛”早就想把她接过去，可她就是不肯去。现在，她得很快离开这里，不等马四把公社的人领来，她就得离开。不然，她就会被传去问话，会弄得她里外不是人。想到这一层，她也不顾想别的了，说走便走。她急急忙忙回到家里，拿了一点简单的行李，锁上门，来到公路边，恰好有一辆面包车开过来，她上了车，便去找她的“假耕牛”去了。

空谷回声

鲁山老汉把两具尸体从县城运回家。天气很热，棺材缝里渗出了血水，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帮忙的人都安歇去了。劳累了几天几夜的鲁山老汉，困得实在不行了，但他还得守灵。要是他死了，儿子给他守灵是顺事，可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儿子一齐走在他的前头。

一盏昏暗的油灯放在两口棺材前面的那个小桌子上，桌面上摆着两只退了毛的鸡，鸡身

上各插着一把尖刀，那是两只解罪鸡。小桌子的下面放着一个用来烧纸的砂锅。砂锅里堆满了纸灰。他来到灵前，弯下酸痛的腰，用他那粗糙的手揭了几张纸，燃着。整个屋子被照亮了。他顺着棺材看去，又看见从棺材缝里渗出来的红红的东西。那是他身上的血，心头的肉啊！他哭了，但没有泪，也没有声。他的泪干了，他的声哑了。厄运，多么厉害啊！几天就把他折磨成这个样子：颧骨凸起，眼窝深陷，脸成了土灰色，脖子也细细的，连头都难以直起。他就地躺倒，闭上了又酸又涩的眼睛。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啊呀！多么糊涂！这么重要的事几乎不记得了，现在必须把棺材盖打开，把那件东西取出来。他挣扎着爬起，双手托在地上，把瘦弱的身体支撑起来，浑身的骨节叭叭响着。他先找来一把斧子，准备把棺材盖打开，可又怕把儿子的伤口震裂，换了一根火柱，慢慢把棺材盖启开。

红卫兵袖章，还是鲜红鲜红的，套在儿子的左臂上。他把手伸进去，触到了儿子的手，冰凉冰凉的，他不敢看儿子的脸，他知道没法看了。他把儿子僵硬的胳膊慢慢扶起来，小心翼翼地袖章取下来，就好像生怕把儿子惊醒似的。“不能让他们把这东西带走，戴上这个，到了阴府也要闯祸的。”他这样想着，把儿子的胳膊慢慢放平，长长吐了一口气，盖上了棺盖。

这个取下来了，又去取那个。两个袖章总算全取下来了，他这才呆坐在灯下，又一次悔恨起自己来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估计在县城中学念书的两个儿子就要回来了，早早做好了饭，边搓纳鞋底的麻绳，边等着。

“爸爸！”二拴总是跑到前面，就像一股旋风似的。

“爸爸！”大拴也前脚跟后脚地进了门。一家三口人充满了欢乐。他把眼眯成一条缝，嘿嘿笑着。兄弟两个长得一模一样，一下就长成大后生了。

“爸爸，给我们扎个红卫兵袖章，我们也要到北京去串连。”

“爸爸，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快走完了。”

老汉收敛了笑容，装了一锅烟，点着，一面吸，一面思考着什么。

“爸爸，你是怕花钱吗？”大儿子问。二儿子接着说：“串连不花钱，坐车不用买票，吃饭不用掏钱，走哪，吃哪，住哪。”

“上面的号召？”

“是！”两个儿子齐声回答。

他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别人家的孩子能办到的事，他的孩子也要办到。两个孩子没有了娘，那是天杀的，他没有办法。扎个红袖章有何难？到北京串连，上面的号召，好事。别人

家的孩子能去，我不比人家低，我家的就为什么不能去？

吃过饭两个孩子就睡了，孩子们上学用脑子够累了，一下子就睡着了，睡得多香啊！

在油灯下，他把两个孩子脱下的衣服一件一件翻过来，看有没有虱子，看有没有破的地方。他发现二儿子的裤子烂了个洞，需要一块布才能补好，他在箱子里拿出个小包袱，打开，在找碎布块的时候，又翻出那双银镯子。妻子死的时候，这对孪生子才两岁，老哭。妻子大概是知道她就要去了，说：“来，让孩子再噙噙奶头。”

他把孩子抱过去。

妻子的手臂已经有点僵直，想摸摸孩子的头，可摸不着。他抓住妻子的手，按在儿子的头上，摸着，轻轻的摸着。两个孩子一个噙一个奶头，贪婪地吮吸着，不哭了。她嘴角上挂着一丝笑容。可是，不一会，他看见妻子脸色剧变，额头冒出一层豆粒大的水珠。

“你怎么了啦！你怎么了啦！”

妻子喘着气说：“我不行了。你要把孩子拉扯大，这双手镯留着，不要埋了。以后要是有了那么一天，一个媳妇给上一只，算，算是，我，我留，留下的一个一个纪念……”

他一直珍藏着这两只镯子，等待着那么一天的到来。

两个儿子在他精心照料下，一年比一年大。从小学到中学，现在就要高中毕业了。听老师说，他的两个儿子学得很好，考大学不成问题。他们祖上，辈辈都是受苦人，他儿子这辈人遇上好时候了，说什么也要把他们供到一个地位上。他看看手镯，看看儿子，自言自语地说：“快了，那一天快到了。”两个孩子交臂而眠，说着梦话，睡梦里还在笑着，他看着两个日日渐长的儿子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他把镯子包好，又拿起了针线。

一双握老镢头的手，在妻子死以后这些年月，变得灵巧多了，他不仅可以缝补烂衣服，而且还会把妻子和他穿过的衣服大裁小改，给儿子缝成很合身的衣服。现在他的眼睛花了，针关上急忙穿不上线，他把针举在灯上，然后眯着眼，不住地在嘴上抿抿线头，大气都不敢出，穿一下偏了，穿两下偏了，最后，终于穿上了。他一针一线地缝补。把所有的破处都缝补好了，这才咬断线头，偎在儿子身边睡了。

东方还没有亮他就醒来了，他得去担水。他们村里的水井在沟里，原来水大，井里的水常满满的，这些年水不知走哪里了，起迟了就担不到水了，因此，每天都得起早。他慢慢穿上衣服，赤脚下地，生怕弄出响声惊醒了儿子。他轻轻开了门，想不到铁筒在门上撞了一下。

儿子被惊醒了。

“爸，你怎么又去担水，二拴，快，担水去，”两个儿子很快穿上衣服，追出去，硬把担子夺过去。老汉高兴了。娃没白亲，知道疼他们的父亲了。他舒心地笑了。

吃过饭，他亲自给儿子把红袖戴上，说：“拴娃，出去后你们兄弟要互相关照，不要和人家生事。记住，吃饭要给人家饭钱，住店要给人家店钱……”两个儿子出发了，他一直站在硷畔上眺望，老远老远了，两个红袖章还红红的十分耀眼。

……

“唉！知道要弄出这么个结果，我当初就不该让他们出去，更不该给他们扎什么红袖章啊！”

他把两个红袖章捏在手心里，斜躺着，悔恨着自己。窑里很静，什么声音也没有。忽然，他听到嘀哒、嘀哒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他坐起来。仔细的听。啊！是血水！一看到那东西，就好像有谁用刀子戳他的心。他先是怨恨自己，现在有点恨儿子了，心里骂道：“不听老子的话，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作为父亲，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他都尽到了责任。自从儿子串连走了以后，从来不爱听广播的鲁山老汉，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他把挂在院墙上的喇叭移到他的炕头，天天听，夜夜听。他天天盼儿子回来，可是等也不回来，等也不回来，他心焦，烦躁，常常站在硷畔上眺望，唉！两个憨娃娃，天知道他们跑到那里去了。

一天，从城里回来的一个农民对他说：“鲁山，你儿子在县上造反了。”

“啊！”他听了这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急火燎地到了县上。啊呀！不得了啦，街上贴满了大字报，商店、饭馆都关了门。县委、县政府两个大院都叫造反组织占了，他到处打问儿子的下落，可就是打问不上。就在这时，从前街涌来一股游行的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学生，都戴着红卫兵袖章，手里挥动着小旗，呼着口号。

老汉一眼就认出了他的二儿子，只见他手里的旗旗举得比谁都高，正在高呼：“打倒何荣！”

何荣，不就是县委何书记吗？

啊呀，这小子真个反了，他一扑上去，在儿子领口上一抓，啪啪，就给了两个耳光。儿子昏头转向，定睛一看，原来是父亲。游行队伍有点乱了，有人见他们的领头被一个农民打了，立即呼起口号：“揪出打人凶手！”“揪出打人凶手！”随着口号声，队伍更加乱了，他被学生团团围住。可他不管这些，问：

“说，狗东西，你哥在哪哒？”

二拴含着泪，用手指了指：“他在那边。”

另一队游行队伍也过来了。他们听说一个农民把对方组织的人打了，拍手叫好，立即呼

起了口号：

“打倒李志雄！”“坚决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

李志雄不就是李县长吗？狗日的们都反了。鲁山老汉抬头一看，呼口号的正是他的大拴。他气得浑身发抖，一把将二拴拉过去追大拴。大拴还在那里起劲地高呼：

“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学你妈的屁！”他上去抓住大拴，啪啪也给了两下。这几下打疼了，连他那结满茧子的手也有些发麻了。

“走！跟老子回！”他一只手拉一个，怒气冲冲走出了人群。

走在路上，他看着儿子的脸蛋还红红的，有点后悔了。这是两个没有娘的孩子啊！平时，他连屁股蛋都舍不得打呀！今天怎么打他们的脸蛋呢？唉，打就打了，谁叫他们胡闹呢？

好端端的个世事乱了，乱得不成样子了。他决定再不叫儿子念书了，等世事平稳了再说。

白天，不是叫他们跟上他到地里去，就是锁在家里。原来，弟兄俩还是两个派的，回到家里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观点”。吃上饭还在辩论，老汉不管这些，他相信驴圈里踢不死驴。

一个和睦、亲热、快乐的家庭变了，变得谁也见不得谁了。晚上睡觉，弟兄两个还驴踢狗咬，谁也不靠谁，不是眉眼对眉眼，而是后脑把子对着后脑把子。老汉只得睡在中间，把他们隔开。他一整夜一整夜抽烟，思考，常常一个人喃喃地说：世道为什么就变成这个样子呢？人心为什么就变成这什么样子呢？连亲兄弟都成了这个样子，这个世道怎么得了啊！这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可是，用他的脑子，怎么都想不出个答案来。

他无招了，决定给儿子问媳妇，让他们种地。他认为对一个农民来说，地是一根绳子，媳妇也是一根绳子，要把儿子绑在家里，非得用这两根绳子不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一天镇上遇集，他打算到集上托几个朋友和亲戚很快把这事办了。他出门时不放心，把门锁上，用铁丝把天窗也拧上。

“狗东西！好好在家呆着！”他出门时对他们说。

可是，晚上回到家里一看，两个儿子都跑了。当他第二次进城寻儿子的时候，一场战斗刚刚结束。据说，一派打的是县委书记，保的是县长，一派打的是县长，保的是县委书记。两派先是辩论，后来打起石头仗，之后逐渐升级，最后拿起了枪杆子干开了。一派把县武装部的枪抢去了，有人说不是抢，是明抢暗送。另一派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枪。那一次打了一夜，双方死了几十个人，死的大部分是戴着红袖章的青年学生，也有工人、农民。他心里想，这一回要是寻上他们，再也不让他们出门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弟兄俩都在这次武斗中被打死了。现在，一切都完了，不要说光宗耀祖，就是传宗接代都办不到了。

他听着嘀哒嘀哒的声音，心里说：“老子对得起你们，对得起。”他这么想着，想着，又想起了那双镯子，妻子临死的时候说的话又响在他的耳边。给儿子冥婚，对，得给儿子冥婚。不然，他就无脸去见他的妻子。但要办这么件事，得花好一笔钱，哪来的钱呢？他过日子虽然仔细，可没有攒下多少钱，向村里人借吗？不能，借下拿什么还呢？最后，他决定拍卖家产。他这份不厚的家产，是他几十年一把汗一把泪熬出来的。三孔窑上的石头，是他一块一块背来的，家里积存的那点粮食是他用饥肠换来的。他在镇上赶集舍不得买一个烧饼吃。他爱抽烟，可抽的是搅着黑豆叶、枣叶的大杂拌。妻子死后的那几年，村里人劝他再续上一房，可他不，他怕儿子受后娘的气，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儿子就是他全部希望，儿子就是他的命。他要供儿子上学，把他们供成个人物。现在，儿子没有了，在他看来，所有的东西都失去存在的意义，包括他自己。

村里的人都不忍心让他那样做，都愿意帮他，可他连一分钱都不借别人的。于是用一个上午，就以惊人速度把能卖的东西全卖光了，最后只剩下那双银镯子。

几天以后，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两具女尸，据说这两具女尸也是红卫兵，她们也是在那次武斗中被打死的。他把她们装殓在新买来的两口棺材里，把一对银镯子，分放在两个儿媳的身边说：“儿呀，这是我给你们尽最后的一份心，也是你妈的心愿。”他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喉管咕咕响着，浑身剧烈抽着。帮忙的人都失声哭了起来。老汉的命运太可悲了啊！前几天，他还梦想着给儿子娶媳妇，可万万没有想到采用这种方式给儿子举行婚礼。

就要出丧了，四口棺材排成了一队抬出了村。吹鼓手吹起悲凉的曲调，整个村子陡然沉浸在无比悲痛的气氛之中，虽然没有拽灵恸哭的人，但整个村里的人都放声哭了，他们都来送葬，就像游行的队伍一样。鲁山老汉被两个人搀着跌跌爬爬跟在后头，“儿呀，儿呀”地干嚎着……

做完了这件事，他觉得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了，他来在一个石峰上，面对汹涌的黄河坐着。他什么都不想了，过去，就像埋葬儿子一样埋葬了，他觉得轻松多了，也清醒多了，他现在觉得只是有点累，需要坐下歇一会儿。好好抽几袋烟。

突然，远处传来了呼叫他的声音，他抬眼望去，见山下跑来许多人，有男的有女的。

“鲁山，你不能那样做啊！”

“鲁山叔！”

“鲁山兄弟……”

这时从县城的方向又传来了隆隆的枪炮声。啊！那里还在继续着武斗，他似乎看见更多的儿女倒了下去，流着血。他猛地站起来，面对着黄河，面对着枪炮传来的地方，张开发抖

的双臂，举着捏紧的拳头，十分凄惨的吼着：“老天爷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人们都惊呆了。

鲁山跳进了黄河，很快就被浪涛卷走，可空谷里长久地回荡着鲁山老汉碎人心肺的声音。这声音伴着黄河的怒涛声，在空谷里回荡着，回荡着……

人 世 间

等到村子里的人都安息了,他这才朝黄河走去。黄河,离这里很近,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清清楚楚听到涛涛水声。要是他没有病,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走到他早已选好的地方。那儿河岸像刀子切开似的。河床狭窄,水流急喘,不要说一个人,就是一座山掉进去也会被吞没。他想,不会有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尸体,只不过是一个躯壳,灵魂一旦离开了它,它就无异于一块石头,一根树枝。他的师父曾经说过,百鱼分尸,七窍生蛆,可以解去一个人全部罪孽。如果不离开道观,也许他不要走这步路,因为他有徒儿,徒儿会为他料理后事,现在,徒儿也和他一样,早已还了俗,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他考虑再三。跳河,是他最好的归宿。

他佝偻着身子,在淡淡的月光下慢慢走着,夜幕灰蒙蒙的,笼罩着一个一个农家小院。那里安息着一些勤劳善良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尽管很苦,可是在夜间总是做着甜蜜的梦。他把视线从这家移到那家,又从那家移到这家,这些农家小院里,虽然没有一个称得上亲人的亲人,可是,他毕竟在这里度过了十多个年头啊!他现在要走了,不免产生了一股留恋之情。不过最使他留恋的还是那些他饲养的牲口。它们太熟悉他了,他的走步声,咳嗽声,哪怕是一些微妙的响声,它们都能听得出来。他去告别它们,还没有走到栅栏门口,牲口都一个个叫唤起来,仿佛知道他要走似的。他推开栅栏门,所有的牲口都仰起头,铁青骡子哐哐叫着,

老黄牛停止了反刍的嘴，小花牛急着要从圈里跳出来……他走到槽边，小花牛亲昵地把头伸过来，让他摸。他伸出一双枯瘦的手，手指颤抖着，就像和亲人诀别似的紧紧把牛头抱住，两股热泪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

要在平时，他得等槽里的草吃净了，才肯添上新草。今晚，他已添过三次草了，槽里都满满的，可是，他又一次拿起了草筛。草盛在草筛里，筛几下土，一股闻惯了的草味，立即钻进了鼻腔，很香。这是他给牲口添的最后一把草，一个槽一个槽都要添，可是还没有添完，腹部又疼痛起来，简直无法忍受。他不得不放下草筛，弯下腰，用手指狠狠压着那个该死的部位。

理智告诉他得很快离开这里，于是他又一次拿起草筛，直到给每一个槽都添上草，这才离开。

脚下是沙，是石，仿佛有谁专门设置了障碍。走过一段砂地以后，他的脚再也抬不起来了，腹部的疼痛也更加厉害，于是他就爬。身底下坑坑洼洼，每前进一步，都要付他全身的力气。他把手探出去，用手指扣着前面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咬着牙，闭着气，移动着已经不太灵活的身子。

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痕迹。黎明的时候他昏厥了。

河床里的风嚎叫着，拂动着他的银须，掀动着他的衣衫……

天窗上投进来一束光，正好照射在饮牛的那个水盆上。水的镜面把光折射在黑黑的窑顶上。当他从昏死中醒来，睁开眼的时候，那片光正映入他的眼帘。奇怪，天上怎么会有那样的光呢？他这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是在阳世，还是阴间？那光不是月亮，不是星星，更不是太阳。是天睁眼了吗？他的师傅曾经说过，天会睁眼的。“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人间私语天闻若雷。”他心里很坦然，他的一生可对天地，可质鬼神。多少年来，他盼望天睁眼，现在，果然睁了。他心里一阵狂喜。可是，那光突然又消失了，他想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浑身没有一点可以能动的肌肉，连手指头都休想动一动。他失望了，他想睁大眼在天上寻找，可连头也转不动，眼珠也不会动了。不过他还是看见了一条裂缝，裂缝的形状他好象在那里见过，他尽力回忆。啊，对了，这不是他窑顶上那条经常往下掉土的裂缝吗？是的，一点不错。怎么搞的？他不是爬到了黄河边上去了吗？是谁又把他弄回到这孔土窑里的？他想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可又一次昏死过去。

冥冥之中他似乎听到几声牛叫，同时，身边好象有许多人在说着什么，他想睁开眼看看，可怎么也睁不开。他用心去听，去辨别，去推断，原来，人们在为他筹办着丧事。

要是没有那一场劫难，他死了，他的徒子徒孙们一定会吹奏着笙管音乐，演唱着经韵曲

调，绕灵、沐浴，过金桥，就像他埋葬他的师父那样，为他超渡亡灵。现在，只有麻烦这些乡亲们了。

“唉！老道活得太可怜了。”

是老支书的声​​音，看来，他们并不知道他还活着。

“是啊！”老田头接着说，“活了几十年，吃素，总是粗茶淡饭，总是穿着粗布破衣，没有老婆，没有孩子。到死的时候，那顶牛鬼蛇神的‘帽子’还戴着，今天批判，明天斗争，天底下还有比他更可怜的人吗？”老田头和他一起喂了几年牲口，更了解他，老田头说着好像哭了。所有在窑里的男子汉都好像哭了起来。

据说人死的时候，要是没有亲人的哭声，来世要转哑巴的，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一个亲人，可是有这么多人​​在哭，他是没有想到的。他心里涌上​​了一股感激之情。

“你不是说过他还有过老婆孩子吗？”老支书大概是在问老田头。

“有过。”

“不知在什么地方，想办法打个招呼，让他们来。”

“都死了。”老田头抹了一把鼻涕。

窑里死一样沉默。

过了一会，老支书说：“我去给上面打个招呼。”说完他就出门去了。

老婆孩子，他确实有过，每当想起她们，埋在心底的悲伤、痛苦，就一起涌上他的心头。

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一天，他正在山上锄地，突然村子里传来了一阵狗咬的声音，在那兵慌马乱的年月，狗一咬，人们就不由紧张起来，他扛着锄头就​​往回跑。到了村口，大路上尘土飞扬，哭声连天。他立即躲进路旁树丛里。一个女人被绑在一匹马背上，她在挣扎，在嚎叫。马蹄窜起的尘土团里，一只狗紧追不舍，他吓呆了。土匪又在抢人！马闪电似的过去了，女人尖叫了一声，他听清了，那个女人正是自己可爱的妻子，那只狗也不是别人家的，是自己那只黄狗。天啊！怎么办呢？一股怒气冲上心头，他没命的追了去。可是，怎么能追上呢？狗倒是有几次几乎追上马的屁股，可它怎么能救了自己的主人呢？

几天以后，狗把他领到一座庙上。进了庙区，狗在这里闻闻，那里嗅嗅，突然好象发现了什么似的，朝着一座庙汪汪直叫。庙门紧闭，他推开门，只见有尊威严的神像，端坐上面，两边有庙童伺候，里边干干净净，他什么也没发现。狗叫了一会又跑出去到处闻，最后，在一个烂土窑里找到了妻子的尸体，上面盖着一块破席。

原来，妻子被土匪的一个头目抢去，就在这庙里被糟蹋。土匪走后，道士去清扫庙院，发现庙门上吊着一具女尸。

他抱着妻子悲痛欲绝。道士们看他可怜，帮他弄了一口棺材，埋在附近的一个山头上。老道劝他出家，说：“善者积善，恶者积恶，积之既久，天地鬼神临之，祸之福之自有其定数。”

“既有神灵，神怎么能容忍在他面前作恶？”

老道说：“今日作恶，今日报应，天地之量岂不太小了吗？神明监察，丝毫不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人安能逃脱。如果家里没有什么丢不下的，还是出家好啊！”

“不，我不能出家，我还有儿子，不满周岁的儿子”。他折了根树枝，插在妻子的坟头上，呜咽着，踉踉跄跄往回走。

狗，吱吱叫着，追过去又折回来，往复了几次，最后还是回到坟边，伸着长长的舌头，喘着气卧下了，仿佛它的任务就是守着它的女主人。

老道看着他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扯开一付老年人的嗓子唱开了《万空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他终于回到了家里，邻居告诉他，土匪抢人的时候从妻子怀里夺过孩子，当时就摔死在地上。孩子的尸体，被邻居用一把干草裹着，在等候着他。

他抱着干草捆，疯了似的，满院干嚎，终于昏倒在地。

完了，一切都完了。他什么都不想，只想报仇。他打点了行李，拿了一把杀猪刀子，去寻找仇人。可是找了三年都没有找上。有一天，他终于找上了仇人的老家。他已沦为乞丐，衣服破烂，形容枯槁，身上一文不名，可那把杀猪刀子还在，只是刀刃上生出了锈。他先来到一条小河边。他想，仇人也许在家，也许不在家，不过，找上他的老窝使他激动不已，他要把这复仇的刀刃插在他老婆、孩子的身上，一个不留，斩草除根，方能解心头之恨。刀子磨好以后，他便把刀子藏好，自以为不露一破绽了，这才进了村，他心里一阵狂喜，仿佛一个屠夫，终于盼来了杀猪宰羊的季节。

他走进仇家的院子，院里没有一个人，他破门而入，屋里也没有人。他有点焦急起来，复又退出大门，急不可待的去问邻人。邻人告诉他，这家的人全都到山上去了，并告诉了路线。

翻过一架山，眼前出现了一座坟场。一个中年妇女守在一个新坟上恸哭。两个孩子，跪在地上，也在哭泣。

“难道，仇人死了吗？”他心里问。

他走过去问，“这是谁的坟？”

女人瘦弱的身躯在猛烈抽着，只是哭。

两个孩子仰起头，脸蛋上挂着泪珠。一齐向着他们的妈妈喊：“妈，来人了。”

女人这才收住了哭声，抬起一双失神的、红肿的眼睛。

“这是谁的坟？”他又问。

“是我男人。”

“你男人是谁？”

“马飞。”

一股热血涌上了脑袋。这是马飞的女人，这孩子是马飞的孩子。他捏了捏刀柄，但没有抽出来。

“他是怎么死的？”

“踩上了地雷。”

他的脑子里立即闪现出一具血肉横飞的尸体，同时，老道因果报应的说教响在耳边。他紧皱眉头，热血在他的体内翻江倒海似的涌动，但他始终抽不出那把刀。

“你是谁？”女人问他。

他没有回答，惶惶走了。

一团火，一团复仇的火熄灭了，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漫无目的地走了。他突然觉得精疲力竭，好象失去了灵魂。过了好些日子，他又回到埋妻子的山头，他现在唯一应该办的事，就是把妻子的尸体搬回去，埋在自己的祖坟。

插在妻子坟头上的树枝活了，有小碗那么粗，枝叶茂盛，迎风晃动，仿佛是妻子伸出墓穴的一只臂膀。他紧紧把树杆抱住，泪如雨下。那只狗没有了。听道士说，他走以后，狗一直守着坟，有一天夜里，狗嚎叫了半夜，直着嗓子，声音好惨啊！使每一个道士的心都毛骨悚然。第二天，人们发现，狗在坟堆上打开了一个深深的洞，死在里边了。听了这些诉说，他又痛哭一场。

老道再次劝他出家，说，出家可以超凡入圣，永远摆脱尘世上的苦闷和烦恼。还说，修成正果可以超渡众生，拯救冤魂。

他信服了。在他完全绝望的时候，眼前又出现了一线希望之光。从此，他就遁入空门，师傅给他讲经，教他笙管。他伴晨钟而诵经，闻暮鼓而坐禅，目不及三尺，步不离庙院，想的是“三花聚顶”、“五气朝元”，梦的是超渡妻儿的冤魂……

想不到命运之神又把他抛出道门。虽然他离开了道院，可他的信仰更加坚定，他没有一天不在诵经，没有一天不在坐禅炼功，没有一天不在做着善事。

他相信，他这么诚笃，一定可以到他去的地方。那么一片光，使他奇怪的光，最后，他

终于弄明白了，并不是什么“天睁眼”，饮牛用的那个水盆，常常会把太阳的光倒映在黑黑的窑顶上。

他彻底弄明白了，他还活着。而且就躺在饲养室的炕上。

门里进来一个人。

“给上面打电话了？”老田头问。

“打了。”老支书坐在炕沿，气很粗。

“给棺木老衣不？”

“还给棺木老衣！四类分子，开个批判会，挖一个坑，埋了算了。”老支书显然是在学说电话里的声调。

“上面是那么个态度，我们总不能那样办吧，他为我们喂了十多年牲口，连口棺材都没挣下吗？连一套寿衣都没挣下吗？”老田头简直很气愤了。

老支书没有说话，出去了。

接着，他的窑里好象来了几个妇女，她们是做引魂幡来了，她们用剪刀剪纸的声音，他听的清清楚楚。不知谁家的小孩捉来一只公鸡，那是准备用来引魂的，它被扣在花筛下面，不时咯咯惊叫着。

“好人啊！”一个妇女哽咽着。接着其他妇女也是凄凄楚楚哭了起来。这时，好象抬进来一口棺材，很重，人们前后招呼着，把棺材放在地上。

“是你的那一付？”老田头问。

“是，让老道坐了去。”老支书说。

“那么寿衣呢？”

“马上缝。”

“不用缝了，我缝下有，叫他穿去，我的个子和 he 差不多。”老田头说完，匆匆走了。

不能这样，不能这们做啊！他想喊，喊不出声，想睁开眼，睁不开，想动一动，动不了。他忽然想到他不能死，他要想办法使他们知道他还活着，可是办不到。

老田头把他自己的寿衣拿来了，那是他在外面工作的女儿，今年回来探望他才缝好的。

“你们女的都出去。”老田头说。

看来，他们马上就要给他净身，穿衣了。人们七脚八手把他原来的衣服脱下来，他一丝不挂，横躺在土炕上，他任人摆布，看来，他们是不会发现他还活着了。

完了，衣服穿好，他们就会把他放在棺材里，然后把盖子盖了，钉子铆了，很快就抬出去埋在一个深深的墓穴里。

衣服穿好了。细心的老田头还给他扎着发髻，在庙上的时候，每天晨钟还没有响，他就起来梳头。梳好了，再扎上发髻，自从被迁赶到这里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扎过发髻，苍白而没有光泽的长发老披着，象个野人。发髻扎好以后，老田头扒开他的嘴，说：“老伙计，把这个硬币含在嘴里，到了阴槽可别乱说阳世的事情，说了会遭到不幸的。阳世的恶人，到了阴间也是恶鬼。”

他用劲鼓了鼓舌头，把铜钱顶了出去。老田头惊叫起来：“快，他还活着！”

“老道！”

“老道！”

人们一面呼唤着他，一面叫来了保健员，保健员连忙给他注射了强心针，他的眼睛忽啦一下，睁开了。他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哭了。

他又活了五天，在这五天里，他说了许多许多话。白天说，黑夜说，清醒时说，昏迷时也说。他诉说他的身世，诉说对妻子的怀念，他要老支书把棺材抬回去，他要老田头把他的寿衣脱下来。他说他不死了，他要活，他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要喂他的牲口……

几天来，乡亲们送来许多好吃的东西，有荤有素，老田头才不管这些，送来就喂他吃。而他呢？喂什么，吃什么，仿佛多少年就没有享受人间烟火。老田头含着泪说：“可怜的人啊！吃罢，吃罢！”遗憾的是他的肠胃已失去了功能。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可老田头很固执，流着泪一个劲地喂他。

五天以后，他终于死去了。老田头一直守在跟前。死者的脸上带着微笑，透出一种信赖、安祥而又明朗的容颜。

一年以后，上面给老道平反了，他所在道观的道士都已回到了道观。不久，道观的道士倾巢而出，信士浩浩荡荡，吹奏着道教音乐将他的尸骨迎了回去，厚葬于他师父的墓葬下。这已是后话了。

驼城晨曦

德祥老汉吃完了饭，用手把满是胡碴的嘴揩了一把，从腰带上抽出烟锅，蹲在灶火圪

唠，装烟。

老伴又叨叨了：“……你悄悄儿就把盘克公猪卖给了赖小。赔上本儿，又不是现钱，看你傻不傻。谁不知道赖小是个新式二流子，三十岁的人了，连个媳妇也讨不来，鬼都不挨，你却把他当成个人……”

听着这些话，很不是味，但他一直忍着。

“哎！”他开口了，这是他对老婆的一贯称呼，“不要为那头猪生气了，赖小就是穷，马瘦不吃，人穷不做，明病。咱能眼看着叫他打一辈子光棍？再说，我有新的打算了，嗯……”大概是烟袋锈住了，掉了好几个牙齿的嘴不换气地使劲吸着。

正在刷洗锅碗的老婆，听他说了半截话没声了，就没好气地问：

“什么打算？哑巴啦？”

“我想到驼城去一趟，你也走。”

老伴把他白了一眼说：“要去你一个人去，愿意到哪里散心去！”只听见她把锅里的匙碗搅得乱响。

“嘿嘿，看你说的，我是想叫你开开眼界，见见世面，趁现在能得动。”

德祥老汉悠然吸着烟说：“自从那年用四人轿把你抬回来，你再到哪里去过？哪里也没去过，唉，瞎活了一回。”

“你没有瞎活，那一年到驼城去要饭，险乎把老命送了。”

“嗨，别提那会儿了，那是什么时候，饿着肚子，看见什么也不好。本来，那座城不赖，有许多景致，可没有看。如今咱有了，也该出去看看，不要把一个麻麻钱看得比碾盘都大。菜籽大的个眼，看见碟儿大的个天。大事小事要叨叨。”

这话说到她心病上了，这几年她越有钱，越是细了，老汉不管做什么事她都要叨叨，真能把人烦死。

前年正月，村里搞包产到户，老汉自觉年岁大了，气力不佳，没有承包土地。她叨叨上没完没了。

“你是个死人？不会说？包下，伙种，雇人种都能划得来，你却白白把一块肥肉送给别人！就那一亩二分自留地能养活了咱……”

“你放心，只要上面把咱的手放开，我不信就养活不了个老婆。”

“你不信，不信狼是个苍的，公家的事嘛，一时一个样……”

老汉听得不耐烦了，用被子把头一蒙，睡了，可她还在叨叨。

第二天，老汉从集上一下吆回来六头母猪，这可把她吓坏了。队办猪场都一个个倒塌

了，瘦成骨架子的老母猪，队干们赶到集上去卖，贵贱都没人要。他却发了这么大的一个泼胆。

“你把这个家做不成个黑灯瞎火，不息心，队里那么大的摊子都养不住母猪，你逞什么能，一下就买了这么多，吃什么？”

“别叨叨了，快煮食去，都快饿死了。”

“煮食去，拿什么煮？把我这骨头剁碎也不够吃一顿。”

她说是这么说，还是煮食去了。家里没有多少可以喂猪的东西，旧存的一点儿胡麻子秕谷，陈糠烂洋芋，全部翻出来，不够二斗。她越发急了，家里的底子她最清楚，要粮没有，要钱没有。她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可老汉能沉住气，不慌不忙，还哼着小曲儿，收拾着猪槽、猪舍。忽然，外面传来了手扶拖拉机的声音，他放下手中的活出去了。原来，拉来了一手扶猪饲料，有谷糠、黑豆、麸皮，还有两袋骨粉，嗨，这个老鬼，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后来，她才知道老汉在银行贷了款。

六头母猪，全带着肚儿。猪怀胎只不过三个月三星期另三天，没有几天，奶头拉在地上的那头白脑心母猪就产仔子，老两口忙了一夜，十三个白生生的猪娃落地了。

老伴自然十分高兴。可是，其他五头猪全部产仔以后，她又叨叨了：

“哎呀，这么多，像茅蛆一样，我看卖不了怎么办？少不了往黄河里倒。”

“你放心，土地承包开种了，猪，不涨价才怪哩。”

“涨价，涨价，做梦去。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命有几钱？”

不出老汉所料，第一窝猪娃还没有满月，猪价就涨高了。实行了责任制，地都落在个人头上了，各家都做各家的打算。到了送粪的时候，他们都感到肥料不足，如果不很快喂上一口猪，那就会大大失算。于是，家家户户买猪。自然，德祥老汉的猪娃吃香了，有许多人上门捉猪娃。

“猪离母，四十五，现在还不能捉。”德祥老汉给人家解释说。

“那我们就定下，行吗？”

“行。”

于是，在猪娃身上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记号，有在白猪娃身上涂墨水的，有在黑猪娃腿上拴红布条的，有在脖颈上戴项圈的……

德祥老汉心不重，每头猪总要比市场上少卖一两块。就那样，七十多只猪娃买了一千来元。还了贷款，还余七百多元。不到三个月时间，德祥老汉挣了这么多，使村里人都眼热了，都说德祥老汉有眼，看开了世事。

老婆也不叨叨了，人们看见老俩口，天天出去割青草。

“哎！”老婆也这么称呼老汉：“光给猪吃这么些草草叶叶，猪要掉膘的，得摊本儿呀。”

“这个你不懂，畜牧站的人给我说过了，母猪空怀的时候，多吃青草才发情快。”

“发情？”

“就是咱们乡下人说的‘跑窝’嘛。”

“哦，哦。”这个老头子，只念过一冬冬书，还经常看报哩，也不知他脑子里怎能记得下那么多知识。

果真，母猪没有安分几天，就在圈里面闹腾开了，那么大的圈门石头，一嘴就拱开满沟跑。

于是，德祥老汉，今天吆一头，明天吆一头去种畜站配种。配了种以后，老汉对老婆说：

“哎！乍要给吃好一点，萝卜、黑豆……”

“知道。”老婆得意地说。

农历八月，德祥老汉的母猪，生二茬仔了。那时，山里上了猪粪的庄稼愣长起来，把土皮都罩严了。农民一下就觉得自己腰背有了力量，一家喂一口猪已有点不满足，喂两口、三口才来劲。德祥老汉的猪娃又赶上了好向口，没几天，猪娃就都出槽了。村里人，这才猛一下醒了：呀！这喂母猪利不小啊！看样学样，全村一下喂上了三十二头母猪。他们村成母猪村了，别的村照样学样，也喂了不少母猪。

就在这个时候，德祥老汉把他的母猪全卖了。这一回老婆没有叨叨，她相信老汉脑子里的点点稠着哩。

过了两天，他从种畜站吆回来一头盘克种猪。那家伙像头小牛，进了他家这个生疏的小院，一时不习惯，屁股靠着墙崖，叭叭啷着嘴，她跟前也不敢去。

村里的人都以好奇的心情来看这头公猪，心想，德祥老汉就是想得怪，买了个这！老伴又叨叨开了，说他买回来个老虎，这么贵，不要老脸，干这种事……

想不到当天就有人吆着母猪来配种。这临近几个公社都没有一头种猪，要配种得跑几十里路到种畜站去。现在德祥老汉买回来种猪了，自然没有人去跑远路。

配一次种，按公家规定两块。这比喂母猪省事多了，哪一天都有三块五块，十块八块的进项，比当一个县长挣得钱都多。

这个美差事，可让赖小爱上了。

“老叔，嘿嘿，你算请回来一个财神爷爷。”

“地是刮金板，勤是聚宝盆，你把责任田种好，也不赖。”

“老叔，不瞒你说，我今年的责任田也不错，我想搞点副业，请你给我指个门道。”

“门道？你会做什么？”他沉思了半天，这赖小他知道，人穷，身懒，不会计划，公家没有少扶他，可越扶，他越往倒睡。今年以来，他变了，现在还想搞点副业，这是好事，不能屈了他的兴头。但他能搞什么呢？

“这样吧，你看下做这个买卖的话，”德祥老汉用旱烟袋指了指盘克公猪。

“哪能呢？我参你的行？不干。”

“你要是想干就把这头吆去。”

“老叔，别开玩笑，我能买得起吗？”

“这你不用怕，只要你走个正路，钱不忙给，挣下了再说。”

“你是贰佰买得吧？”

“是贰佰，你要，一百块。”

“还能叫你赔本？”

“我赔什么本，它给我把这个挣回来了。”德祥老汉伸出满把手。“赖小，这头猪才二岁，还能配三四年，只要你把这头猪抚弄好，今冬下来，保你挣个媳妇。”一席话说得赖小心里热热的，鼻子一酸，掉出两颗眼泪。

“老叔，我把猪吆走，你做什么？”

“嗨，有的是门路，我在这上头早就看好了。”他手里举着一张驼城报纸。

就这样，赖小就把公猪吆走了。也怪德祥老汉没有事先给她讲清楚，讲清了，她也不至于那样。

现在老汉要到驼城去，还要领着她，她何尝不想出去看看世面。多少年一个穷字压死人，哪里都不得到。隔壁李婶，凭着省城工作的女儿，走了不少大地方，每回回来，都给乡下人带来许多听不够的新鲜事……

“哎！”他站起来，凑到老伴跟前，说，“这一回到驼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么事？”

他从怀里掏出那张驼城报。

“我在报上看到驼报城外有个养鸡专业户，叫王兴，养了八百鸡，你看！”老汉把报纸摊开在老婆眼前。

她把报纸拨开，说：“你不晓得我是个睁眼瞎子？”

“你不认得字，这里有像片，你看，这就是鸡场，鸡在笼子里喂着，一只笼子喂四只。这个小伙子叫王兴，人家有能耐，今年就能挣五千块，一下就拿出两千块给了队里，办了幼儿园，你看人家……”

老婆经不住老汉的煽火，同意了。

天不明，老两口就吃了饭，上午十点左右，到了公路上老汉正在装烟，准备抽两口，忽然听到汽车喇叭声，忙在鞋上磕了磕烟袋，举手示意让车停下。她第一次坐车，车内、车外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鲜的，看了这头顾不上那头，脖颈都拧得有些疼了。

下午五点左右，他们坐的车开进了驼城车站。啊呀，好多的汽车，就和羊群一样，停下一院。候车室像座水晶宫，地板比她家的黑漆锅盖都光，都亮。她不敢相信这就是地板，生怕滑倒了，就像走在冰滩上似的。

出了站，她看见车来车往，一下就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

“咱先找个地方住下，明天慢慢看。”

一路上，她一直处在兴奋中，没有觉得就到了驼城。但毕竟岁数大了，有点累，再说，路上尘土大，老汉和她都成了土猴儿，也应找个地方洗洗。

他们走进了一家客店。

“老人家，住店吗？”登记室里有一个姑娘。

“嗯。”

“由哪儿来？”

“马家庄。”

“到哪儿去？”

“就到这。”

“做什么？”

“串，串。”

“你俩什么关系？”

“她是我老婆”

“住单间，还是住通铺？”

老两口从来没有住过店，不知道通铺和单间是什么意思，就随说了一声：“通铺。”

那姑娘刷刷开了票。服务员把他们分开了，一个住在楼上，一个住在楼下。

第二天一早，老婆就去找老汉，她竟忘了老汉是哪个号子，在楼道里直喊：

“哎！哎！”

老汉知道是老婆叫他，就走了出去。

“哎，你是哎什么？”

“早上凉凉快快，咱串走。”

“走就走！”

走出大门，老汉问老婆：

“昨夜睡得怎样？”

“一满没睡好，翻个身吱吱直响，和人家又拉不上话。你呢？”

“我也是，总觉得不舒妥，和人家也拉不上。今夜咱包个单间吧。”

“单间就单间。”

串了西街，串东街，游了南街到北街。走到一处就走不了啦，到了百货大楼，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全要看遍。这一天花了不少钱，儿媳妇、女儿、里孙子、外孙子都得给买点东西，直把两个挂包装了个满。

肚子有点饿了，他们走进了一个食堂，还没有落坐，一个女服务员就笑咪咪迎了过来。

“老人家，吃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吃什么好，一时答不上来。

“来两碗拼三鲜，四个油花馍，怎么样？”服务员问。

“行，行！”

“这拼三鲜可是这驼城名菜，便宜、碗大。”服务员进一步解释。

“好，拼三鲜就拼三鲜。”

老婆在乡下，在锅灶上还是一把利手，村里谁家办喜事，都少不了她，可这拼三鲜她却没有见过。她边吃，边用筷子翻着，心想，这拼三鲜并不难做，猪肉、羊肉、鸡肉，乡里有的是。丸子好做，佛手也会，只是这染了颜色的宽粉皮儿不知是怎么个做法。等那姑娘来收拾碗筷的时候，她就拉住问她，姑娘详细给她说了，并把卖粉皮盆的小店也指给了她。她十分感激，从食堂出来，直奔小店买了一个。

街上的路灯着了的时候，他们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店里，登记了单间。

半夜，老头子忽然哭了起来，老婆伸手去摸，没有摸着。她忘了，床是分开着的。

“哎！”老婆用戴顶针的手在床头拍了几下，“你怎么啦？”

“我怎么也不怎么。”

“那我听见你哭？”

“梦见砖窑塌了。”

老婆翻了个身，又去睡了，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那一年，他离开老伴去讨饭，近处撕不开老脸，就来在这驼城。虽说这里看不到一个熟人，但一个好端端的农民要饭，实在难啊！他来在一家食堂，走在人家跟前，不敢开口，最后饿的实在不行了，掏出仅有的几毛钱，买了两个玉米馍。

“爷爷，给点吃，爷爷……”一只又瘦又黑的小手伸了过来，他抬起头，见是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可怜巴巴向他伸着手。他不忍心吃下去，给了他一个。

“爷爷，给吃点。”

“爷爷，给吃点。”

一时，在他面前伸过来好几只同样的手，他不忍看他们了，匆匆离开食堂。此时，安在街上的小喇叭正起劲地播送着驼城地区农业连续丰收的喜讯。

天黑了，他又饥又冷，店铺都上了门。他蜷缩在邮电大楼门外一个角落里，准备过夜。

“你就在这儿睡？”不知谁在问他。

“嗯。”他连眼皮都没抬。

“这儿冷。”

“啊！是你！”他认出来了，就是那个要吃的孩子。

“爷爷你也是个要饭的？”

“……”

“给，你吃吧。”孩子拿出了他今天讨要的东西。

“我不饿，留着你明天吃。”

小孩硬塞给了他，他流着眼泪吞下去小孩给他的食物。

“走，跟我睡去。”

“这里有你的家？”

“不，那边有瓦窑，可暖和啦。”

几个瓦窑里都睡满了人，有横躺的，有竖躺的，也有坐在那儿，靠在崖上，勾着头就睡着了。

“虎娃哥，挤一挤，叫这位大爷睡在这儿。”

名叫虎娃的那个小孩，大约有十五岁的样子，睁开睡眼，呶了一下嘴，说：“睡吧！”说着，朝后挤了一下，腾出一个空儿。

瓦窑里面的火通红，烤得整个窑口巷道暖暖的，他解开了自己的行李，睡了。

半夜，下起了大雨，风打着雨直往窑里灌，使人透不过气来。忽然，不知什么地方“轰

隆！”响了一声，接着有人哭喊着：“快救人啊！瓦窑塌了！快救人啊！瓦窑塌了！”

他到了塌窑的地方。砖窑是被暴雨冲塌了，人没有压进去，可塌了的窑顶把火喷了出来。那个小孩烧伤最严重，浑身就象剥开了皮的洋芋。

他和虎娃把他背到医院，打开急诊室的门，医生们进行了全力抢救，可终没有救活，他死了。尸体在太平间放了几天，也没有见他的爸爸妈妈来领尸。

他和虎娃又把他背在东沙梁的树林里，挖了个坑，埋了……想到这他又哭了，眼泪从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了下来，打湿了枕头……

第二天，他买了些香，纸和供品，还买了一瓶上等好酒。老伴不明白他要做什么，他就把那个小孩的事说了。老伴是个软心肠的人，也哭了起来。

他们给他上坟去了。

出了城，是一片一片树林，这些树大都是近年栽上的，疏密不一，有粗有细，林间有许多的坟堆。在一个斜坡上，他找上了那座坟，看情形有人来过，也许是虎娃他们，会不会是孩子的爸爸妈妈呢？虎娃现在不知做什么事，现在也长高了吧！

他铺开一张纸，把各样的供品供上，很丰盛。酒瓶也咬开了，用瓶盖当酒杯斟上一杯，酒香醇醇，就象真的请客似的。纸也烧了，厚厚一叠，要是真的烧下去是钱，足够他花几年、十几年的。

这一切，都是在默默的气氛中做的，老俩口，无声地流着泪水……

自从上坟回来，老俩口心上好象压着一块石头，游串的兴头一下就淡了。下午看了一场电影，也觉得没意思。看完电影，他们走进了一个花园，各种各样的小花，散发着馨香，把罩在他们心上的阴云慢慢冲淡了，他们边走，边欣赏着花儿。

老汉说，菊花好，老婆说，月季好。最后决定各样买一盆，回去放在门台上。

第二天，他们准备去城外拜访养鸡专业户王兴。这一夜，他们都做了梦，睡在半夜就醒了，拉着话。老婆说，她梦见赖小结婚，请了全村的人。吃的是她做的拼三鲜。老汉说，他梦见，那个王兴就是虎娃，他们见了面，抱住哭了一顿。老婆说：“白天想什么同，晚上就梦什么。”

老汉也说：“是，白天想什么同，晚上就梦什么。”

昨天买的两盆花放在窗台上。它们也没有睡，几个花骨朵生长了一夜，迎着驼城晨曦，就要开放了……

梦

(一)

老粉匠从被窝里爬起来,先从满是脑油的枕头底下抽出铜头烟锅,用劲在杏木炕棱上”叭叭”磕了几下,声音又脆又响.老伴在睡梦中醒来,仰起头,看了看窗纸,黑糊糊的,随又闭上了眼.老粉匠爬在枕头上边抽烟,边思谋着什么,昏暗的小油灯,给他又瘦又长的脸上涂上了一层腊黄,使他显得更老.他今年六十一岁,看去七十也像,不过他很精神,仿佛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在为集体干活出工不出力的那些年月储存下了使不完的精力.几十年来,他一直做着发家致富的美梦,可是时运总是和他作对,日子过得牺惶惶,可可怜怜.虽然他从小就学了漏粉的好手艺,可手艺又能怎样呢?还不是跟上大家一块喝红高粱汤?现在总算熬到头了,自己却老了,不过他并不灰心,他觉得他很有心劲,他就不相信,有手有脚有心劲的人发不了财。

他已抽了一锅烟,又装上一锅.老婆还没有起,隔壁窑里睡的两个伙计也没什么声息,于是,把装好的烟倒在烟布袋里,又敲了几下炕棱,同时大声地咳嗽起来.接着就哈痰,哈上半天也哈不出痰来.老伴依然闭着眼装睡,老粉匠把脚伸出被窝踢了她几下,吼到:“什么时候了,还不快起?”声音象打雷.显然,他在给伙计们也用着劲.老伴这才用两只瘦胳膊,撑起酸痛的身子,摸索着穿衣服.早上起来,应是人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可她觉得更加困了.她边穿衣服,边说:“唉!人家也是两个娃娃,半夜睡不下,天不明就起来……”

“娃娃,”他把脸从枕头上拧向老婆,瞪着眼说:“我揽工多大了,十四岁!吃上人家熟的,拿上人家生的,能不由人家使唤?”

“咱贵娃还小,跟上人家一样受罪,受得了吗?”

“你懂个屁!人是贱皮,我当年给人家粉房当伙计比他还小。”

“那是从前。”

“现在也一样,不受罪能养家活口?不受罪能发家致富?不受罪能学成个好手艺?你看看,哪一个好手艺人不是娃娃功?你疼他,我不疼他!哼!”

两个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叮着。

隔壁窑里的两个伙计被老粉匠第一次敲炕棱的声就惊醒了，只是瞌睡得厉害，装着没有醒，想多顽一会儿，那怕是一分钟。直到老两口长枪短剑吵起来，才出了声。老粉匠一面和老婆吵着，一面注意听着伙计们的动静，当他听到伙计们的声音之后，忙把吸进腔子里的最后一口烟，从鼻子口，分三路一齐吐了出来，把烟袋一撂，穿衣服了。他的衣着永远是那么简单，就一个空心袄，一条直筒子裤，几下就穿好下了地。虽说是上了岁数的人了，可一举一动都很麻利，带着风，小油灯不住打着颤颤。

“哎！贵儿，乍起吧！”做母亲的如果再不把儿子叫起来，老汉就要发毛。她一面摇着儿子的头，一面将自己的瘦脸贴在儿子的额头上，不知怎么搞的，两股热泪不由涌了出来，流落在儿子的脸上。老汉的脾气越来越古怪，常常因儿子稍稍有个来迟走慢就发起火来。她要是袒护袒护，就连羔带母一锅煮。

贵娃迷迷糊糊坐起，用手揉着被眼角屎粘住的眼睛。他今年才十六岁，半年前还在镇上的中学上学。自从家里办起粉房以后，父亲就不让他念书了。贵娃哭闹了几天，终没拗过固执的父亲。在父亲看来，一个农民识几个看门字就行了。他认为，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挣钱，念书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将来挣钱？现在，就他这么一个漏粉匠，所挣的钱，不比一个干部少。漏粉在他们家村还是一碗独食，就眼现看来，谁也别想抢走这一碗独食。可儿子就是不听他的话，常常和他打拗气。他看见儿子慢慢腾腾穿衣服的那副样子，就直想发火，可是不能发，两个伙计已经起来了，他得赶紧去安排活路，活路安排不好，就会窝工，窝工对他来说是最心疼的事。

（二）

窑顶上，钉着个铁环，铁环上连下来一根被烟熏黑了的绳子，绳子上吊着一盏破了罩子的马灯。

贵娃不紧不慢拉着风箱，灶堂里发出有节奏的火声。老粉匠和两个伙计围着一个黑老盆在和芡面。三个人都象藏民似的，脱去一只袄袖子，赤着臂，把屁股撅得老高，用尽力气和面。三颗头聚拢了，分开了，分开了，聚拢了，做着单调的，机械的动作。他们谁也不说一句话，只能听到因为用劲，从每个人的胸腔里发出啃吃啃吃的声音以及拳头采面发出的声音。天气尽管很冻，可三个人的头上身上都冒着热气，在灯光的映照下发着亮，就象抹上了一层油。

灶堂里的火声，对贵娃来说，就象催眠曲，不一会就使他丢起盹来，脑袋一悠一悠的，有时碰到火口上，头发便被扑出来的火舌燎得哗哗叭叭直响，一肌难闻的味儿立即弥漫开来。

一闻到这种气味，老粉匠就知道儿子又在丢盹，他把眼睛一瞪，大喝一声。儿子猛的醒来，不知所措，用劲拉着风箱，可是过一会儿，又丢起盹来。当父亲再一次大声斥责的时候，他勾着头竟然睡实了。

正在做早饭的母亲，听到斥责儿子的声音，心上像热油浇，急急忙忙把饭安顿好，蹬蹬跑了过来，接了儿子手中的风箱杆说：“贵儿，你到那头烧饭去，让妈烧漏粉锅。”

贵娃站起来，耷拉着脑袋，悻悻走了。

老粉匠才不管谁烧火哩，他依然拼命似的和着面。当他感觉面已快和好了的时候，便抓起一块，扯着线看，看过之后，又和。老伴加劲烧着火，她心里知道，要是芡面和好了，锅还开不了，少不了又要挨骂。她用火柱戳开炉眼，狠劲拉着风箱，火口冲出一股股浓黑的炭烟，可老粉匠才不计较这些，他所希望的是锅能早点儿开。

突然老粉匠将一块扯过线的面团，啪地一声掼在盆里。不用问，芡面和好了，可以开漏了。两个伙计立即歇了手，展了展各自酸疼的腰。

老伴更加急了，烧火也是十分地累人。心急火不快，越急锅越不开。老粉匠不时用眼睛看看锅，再看看他的老婆，一个劲地在催。

就在这时，老粉匠的那只大公鸡拍了几下膀子，连三赶四地叫了起来，它这一叫，引得村里的公鸡都叫开了。

“啊！怎么，鸡才叫了？”文文用粘满芡面的胳膊捅了捅厚厚。厚厚的脸上苦笑了一下，张开大嘴，打了个呵欠。文文受了传染似的，跟着打了一个，老粉匠也打了一个，不过，他是背过身子打的。

“没个钟点，起冒了，哈，又起冒了。”他红着脸解释着。心里把那只公鸡狠死了，狗日的，叫得实在不是时候。

“师傅，今天赶集买块手表吧！”文文说。

“对，买块手表吧，你又不是买不起。”厚厚附和着。

手表早已买下了，可他从来没有戴过，一直在箱底压着。那是为儿媳准备的。

“舍不得买手表，就买个闹钟，那东西太好了，到时候，不用你敲炕棱，自个儿就的铃铃响起来了，钻脑子的响，多来劲！”文文终于把话引到主题上了。厚厚也想附和几句，急忙又找不上合适的话，背过身子呼呼直笑。

老粉匠觉着话里的味道了，可他有什么好说的呢？恰好就在这时锅开了，他立即拿起了粉瓢，站在锅边，热气从滚开的锅里冒出来，把他裹了进去。两个伙计，想互做了个鬼脸，各干各的活去了。

这两个年轻人，怀着学漏粉手艺的目的，拜在老粉匠的门下，以微薄的收入出卖着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心里对老粉匠很不满，但是，不满又有什么用呢？在他们这偏僻的穷山沟里，劳动力就是这么不值钱。对于老粉匠来说，不愁找不下伙计。因此，他们能用自己明白的语言取笑取笑老粉匠，也就满足了。

热气里的老粉匠，右手执瓢，左手在瓢上轻轻捣着，细细的粉条便落在滚开的锅里。文文拿着两根长长的筷子，在锅里拔粉捞粉。这活虽然是坐下干的活，可一直在热锅边操作，热得人实在有些受不了。厚厚力气大，一个人可以摇得动那个手摇洋芋粉碎机，一到这时，不用老粉匠吩咐，照例去摇机子。贵娃又睡了一会，精神多了，他的任务是往院子里的粉架上搭粉。苦虽不重，可在十冬腊月，湿手在院里跑来跑去，那冻的滋味也够呛。

老粉匠很快就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一早三不忙，不管伙计们怎么说，他有他的主意。几十年的集体生活里，他在队里没有负过多大的责任，甚至连小队长都没有当过，可是他能把自己的粉房经营好。他的这套本领，全是在小时揽工那会学来的，他常常回忆当年揽工时的情景，老财主任善仁经常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也恨过任善仁，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现在他才深深体会到当掌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伙计，只要干活就行了，一道针线，而他的脑子一直闲不下来，早上做什么，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甚至明天后天做什么他都要想到，而且反复想上几遍才肯放过，不然就会出岔子，就踏空了步子，就要窝工。

他把几天的活路在脑子里安排妥当之后，便很自然地想起了他在银行里那笔数子可观的存款来。自从办起粉房以后，钱象流水一样，流在他的手里，凑够个整数，就存入银行，他喜欢把写着他老婆马春花、他儿子贵娃，以及他的官名、奶名名字的存款单上的数字，一张一张在心里加起来，然后计算利息，一年多少，十年多少，三十年多少。唉！人无百年的活法，可有千年的打算呀！每每想到他在银行里的存款，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浑身的劲就更大了。不过，有时他也产生过一种害怕心理，因为钱是会“烂”的，在他的过去不是没有那样的经历。远的不说，六二年，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几筐山药蛋，但是，不存银行又怎么处理呢？给私人放出去吧，又怕惹人恨，买地吗？政策不允许，不能买，他也不敢买。土改的前一年，他父亲买地就吃了大亏。至今想起刚刚买到手的土地白白入了社，他心里就像火烧一样。买地的契约虽然没有一点用处了，可他一直保存着。那几张盖着官印的地契，渗透着他家多少汗水和心血啊！他认为有的富人原本是穷人，有的穷人原本是富人，一个人只要能受苦，会受苦，没有富不起来的。可是，自从土地入了社，他就像丢了魂似的，干起活来一点劲都没有，为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蛤蟆拴在鳖腿上了，再能蹦也蹦不起来。因此，他就把发财的梦，深深地埋在心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还会把土地再

分给农民种，更没有想到还允许私人办粉房，还能雇人。如果他再有十年少，不要说干别的，就光漏粉，也能漏成个财主来。有时，他什么都不想，漏粉漏得高兴了，就像巫神那样，一面捣着粉瓢，一面摇着脑袋唱起信天游来。文文和厚厚受了感染，也唱了起来，他们的嗓音又壮又悲又野，远远听着就象一群男子汉在干嚎。

太阳冒花的时候，厚厚过来说：“师傅，洋芋磨完了。”厚厚过分地老实，手里一下没有了活，就寻活做，从来不会耍个心眼。

“啊，”老粉匠停住了唱野曲的嘴，赤着臂从热气里钻出来问：“贵娃，你昨天没有收洋芋？”

“没有。”儿子怯怯回答。

“狗蛋家没送来？”

“送是送来了，都过了秤，人家嫌价低又背走了。”

老粉匠听着听着冒火了说：“你给老子就什么事都做不了，昨天我走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怎么就不卖了呢？”昨天没有收洋芋，就打乱了他几天的生产计划，这是使他最恼火的事情。

“这不能怪贵娃。”老伴见老汉起火了，插嘴到。

“你就护着他！”

“不是我护他，昨天，狗旦家是背来几麻袋洋芋，还有几家也背来了，可不知怎么搞的都又背走了，还说了些难听话哩！”

“还说了些什么？”

“说了些什么？说你在针尖上削铁。说你比细篦梳还细，在毳毛上梳的吃虻子哩！”

“放你娘的屁！”

老伴本想把老汉的火引向别处，没想引到自己身上了，但她一点都不示弱，说：“那些话是人家说的，又不是我想来的。不是人家把你说低了，是你自己把事情做低了，都是自己村里的人，把人家抠得血淋淋的，世上的钱，你能挣完吗？”这个瘦女人不知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尽说些刺人的话。

老粉匠气得浑身发抖。他是不允许老婆这么说他的，特别是当着两个伙计的面。乡下农民最爱给别人送绰号，前一晌不知谁给他送了个“细篦梳”的外号，没几天他的外号就传开了。在陕北再没比这个外号更糟的了，他一跳下了炕，吼道“今天老子不扯烂你的臭板子才怪哩！”，他象头狮子一样扑向老婆。厚厚一看事情不好，把师傅拦腰一抱，使他动弹不得。瘦女人挥舞着拔火棍子，嚷道：“厚厚，你把他放开，让他打，今天他不把我娘母子打死，就不是他大做的！”老粉匠打不上老婆急得直跳，不住用脚踢，可总是够不上。他在厚厚的

臂膀里挣扎了好一会，终挣不脱。突然，他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受死受活为了谁？我受的苦没谁重？我操的心没谁多？村里的人骂我恨我咒我，家里的人也恨我，我还能活吗？老天爷呀，我这是为了什么啊？……”

他一面哭诉着，一面用双手在头上乱抓乱打。厚厚、文文一齐上去，劝说了半天，他才慢慢平静下来。

(三)

早上的事并没有影响了老粉匠的饭量，相反他更能吃了，他说：“我不吃还给谁攒着，我不吃还给谁攒着！世界上还有比我更憨的人吗？老祖爷也不干了，都坐下吃！”他从门箱柜里取出一瓶酒，嘟嘟灌了一口，对伙计说“你们也来喝。”

三个人围了个圈，边吃饭边喝酒。乡下人喝酒下口深，三圈还没转完，一瓶酒就成半瓶了。老粉匠摇了摇酒瓶，说：“哈，没下酒菜怎么喝，我去宰只鸡去！”他突然想起了使他丢人的公鸡，一跳下了炕，找了把斧子，来到院子，从鸡窝里拉出那只公鸡。公鸡惊得呱呱直叫，老粉匠在鸡膀子上一提，用脚在鸡头上一踩，抡起斧头，一下将鸡头断了下来。一股热血，象喷泉一样从断脖子上喷流出来。

“厚厚，吃了饭，把鸡毛退了，煮上，咱赶集回来，再喝！”

冬天的太阳照在一挂一挂冻硬了的粉条上，蒸腾着淡淡的寒气。受了惊的鸡群还在院子里叽叽呱呱叫着。文文打着饱嗝，腆着肚子到硷上散饭劲去了，厚厚舀了一盆开水退鸡毛。受了气的老婆总是做在人前，吃在人后。别人都放下碗她才舀起了一碗汤，边喝边倒着气，看那样子，就像一个久病的人。贵娃毕竟还是个娃娃，还不到考虑家事的年龄，他的乐趣在小人书里，一看上书就忘记了一切。老粉匠在做赶集的准备工作，镇上五天一集，他是照赶不误。今天虽然和老婆干了一仗，可集还是要去赶。他一口气整起了四背粉，除过贵娃的轻些，其他三背都够斤数。整好粉背子，他就蹶着抽烟，抽上三袋烟，就要动身了。

就在这时，他家挂满粉条的院子里进来一个高个子男人。这人是新选上去的村长。当选以后夸下海口，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这三把火，也许一把一把地放，也许三把一齐放，总之要放。”可是，时至今日，还没见他放过一把。

老粉匠见村长来了，蹶着没动，只是把烟灰磕在鞋钵里，又装上一锅，对着了火，用手揩了揩烟嘴，递过去说：“抽烟。”

“抽我的。”村长从旧军装兜里掏出一包带把的香烟，取出了两支，递给老粉匠一支，自己拿了一支，捏着气体打火机。吸着了烟，真有点派头。

老粉匠把眼皮翻起来，看了他一眼，依然吸着自己的旱烟，他像观赏古玩似的观赏着村长给他的这支烟，突然，好象发现了什么似的问：“启旺，这么久不见你的面，生意不错吧，嗯？”

村长深深吸了一口烟，说：“老叔，我没有做生意去，不瞒你说，那一天你把我激怒了，我是出去学漏粉去了。”

老粉匠心灵深处那根最拍人拨动的弦被村长又拨了一下。不过，他表面上一点也没有惊慌，反笑着说：“好啊，学漏粉不难，什么时候开漏呢？”

“老叔，你先别紧张，卖米的不识炭价钱，学个手艺哪能那么容易，我这次来，还是上回那老话题，你听我说，咱们村的粉房还是你租去吧，就那厂房，就那机器，一年给村里交上两千块，够咱村学校开支就行了，咱们村的学校不能再垮下去了，不然，老一代文盲还没有入土，新一代文盲又续上了。如果你不想租，恶水罐子我担着，你当大师傅，我一天付你十块钱的工资，怎么样？”

上一回是包，这回是租，还不是把猫叫了个咪吗？一个月前，启旺村长为办粉房的事和他商量过，他十分反感，说：“启旺，你不要缠我行不行？大队粉房倒塌那年，我就想把粉房那一茬家具买下来，可村干部说什么都不卖，现在，见我把粉房办起来了，眼红了，是不是？有本事你自己办好了。别再缠我了，我够了！”

刚刚接任的村长，碰了一鼻子灰，走了以后。谁也再没提办粉房的事，老粉匠也把这事忘了。他总以为启旺也不过是说说而已，说实在的，离开了他，他们村是办不起粉房的。今天，启旺又找上门来，看来这小子还真不相信狼是个苍的。他本想再说几句气话，把他气走，又一想，启旺确是那种咬住个铁钉子不会放的人，要是真的再办起个粉房来，对他是很不利的。于是斟酌了半天，说：“启旺，一天给我十块工资，实在不少啊！一个县长一个月拿多少钱，不就是一百几十块吗？可我挣不了那个钱，我说，你也别在粉房上打主意了，咱们村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为了他们，他们也不说你好。你看人家老支书就比你精，人家看下村里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找了个替罪羔，在县城办了个什么联营公司，跑长途贩运去了，今年在宁夏贩了一回绿豆挣了多少？在河南贩了一回红枣挣了多少？哪一天没有几百块进门？你是村长，是半个公家人了，何不也捞他几把？”

“老叔，在咱们乡村，多数还得靠苦力吃饭，像老支书那样的户全县能有多少？现在，咱们村哪一家的地窖里不存上几千斤洋芋？大家都指望把洋芋变卖成钱，买化肥，办年货，可上哪去卖？倒霉就倒在咱这连公路都没有修通，就靠人背，驴驮，能行吗？明年打春又早，一打春，洋芋就要出芽，就要烂，你说谁不急呀！咱们村要是多有几家粉房就好了，可眼

下就你一家，还是手工操作，你就没明没黑地漏，能漏多少？老叔，你也是个受苦人，你说，一斤洋芋你给的三分钱，咱受苦人的汗水就那么不值钱吗？”

启旺一说这话，老粉匠立即就想起狗旦他们不卖洋芋的事来。原来是你村长吹了阴风。他压着怒气说：

“启旺，我不长你那么个菩萨心肠，我也没你有能耐。说实在的，再过两个月我准备二分就收洋芋哩，你能管得了吗？”

“老叔，别那么财迷了，你那样做是发不了大财的，都说你有钱，有也有得可怜。现在，在外边万元户算个甚，几十万、百万元的户多的是。我看你要挣大钱，还是把村里的粉房租了去，放开胆子抓几年钱。那样，你有利，村里人也有利，你的那个老婆也不用受了，贵娃也能去念书，你说呢？”

不管启旺怎么说，老粉匠还是不答应。

“老叔，不要不开窍，你一定不租，我也不能勉强你，可人家租了去，你可别后悔。”

“哈哈，后悔，我后悔个屁！”

启旺走了，又一次被他气走了。

（四）

老粉匠早已听得不耐烦了，启旺一走，他咚咚几下磕掉烟灰，把烟袋往腰带上一别，喊了声：“贵娃！快背上粉走，看到什么时候了，今天真倒霉，尽遇上些毛鬼神。”

文文厚厚听到喊声，都去背自己的背子。粉背子虽然有些重，可他们盼望能赶集，在集上老粉匠给他们买烧饼吃不算，还能看到很多穿红戴绿的大姑娘们。

忽然，平时召集村民们开会的那口钟响了。那口钟好久没有响了，钟一响人们都觉得很新鲜，都朝钟的方向看去。只见启旺高声喊道：“大家听着，今天在办公窑院开大会，公开投标租赁粉房，愿意干的就别赶集去，不愿干的就请自便。”

老粉匠心里一惊，不得不临时改变他的计划说：“贵儿，我迟走一会，你和文文厚厚先背上走。”说着从粉背子上抽出来两杆秤，对儿子说：“咱们这两杆秤，这杆灵，这杆呆，到了镇上把眼睛放活些，市管会的人来了，用这杆，走了用这杆。记住，秤头活，手高手低就差头大着哩。”说完避开两个伙计，放低声说：“你也大了，多长几个心肝，懂吗？”贵娃虽然跟父亲卖过几次粉，可对于父亲的这些说教，还是第一次领教，他用迷惑的目光看着父亲。

“走呀！还愣着干什么，做生意最要紧的是抢头市。”

厚厚已经背起了背子，可文文却一动也不动。

“快走呀！”老粉匠有点急了。

“师傅，我想开会去。”

“那怎么行呢？今天遇集，你要知道，五天才一集，怎能误呢？”

文文还是站着不动，给厚厚使了个眼色。老粉匠把视线从文文身上移到厚厚身上，厚厚也放下了背子，很不自在地把手连下去，低着头，好像做错了什么事。

“怎么你也去开会？”

厚厚的头低的越是低了，回答说：“是”

老粉匠已毫无办法。他用这两个伙计，出钱不多，却是一顶一的好人手，平时都是拼着命给他干活，今天提出来这个要求，他只好答应。于是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不去也好，我想会不会很长，咱们开完会再走不迟。”

当他们师徒来到会场上时，启旺正在讲话，他讲的内容，还就是那老一套。他根本没有注意村长说了一些什么，他要知道的是群众议论些什么。

“租粉房，不同租两亩地，我看除过‘细篦梳’，没人敢租。”有人说。

“说不来，咱村有胆子大的人哩。”另一个说。

“那不是一句话，赔挣要给村里交两千快，硬的，你看下没，村干部是干吃面不调汤。”……

听着这些议论，他高兴极了，连人家叫他外号也无所谓了。这时，有人高声说：

“张租李租，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细篦梳’敢租，咱这台戏就能唱，虽说他财迷，可人家技术在那放着。‘细篦梳’不租，咱这台戏就开不了场。你们说，咱这么多人，谁是个撑老杆的？”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老粉匠身上了。

“‘老细’，你就租了吧，你吃捞饭，叫我们把汤也喝几口。”有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是呀，你就租了吧，我们都听你的。”

大家七嘴八舌，劝说着他，可老粉匠还是不答应，说：“你们说的轻巧，过去大队一茬干部都在粉房干，还领导不好，赔钱。我有多大本事，不用说要给队里交两千块，就是一块不交，我也不敢租？”说到这，他猛然想起启旺说他出去学漏粉的事，便挖苦说：“我看还是咱村长有能耐，你们大家还不知道吧，他这几十天做甚去了，出去学漏粉去了，这会儿，早成大把式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哈哈……”老粉匠说完看着启旺，满是皱纹的脸上现出一种不怀好意的笑。

启旺根本没有在意，慢腾腾地说：“老叔，不要以为咱们村真的就没人了。现在，我先投标，我愿意出三千块把村里的粉房租了，今天，我就拿出两千块做抵押金。”说着将两墩厚厚的票子亮在桌子上。

三千块！两千块“细篦梳”还不租，他出三千块，这不是开玩笑吗？

“怎么样？有人出更高的价吗？”村长追问着。“难道就没有人敢租吗？办粉房，特别是在咱们这个地方办粉房，可是个挣大钱的买卖。你们说，洋芋，还有比我们这儿更便宜的地方吗？没有。劳动力，还有比我们这儿更便宜的地方吗？没有。人的忠厚老实，还有比我们这个地方更好的地方吗？没有。我们有这么多的好条件，还能办不好粉房吗？还怕挣不了钱吗？”他象个卖狗皮膏药的，又吹又擂了半天，还是没有人敢站出来投第二次标。启旺用目光在人群里找到老粉匠说“老叔，我中了标了，你可别后悔呀！现在你要租也不晚，我可以让给你。”

老粉匠根本不相信启旺真心想租粉房，也不相信启旺能把粉房再办起来，因此，他说：

“启旺，你放心，你就是一天能挣个金娃娃，我也不后悔。”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接下来，启旺就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压了手印。

“三娃、狗蛋、跃跃、石柱！”启旺签了合同以后就开始招聘工人了，他一口气点了上面四个人以后，说：“你们四个我先招聘了，怎么样？干不干？”这四个人都是原来粉房里的骨干力量，都是老粉匠的徒弟。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拿不定主意。启旺看出他们的心思，说：“不用怕，天垮不下来，粉房不管赔挣，我一天给你们每人五块钱，今天当着这么多人说了，到时候，就是卖老婆也要够你们的，怎么样？干不干？”

“干！”狗旦先表了态。“如今出外跟工，大师傅一天才两块工钱，咱们坐地每天五块钱，不干等甚？”他们四个都表了态。

“好，干就在合同上签字。”启旺拿出了预先印好的合同书。

接下来，他们五个人临时开了个会，商量了一下就开始招聘别的工人。启旺宣布：

“男工三块，女工两块，愿干报名！”

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小沟里，这么高工钱是很有吸引力的，不一会，除过老粉匠，在场的人全都报了名，连文文和厚厚也报了名。

这时，三娃说：“启旺哥，不要说一天伍块，就是两块我也干，反正冬天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是咱连个大师傅都没有，我们几个都又是些半截手，虽说跟老粉匠干了几年，可离开了他，连个瓮子也垫不了，这能行吗？”

“就是。”石柱他们都有同样的担心。

“你们放心，大师傅我已请来了。”他说着朝办公室吼了一声：“李师傅，你出来，让大家认认。”启旺话音未落，门里走出一个年轻人来，启旺把手一挥，说：“这就是我请来的大师傅。他是县粉条厂的技术员，不久前他把县粉条厂租去了，我们这个厂就是县粉条厂的一个分厂。县粉条厂和几个省的副食公司签定了合同，只要我们的粉条质量过了关，产多少能销多少。”

整个会场沸腾了。人们从一个旧的组合体里解脱出来，自由自在地过着日子，可是，他们对此并不满足，他们很快产生了重新组合的强烈欲望。大家虽然还弄不清这种组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至少暂时调整了一下人们之间的关系，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应聘的工人都是启旺他们经过认真挑选的，双方都在合同上签了字之后，启旺又说：“今天签了合同的人也不是扎在眼上的个刺，挑不得了，谁要是不按合同办事，我们随时可以请退。当然啦，我希望尽量不发生那样的事情。今天没有被招聘的人，也不是说你们就不好，咱们的厂子小，现在还容不下那么多人，我们的厂子要扩大，要发展。我们厂子的大门，随时都为勤劳忠厚的人敞开着……”

“哎哎！”有人打断了他的话问：“咱们村有两家粉条厂了，‘老细’大前天一斤洋芋四分钱，前天就跌成三分半，昨天又跌成三分了。你们定了多少钱一斤？”

“一毛一斤。”启旺高声回答。

“一毛一斤？”连狗旦都有些吃惊，他来到启旺跟前，低声说：“启旺哥，一毛一斤是不是太高了点，就是五分一斤都不知有多少人送哩。”

启旺一听，哈哈大笑起来，高声说：“这你就不懂了，咱们这个厂子要长期办下去，要是定低了，明年谁还种洋芋？没有人种洋芋，咱这厂子还能办下去吗？狗旦，要挣大钱，就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我这回到外头走了一回，学了不少东西。外面的农民企业家多的是，咱这点厂子算的了什么。”

老粉匠早已乱了方寸，两腿一软，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他想抽袋烟镇静镇静自己，却把烟嘴插在烟布袋里。好容易装起了一锅烟，又抖得放不在嘴上，放在嘴上，牙齿打得咣咣直响。会议结束了，人们高高兴兴散去，给每一个家庭带回去了令人高兴的话题。可老粉匠呢？像只斗败了的公鸡，他像丢了魂似的。他现在才明白，他是多么的糊涂啊！启旺三回五次地在他门上跑，原来为的就是今天这事。启旺贪心大，心胆也大，这个村子里，真正能发大财的不是他，也不是老支书，而是启旺。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太突然了。载着他的美梦的船原来是纸糊的啊！一个浪头打来，就全粉碎了。

不知什么时候贵娃来到父亲身边，他看见父亲在流泪，便悄悄守在他的跟前。直到会场里的人都散了，他才说：“爹，回去吧。”他第一次发现父亲一下子变得那么老，那么可怜。他把自己的肩膀给了父亲。

老粉匠托着儿子瘦小的身子，象个瞎子似的，慢慢朝自己家走去……

天 成

一

天成从梦中醒来，叫了一声妈。

妈妈没有回音。他翻身坐起，四处找，可终没有看见妈妈，却看见了他袖子上缀的孝字。他紧紧抓住那个孝字，哇地一声嚎出去，就直挺挺倒在炕上，没气了。

隔壁大妈听到嚎叫声，火急急跑过来，一扑上了炕，一只手掐住天成的屁股，一只手使劲弯曲着僵直了的身子。

天成，天成，她大声呼叫着。

天成喉咙里咕咕响了几下，慢慢有了一点气息，她这才松了手。

天成，天成，她轻轻地呼叫着。

天成的脸煞白，嘴唇黑紫黑紫，眼睛半开，眼珠磁磁的，没有一点光。

天成，别这样，真能把人吓死。死的已经死了，活的还要活。天成软软地躺在大妈的怀里，好象没有听到似的。大妈把满是泪水的脸贴在他的小脸蛋上，又说，今天是你妈的忌日，纸旗我已糊好了，吃过饭咱就在你妈坟上插旗去。

大妈的话很遥远，但天成清楚地听到了，泪水不由又涌流出来。祖坟上新拢起的一堆黄土，那就是妈妈的坟。几天以前，妈妈在黄河里捞河柴，被大浪送入死人碛，就再没有回来，连尸首都没有捞着。和爸爸合葬的只不过是一个香把子，经过阴阳先生念过咒的香把子。

大妈，妈妈还在黄河里。天成终于说话了，虽然声音很微弱。

这你就不懂了，那一天在黄河滩上招魂，阴阳先生念了咒，一念咒，魂就附在引魂幡上了，也就附在那香把子上了。大妈一面说，一面轻轻抚摸着天成的胸脯。

天成便又想起了那天那个旋风来，小精灵似的，先是一个旋转的细丝儿，一会转到这，一会转到那。转着转着酒盅那么大了，磨盘那么大了，越转越高，把天地都连在一起了，还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

人们都有些害怕，阴阳先生摇着那只破铃，用一副沙哑的嗓子拉长声音在念咒……万物之中唯人最灵，生则三魂附体，七魄随形，死则魂升于天，魄降于地。生各有方，死即入墓……

旋风消失了，消失在黄河里了。多么奇怪的旋风，那不就是妈妈的魂魄吗？妈妈还在黄河里。天成坐在大妈的怀里，闭着眼，回想着当时的情景。

耳边传来了羊的嚎叫声，他睁开眼睛。他家原有两只站羊，全是去年的冬羔，站得好肥。每天放学他就去拔苦菜。苦菜奶子糊一手，糊一襟，洗都洗不掉，可他就喜欢拔苦菜，因为羊最爱吃的就是苦菜。羊很通人性，有时他领着它们到野外去放，他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就象他的两个卫士。招魂那天，硬是把一只拉到黄河里淹死了，阴阳先生说，如果不找替身，妈妈就永远不得转生。羊天生会水，淹不死，就将蹄子缚住，压在河里。羊在水里绝望地挣扎、嚎叫，用眼睛看他，祈求他。他心如刀绞，他不敢看羊，更不敢看羊的眼睛。他用两手把耳朵捂了，他怕听那令人心碎的嚎叫声。但是，为了妈妈，他不得不这样做。现在只有一只羊了。自从妈妈死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上山拔过苦菜，也没有喂过一次羊。羊好孤单，好饿呀。

大妈，我去喂喂羊。

我已喂过了。

我去看看。

他走了出去，羊立即不嚎了，亲昵地抖动着肥大的尾巴，咩咩直叫，他扑过去抱住羊头，眼泪不由又涌流出来。

二

从坟地回来，天成想，念书是不可能的事了，他得把书拿回来，还有那当土盘儿用的妈妈的梳头盒盖。梳头盒是外婆陪给她的心爱之物，为了写字，教师要求学生都必须带个土盘

儿，用木棍在上面写字。妈妈急忙找不来个土盘儿，就把自己的梳头盒盖拆下来。给，红油漆的，咱的土盘比他们谁家的都好。他高高兴兴到了学校，用这个土盘儿写会好些字，半年没下来，油漆皮子就磨掉了许多。他怕妈妈看了伤心，把土盘儿放在学校再没让妈妈看见它。

他朝学校走去，步子十分沉重。妈妈又出现在眼前。几年前，妈妈送他去上学。妈妈带的钱不够交学费，更谈不上买书了。她急了，当时就取下她手上的一只镢子交给教师做抵押。老师挺好，把镢子还给妈妈说，现在没有，以后再说。当天，妈妈就用镢子换回一只带肚母羊。妈妈说，羊会滋生，一年下两茬羔，下成双羔就是四只。放了学你就去拔草，不相信就交不上学费。天成，你老子死得早，你要争气，只要你好好念，妈妈还要供你上大学。他把妈妈的话牢牢记在心里，狠下苦功，年年是三好，全乡会考还得过第一。他每每拿回奖状，妈妈就十分高兴，立即取根细高粱杆，用牙破开，然后在院里的枣树上摘几根枣针，将奖状钉在正面墙上。放学的时候，学校召开家长会，会上还给妈妈也发了奖状，上面写着独阴常茂四个字。妈妈生活得更有信心，做什么事都不甘落后。

发大水的那天，妈妈风风火火在硷畔上喊：天成，妈妈捞柴去了，钥匙在老地方，饭在锅里给你留着。天成跑出教室，看见妈妈赤着脚从坡上跑了下去，她担着一担筐子，带着捞柴的舀子，网碳的网子，直奔黄河。

村里所有人都向黄河奔去。天成没有回家就跑到河边岸上。好几年没有发大水了，家家户户的河柴垛子都快烧完了，河炭也没有了。这场洪水好大，不知什么地方下了暴雨，洪水会把拐沟拐岔的大树连根拔起，送下来，也会把北面露天煤矿上的炭疙瘩满河满槽推下来。遇上好运气，几个小时捞的柴炭就可烧上几年。因此，谁家都不会错过今天的好时机。

人们在紧张中会忘了一切的，男子汉都赤条条一丝不挂，有的用舀子捞柴，有的用网子网炭。河柴漂在水面上，黑黑一层，有力气的男子汉一口气就能舀小山样一大堆，河柴里什么都有，烂瓜，青枣蛋子，死鱼，死蛤蟆，龙虱，散发着一股股腥味，炭却不露出水面。人进了水，只觉炭块子在身上乱撞，随便一网子下去就能网上几十斤。女人们也都发了狂似的，都赤身露体在河滩里乱窜，她们把男人们捞下的柴炭用最快的速度转运到高处，个个都成了个泥蛋儿，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是没命地劳作。

天成用眼睛在这乱纷纷的人群里寻找妈妈，可不见妈妈，他便用手做成号筒，大声地喊，可怎么也喊不应。找了半天，他才发现妈妈正在下面的一块巨石上捞柴。河柴已堆了老高老高。

天成向那巨石游去。就在这时河水猛涨，一湃水，就把天成湃向一个高埂。天成再看妈妈，妈妈不见了。连那块巨石也没入水中，巨石前面掀起一排一排浪花。

妈妈，妈妈！快救人！天成边喊边向妈妈消失的方向游去，几个男子汉听到喊声，一齐追了去。有一个大人抓住天成，说，你不能去，浪太大，去了就没命了。

水还在涨，追去的几个男子陆陆续续返了回来，就是不见妈妈。人们都不顾捞柴捞炭了，都为妈妈万分着急，接连又有几批人到下面寻找，终没有找着。

三

学校刚好下了课，同学们从窄窄的窑口涌出来，就像打开了羊圈门。一时，校园开了锅似的。男同学在院里追逐打闹，女同学围成圈子踢毽子。就在这时，天成走了进去。同学们看见天成，个个如点了穴，马上静了下来，把目光一齐投向了。天成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他慢慢走到老师门前，推开门。

天成，你来了。老师十分关切地拉住他的手说，来了就好，今天就开始给你补课。

老师，我念不成书了。天成眼睛里转动着泪水。

天成，你一定要念，没人供你，我供你，你就住在学校，咱们吃一锅饭。老师的话是很真诚的。可天成说，不行，我不能连累你。

同学们都围过来七嘴八舌说：

天成，不要不念。

天成，我们大伙帮你。

天成，天成。同学们一哇声的叫他。他再也忍不住了，可他没有像过去那样大嚎，而是发了疯似的向黄河跑去。

老师和同学都追了去。只见他边跑边脱衣服，脱一件扔一件，待到黄河边上，已一丝不挂。当老师带着几个男同学追到河边时，他早已扑入黄河。从五六岁开始，他就在水里泡着，妈妈不放心，老跟着他，后来就拿着针线活坐在岸边的大树影下照着他。过一会就拉长声，天成，天成喊几声。天成在河里应上一声，妈妈又去做她的针线。过一会，妈妈又喊，总是怕他被河水淹了。现在，永远听不到妈妈的声音了，那棵大树依然在岸上立着，可却看不见妈妈的身影。他向深水游去，向那个旋风消失的地方游去。岸上传来了呼叫声，是老师和同学在叫他。他心里明白，他们怕他出了事。他回过头，向大家挥挥手，让大家回去。可老师却不肯回去，连裤腿都没卷就走进水里，大声喊：天成，你回来！天成你回来！他却一头扎入水中。浪很大，一下把他送上天空，一下又把他抛入低谷，几个大浪就把他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再往下就到断魂崖了，他奋力游了出去，他觉得很累，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沙子好烫，他把深处的沙子挖出来，扒在身上凉凉的盖上一层。过一会，沙子就干了，象流水似的

从身上滑落下去。于是他又躺在一个稀泥坑里。泥浆细细的，软软的，比稠子缎子都细都软，躺在里边很舒服，就像躺在妈妈的怀抱。

突然，他看见妈妈从黄河里冒了出来，就像电影里的神仙似的，悠悠从水上漂了过来，在妈妈的身后还跟着那只羊，白的象朵白色的云。他高兴极了，向妈妈跑了过去。就在这时，又起了大浪，把他和妈妈分开了。他大声喊着，妈妈！妈妈！

天成，醒醒。是老师的声音，他睁眼看见老师和同学们围着个圈站在他跟前。原来，他正在做梦。妈妈死了以后，他想妈妈都快想疯了，可就是连个梦都不做。刚才的梦多好，多可恶的浪呀。

他说，老师，我梦见我妈了，她还在黄河里，还有那只羊，和妈妈在一起。你们回去，我不会有事的。

老师不肯走，让同学们硬把他抬了回去。

四

断魂崖的崖壁上古人凿开了一个石洞，洞里供奉着水官老爷。山里人崇拜山神，河畔人专敬水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河畔人多有水厄之灾，因此，水官老爷庙上香火从未断过。

从崖根到岩洞有一蹬道，两边是从上面连下来的铁链，中间用凿子凿开了一个个窄窄的台阶，十分的陡。人们管这蹬道叫神路。神路有门，门上尽管写着：庙院有尘清风扫，山门无锁白云封，可这门却老锁着。有香客来，守庙老人便从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里走出来，把门打开。香客如带小孩，老人备有许多条绳子，他要亲自将绳子在孩子腰里拴牢，这才放行，并一再叮咛，要小心，要小心。

天成在河里玩够了，就来在神路门前，要上断魂崖，可老人就是不让他上去。

不行，就是不行，要上去得有大人领着，腰上系上绳子。你没有大人领，万万不可以。

天成悻悻而去。

站住。老人忽然又喊他。天成回过头来，只见老人从怀里掏出几个贡品，说，孩子，把这东西吃了，成人。

好吃。天成记得，妈妈在世时，年年要领他上一回水官老爷庙。上过香之后总忘不了和看庙老人讨几个贡品给他吃。

他接了贡品，老人又说，你现在还小，拿不了身子，等你长大了，我自然就不挡你了。

打那以后，天成再没有去麻缠老人，可是有一天老人攀链而上，当他蹬上最后一个台阶时，发现崖壁伸向河谷的那个石嘴尖上，睡着一个小孩，那小孩不是别人，正是天成。

好险，他的一条腿在空中悬着，翻一个身就会从崖上掉下去。老人大气不敢出，慢慢爬过去，一只手紧紧握住壁沿上的铁栏杆，一只手探出去，准备抓住他的一条腿，然后，轻轻叫醒他。可是，当他的手还没有抓住他的时候，天成醒了，他惊恐万状，把腿猛一缩，就从崖上滚了下去。老人被这突然而来的事件吓呆了，过了一会，他才大喊：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水官老爷，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吧，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吧。

天成落入水中安然无事，他从水面浮上来，又一头扎入水中，过了一会又浮上不，姿势十分优美。

啊！他没有死。突然，老人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大声喊：哈哈，水官老爷又出马了，水官老爷又出马了。他喊着叫着，进了水官老爷庙，点上香跪在地上，说，水官老爷在上，弟子不知你老人家要出马，有眼不识泰山，竟然把你老人家的马僮挡在门外，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你老人家能出马，是这一方人的造化，你老人家若能早出马，天成妈也许死不了。现在出马了也好。想当初，你老人家的马僮多神，只要发洪水，你老人家的马僮就站在这石嘴尖上，有遭了水厄的人下来，你老人家的马僮就在这么高的石崖上跳下去救人。那时的水官老爷庙香火多盛。挂匾的，还愿戏的，上布施的，多的是，还有那么多上贡的。贡品多好，全猪全羊，都是用面捏的，活的一样。还有那各式各样的油炸花儿，还有葡萄、仙桃、石榴，全是上等的好面，染上颜色，和真的一样。那时的会首是公举的，都是德高望重之人，亏心事他们是不会做的。那时的人多好，都有济人之困、怜人之苦的心，给河上推下来的落难人管吃管住。没衣服的给衣服，没盘费的给盘费。救上来的人如果是死的，就用一块席子裹尸，埋入湿沙坑，等待尸主认尸。三月五月无人认领，不论男女都埋入乱墓子湾，男的埋阳坡，女的埋阴坡，男女有别，鬼也一样。每到下元日，你老人家生日那一天，会里还要在乱墓子湾设坛祭孤魂，还要在河滩里搭上戏台，唱三天戏，人鬼神共乐。村里家家户户要把周围的亲戚请来，就像办喜事一样，特别要把那些老不出门的女眷也请上，走旱路的骑驴，走水路的坐船。那个时候，咱这渡口上，船来船往，骡马店都开几处，蒙古的骆驼经常路过这里，场坪上卧了一群一群……

老人太兴奋了，连他自己也不知说了些什么。末了又点香，又磕头，然后就进村，逢人便说，水官老爷出马了，水官老爷出马了。

五

水官老爷确实有过马僮。水官老爷的马僮多死于水。死就死了，会首请石匠把他的名字刻在石壁上，并签一个牌位，供在神案上，像神一样享受人间香火。刻在石壁上的名字很多，由于代远年湮，有的名字已看不清了。这些刻在石壁上的人都有过自己辉煌的岁月，但

既无谱牒可考，又无碑石记载，后人只能望石兴叹。

刻在壁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就是黑老大。据村里最老最老的老年人说，黑老大是水官老爷马僮里功勋最为卓著的一个，他在黄河急流里救过好多人，黄河两岸，峡谷上下，都把他说神了，简直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据说，黑老大归天的那一天是关老爷磨刀的那一天。那一天黄河上发了一场大水，水真大，把戏楼洞都淹了，黄河上推下来的死猪死驴死人不知有多少，黑老大那一天就跳了几回断魂崖，最后一次跳下去就再没有出来。

黑老大归天了，老会长就请石匠把他的名字刻在石壁上，随后敲响了那口钟。古钟一响，村里的男子汉就都集中在黄河滩上。老会长说，国不能一日无君，水官老爷不能一日无马僮。只见老会长点上一把香，跪在地上，所有的男子汉都跪在地上。老会长对空长拜，说，水官老爷在上，跪在地上的男子汉都愿意当你老人家的马僮，请你老人家御点。老会长话音刚落，人群里闪出一条大汉，说，水官老爷在上，弟子愿做你老人家的马僮。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黑老大的儿子。

黑老大的老婆知道了此事，要急疯了，先是在老会长家里闹，闹得鸡飞狗上墙。后又到水官老爷庙上闹，她把一个个牌位扔进黄河，掀倒贡桌，砸烂香炉，拿头在庙上撞，最后扑向断魂崖硬是要往下跳。儿子死死护着老娘，这才没闹出人命。打那以后，水官老爷就没有马僮。

想不到几十年以后，水官老爷又要出马了。如果不是水官老爷附了天成的身，敢跳断魂崖！万万不敢。这消息从看庙老人嘴里传出，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越传越神。有人说，看庙老人亲眼看见，水官老爷点化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孩子就是天成，还说天成妈的阳寿不满，是被一个河淹鬼拉去做了替身。天成妈不服，到阎罗殿上去鸣冤，阎王爷将天成妈的冤情报告了玉帝，玉帝发了圣旨，要过问水官老爷，水官老爷这才点化了天成……

一夜之间，天成已不是原来的天成。求财祈福的，一见他就是一付讨好的面孔。做了坏事的人，生怕他的天目看透他的一切，远远就躲开。

天成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去问他的老师。

老师问他，你真的敢在断魂崖上跳下去！

真的，自从妈妈死了以后，我天天到黄河里游水，饿了，我就想到水官老爷庙里吃贡品，可那个看庙老人不让我上去，我就从那崖壁上爬上去。那崖很高，能上去，却下不来了，我很着急，就眼睛一闭从崖上跳了下去。我想，妈妈在黄河里，我不会死的。再说死就死了，死了不是能和妈妈在一起了吗？真的，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可是到了河里却安然无事。就这

样，我饿了就爬上去吃贡品，吃饱了，在那石嘴尖上坐一会，然后再跳下来。我根本没有见过水官老爷，水官老爷也没有点化过我。

老师笑了，抚摸着他的头问，你敢不敢跳下去救人？敢，怎么不敢！老师说我明白了，水官老爷没有点化你，是黄河点化了你，你是一个真正的黄河儿子，还有刻在石壁上的那些人。

大漠赤子

(一)

他带着一个骨灰盒，终于挤上了火车。如果不要看到那封遗书，他是绝对不会为一个罪恶的灵魂收尸的，自然也不会有这次令人烦恼的塞北之行。

这次旅行太冒险了，弄不好，连老命都会丢的，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去年这时还在一家高级医院里接受抢救。现在虽然有了好转，但医生一再叮咛他身边随时都要带吸氧器，随时都要备急救药。不然，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

车箱里十分拥挤，连走道里都是人。他一手提着吸氧器，一手提着装骨灰的提包，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穿过几节车厢，这才找上卧铺躺了下来。

他懊悔极了。当初，要是不收留这个野小子该多好啊！唉唉唉，真是鬼迷了心窍，怎么就糊涂成那个样子。他十分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阴晦的早晨，他正在庭院里的草坪上舞剑。他虽然年过花甲，可自觉底气不衰，精力旺盛，连计步器上所标的数字，几年来从未减少过。

拂过一阵风，一片树叶悠悠落在他谢了顶的脑瓜上，他伸手拿下来仔细端详起来。叶面绿绿的，叶柄也没有黄，怎么就落下来呢？他仰头望去，这才发现小径两边的几棵桐树，不

知什么时候脱光了顶部的叶子，活像几个秃了顶的老人。他下意识地又上去摸了摸自己的光头顶，有些惆怅起来。也许人到了这个年龄都会这样，对一些事情迟钝了，可对一些事情反而更敏感了。落叶和自己的光头顶怎么能扯到一起呢？这种联想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他就偏偏要联想。人都要老，都要死，这一点，对谁也是公平的。可令他遗憾的是他没有儿女。连草都是一茬接一茬，他却只是一茬。每每想到这事，他心里就不是味。这只是他的一种意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跟前流露过。有时，听到他的同事们，谁谁家的儿子提上去了，谁谁家的儿女出国了，心里便产生一种失去平衡的感觉，这种感觉深深藏在他的心底。刚才的一片落叶又使他产生了一些联想，以致影响了他舞剑的兴致。他收了剑，沿着鹅卵石小径，腰板挺得直直的，慢慢走着。

“李达！李达！”

突然，他听到一个粗野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在这个庭院里不会有人这样喊叫他的名字。他有点愕然。透过树枝，他看见两个警卫战士正架着一个人往门外推。那人在挣扎，在呼喊：“放开我！我要见李达，你们这伙混蛋！”看样子是硬闯进来的，门卫对这种人是没有客气讲的。他们推着他，就像推着一个死囚似的。那人用两只脚使劲地在地上蹬着，把头拧向院里，尽着嗓门，绝望地喊着：“李达！李达！”

他背拿着剑快步走过来。

“报告首长，是个疯子。”

那人喘着气，怒吼道：“放你妈的狗屁！”他浑身透着一股野气，大约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矮而粗的身子上紧绷着一身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破旧衣服，脏得连颜色也分辨不出来。脸好久没有洗，牙齿特白。两只有点发红的碎眼睛里喷射着怒火。要不是门卫紧紧抓着他，一定会扑上去拼命的。

“你要干什么？”他走到他跟前问。

“我要找李达！”

“找他有什么事？”

“怎么，我找李达有什么事，有必要先告诉你吗？”

“这小子！”他苦笑了一下，说：“我就是李达。”

年轻人惊呆了，望着他，眼眶里转动着泪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李伯，我总算找到你了。”

“你是谁？”

“我是杨三柱的儿子，杨沙！”

杨三柱！他趋向杨沙，丢了剑，双手抓住年轻人的两个肩膀，急切地问：“杨三柱！他在哪里？你是杨三柱的儿？”

杨沙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剧烈地抽动着肩膀，半天说不出话来。李达急不可待地又问：“你爸他也还活着？他现在在哪里？说呀！”杨沙哽咽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小布包是用旧裹腿布做成的，又脏又黑。李达接过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枚一级战斗英雄勋章，还有一张字纸，字纸十分陈旧，好像先辈人留下的一张契约。他又慢慢展开纸，一眼就认出那是他自己的手迹：

三柱同志：

咱们的部队又要转移了，考虑到你伤愈后很难重返前线，就将你的组织关系转到西北组织部了。伤愈后你就去西北组织部联系。你是革命的功臣，党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

这封信是一九四八年，他率部追击敌人离开兰州时写给杨三柱的。当时杨三柱伤很重，刚刚锯了左腿。由于军务紧急，他来不及去医院看望他，只得匆匆写了这么一封短信。那一次他们的部队从兰州出发，经过四川，最后直抵云南。全国解放以后，他又去朝鲜作战。从朝鲜回来，他踏进国土，第一个想要见到的人就是杨三柱。他四处找，终没有找上。有一回他专门来到塞上古城，找上了杨三柱原籍所在县的县委书记，托他无论如何找上杨三柱的下落，可依然没有结果。那个县委书记说，在他们县的死难烈士的名单里没有杨三柱的名字，在残废军人的名单里也没有杨三柱的名字。据村里的老年人说，他们村有过杨三柱这么一个人，四七年赶着驴出去支差，再没有回来过。当时他想，也许哪个荣军院里能找到他。于是，他又向全国的荣军院发信询查，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死心了，总以为再不会有杨三柱的消息了。每到清明节，他便要选一块地方，划一个圈儿，烧上几张纸，以寄托他对杨三柱的哀思。现在，他的儿子突然找上了门来，这使他太高兴了。他仔细端详着杨沙，敦厚的脸盘，矮而胖的身胚，那眼神，那举止，那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魄，活脱脱就是当年的杨三柱。

他把杨沙拉起来，眼睛里闪动着泪花，又问：“小子，快说呀，你爸还活着吗？”杨沙仰起脸，满脸流着泪，复又跪下，抱住李达的腿，说：“李伯，我大他不在了，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我找上你。”

（二）

杨沙在他下属的一个分部里参了军，不久就提了干。李达从心底喜欢他，他觉得杨沙是块当兵的料子，和他爸杨三柱一样，不会有错。而且他认为不管怎样使用杨沙都是应该的。因为他是杨三柱的儿子，是一个战斗英雄的儿子。在许多场合他讲过杨三柱的英雄事迹，每

讲一次他都非常激动。很快，杨沙就成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杨沙虽然不是他的儿子，可事实上，杨沙的出现似乎填补了他心灵深处的某种缺憾，老伴甚至提出要收养杨沙为儿子。他虽然没有同意老伴的意见，但杨沙事实上已经成了他家的一个成员。一个星期不回家，李达就要派车去接。追杨沙的姑娘越来越多，老两口已经准备好了结婚用的一切东西，以一种急切的心情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可是，事情的发展和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起初，李达根本不相信杨沙会干出那样的事。然而，那是事实。案子查清以后，他才知道，杨沙参军以后不久，一个贩毒团伙就打上了他的主意。他们不择手段拉他下水。杨沙经不起金钱美女的诱惑，上勾了。一旦上了勾就不得不干下去。“干就干吧，现在不干，等待何时？一些别的高干子弟不是也在干吗？”杨沙本来就有副天胆，干那种事要的就是胆量。很快，杨沙就成了那个贩毒团伙的一个头目。他们的神通大得很，什么机关都能打通，什么事都敢干。

杨沙被判了死刑。他没有上诉，只要求最后见李达一面，李达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也不准备为他收尸。可是，看了他的遗书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不仅收了尸。而且还要把他的骨灰送回他的老家。

遗书是这样写的：

李伯：

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我那可怜的父亲。我死到临头了，没有必要欺骗你老人家了。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父亲，在我离开家的时候还活着。我现在多么想念他啊！可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间。我真后悔啊，要是我听了父亲的话，是绝不会有今天这下场的。父亲从和敌人征战的战场上下来以后，就投入了和贫穷征战的战场。我现在才认识了父亲人生的价值。都江堰过了多少年，可人们谁能忘了李冰父子呢？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父亲就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李冰，所不同的是，他治的是沙，而不是水。所痛惜的是他还有我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我的祖籍在石门湾，这你是知道的。可我现在的家在沙埕，我从来没敢告诉你。父亲出院以后，就一心想回家，谁也拿他没有办法。回到老家，他又不肯在老家呆着。他撑着两根拐子，走呀走，一直走到沙埕他不走了。就在沙埕，他和我的生母结合了。母亲是个苦命人，他的前夫死了，丢下三个孩子无法活下去，不得不另找男人。可当地人谁能养活了这一家子呀，与其说父亲为了讨老婆还不如说父亲为了救这一家子的命。开始，他就靠回家时带的一点钱过日子，钱很快就用完了，就学手艺，他虽然是个残废，可他比一个普通的健全人能干得多。沙埕在毛乌素大沙漠南沿，由于沙害的蔓延，南移的沙子把一块块草场淹没了，把一

片片土地沙化了，甚至把一个个村庄都淹没了。人们在沙害面前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活命，不得不拖儿带女逃离。父亲完全可以带着母亲和我的几个姐姐回到我们的老家。可他没有那样做，他留下了。他说：“风沙就是我们的敌人，这里就是战场，我不能当逃兵。我们要征服沙害，把贫穷赶走，把被沙子埋没的土地、草场统统夺回来。”他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他带领大伙向沙害宣战了，他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更得到了一个叫刘东海的大学生的帮助。刘东海毕业于一个林学院，是一个林业专家，是一个治沙专家，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以后，一直就和父亲一起战斗。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有人怀疑父亲是特务，砸烂他的拐杖，看里边安不安电台。多亏了那枚勋章和你的那封信救了他。

我们那一带，读书人是很少的，父亲却送我到几十里以外的小学读书，读完小学又送我上中学。中学毕业，父亲就让我跟刘东海叔叔学林业。人最出色的工作往往是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刘叔叔在我们沙区创造了在别的任何地方都难以创造出来的奇迹。父亲告诉我，他所认识的人当中有两个最使他崇敬，一个是他的团长，就是你，一个就是刘叔。在战争年代，如果没有团长那样的人，打不下江山，在建设时期，如果没有刘叔那样的人，国家永远富强不起来。父亲要我老老实实拜刘叔为师。可我当时怎能甘心做一个“右派”的徒弟呢？现在看来，我是多么幼稚啊！如果我听了父亲的话，现在也一定是个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我后悔极了，现在，就要结束我的生命了，可我干了些什么呢？说真的，我现在才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一个人愈知道了生命的价值，就愈感到失掉生命的痛苦。现在，说这些，一切都晚了，在我当时看来，农村就是灾难的深渊，沙漠更是深渊的深渊。知识有什么用，钱，才是一切。刘叔有那么多知识，有屁用，还不是在沙漠里活受罪吗？我对父亲说：“大，咱离开这穷地方吧，你看人家有些人给红军送过一两次信，找个人证明证明，就是老红军待遇，又是去北京观光，又是顶替子女。咱们去找李达吧，他现在当了省里的大官。你打过仗，立过功，又救过他的命。找到他，他能不给咱一碗饭吃？”父亲一听我的话就火了，说：“我不愿当‘八路老人’也不让你当‘八旗子弟’。自己能动手，为什么让人家养活呢？”他说什么也不离开沙漠，也不让我离开。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哀求他：“大，你不去，让我去吧，难道你就忍心叫我也和你一样在这穷沙窝里受一辈子吗？”可我无论怎么说，他都不答应，我开始恨他了，常常给他发火。父亲总忍着，我真拿他没有办法。最后，只有偷了他的勋章和你写的那封信来骗你。

我的骗术成功了，但我常常受着良心的责备。我不敢回忆父亲，我不敢给他写信，我不敢正视你那慈爱的目光。我过起了灯红酒绿的生活，可我心里好难受啊！好空虚啊！特别是我干上了犯罪的勾当以后，常常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常常魂不守舍。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

到，钱并不是一切，有了钱并不一定能幸福。一个人活得坦荡，活得充实，才是幸福。我真想回到父亲的身边，可我无法战胜自己，我陷得太深了。

我承认，我的罪孽是深重的。但平心而论，我的犯罪是有复杂的社会原因的。世风败坏，首先受害的就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心灵。你不看，这些年来，受刑的人不大都是年轻人吗？我们都是受害者啊！

我临死之前想见你一面，并不是要你饶恕我，救我。说实在的，就是不判我死刑，我也没有脸活在世上。我不敢面对我的父亲，我是一个多么可卑的人啊！牢房和脚镣使我明白了许多。我要求见你，是要交给你两样东西，就是父亲的那枚勋章和你当年写给他的那封信。这两样东西是圣洁的。我不能再亵渎它们了。请你还给我父亲。如果父亲不在世了，就埋在他的坟头。父亲的坟一定在沙漠里，也许就在那个“右派”叔叔的坟旁。那里是一块净土，我多么想念沙漠啊……

（三）

遗书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李达的心上，杨沙事件太使他震惊了，太使他心寒了。不久，他就病倒了，一病就是一年。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提出了辞呈，提前办了离休手续。其实，就是没有病，也很难保住原来的位置，因为有人认为杨沙事件多少和他有些牵连。

在住院期间，李达就经常叨叨，要去找杨三柱，叨叨着要把杨沙的骨灰送回去，可老伴死活不让。

“你就别想杨沙的事了。”老伴经常这样开导他，“杨沙是一个骗子，是咱们的仇人，毙了他活该。遗书上说的那些话就是真的？杨沙果真就是杨三柱的儿子？我现在对这一点也有了怀疑。杨三柱不是个残废，一条腿吗？说不定一辈子连个女人都没有碰过，从腿肚子里能裂出个儿子来？”

“不，杨沙不管怎么骗过我，但我相信遗书上的话是真的。一个死到临头的人，没有必要再骗我们了。杨三柱说不定还活着，我得去找他。”李达坚持自己的看法。

“就算杨三柱还活着，杨沙果真也是他的儿子，我们也不欠他的什么情。在你的心里不是经常惦记着他吗？他的儿子，我们又当亲人看待，还不够意思吗？对不起杨三柱的不是我们，而是他的儿子杨沙，谁让他去犯罪呢？”

“不，杨沙的死，我是有责任的。细想起来，他编造的那套谎言不是没有破绽的，他走上犯罪的道路也不是没有一点迹象。知人者智，我不是一个智者。知子莫若父，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咱们没有儿子，杨沙的出现，正迎合了我们的一种私欲。然而，我们没有以一个儿子去要求他。这样就给别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我是支持他的。因此，无论如何我得

给三柱有个交待。”

“可是，你病成这个样子，能行吗？”

“正因为有病，我得早点行动。再说，如果杨三柱还活着，他现在多么需要照顾啊！”

……

李达出院了，不知听谁说的，养花对病人有好处。老伴就买了许多花回来。卧室、客厅、餐厅、阳台，到处都是花。还有几盆很别致的盆景，还喂了鸟，养了鱼，真有点花香鸟语的味儿。她很忙，每天除过照料他，不是浇花，就是喂鸟。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老头子生活在一个自然、清新、舒适的环境里，让他忘了一切烦恼。他很理解老伴的良苦用心，但他必须走，必须马上就走。他偷偷做好了出门的一切准备工作。今天早餐后，老伴看着他服了药，就到花店买一种什么花去了。这正是他脱身的好机会，他拿了一张纸写道：我走了，吸氧器和急救药全带着。放心，我死不了，我会回来的。就这样，他一个人就离开了家。好多年来，一出门就有高级小车，有秘书，有警卫，有医生，不管到哪里，地方官都要迎接、招待。现在，虽然不在位了，可依然有车，依然有秘书，依然有人伺候，到了哪里依然有人迎接。这一切他都不要了，他要一个人去，谁也不惊动谁，就像普通人旅行那样，就他一个人。

火车在原野上飞驰着，车窗外出现了一幅幅迷人的自然风光，可他无心欣赏，躺在窄窄的床上，又进入了回忆。哪一位哲人说过：你做的事情最好是你晚年时愿意回忆的事情。在漫长的岁月里，李达做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但他愿意回忆的还是战争年代的事情。此刻，回忆最多的就是杨三柱。

……

一九四七年的一个秋夜。大雨如注，雷鸣电闪。他带着一支队伍在陕北的山沟里和敌人“蘑菇”。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率领的中央总部刚刚过了乌龙河。他们的任务就是牵制敌人，保证党中央的安全。他把队伍压在河东的山头上，只要敌人一到河西，就给以迎头痛击。战士们埋伏在山上，个个淋得和落汤鸡似的。一道电光闪过，他看见敌人已集中在河岸，他命令道：“各连注意，准备战斗。”

“营长，别打。”

“你是谁？”

“杨三柱，是搞支前的。”

“又是你小子！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不怕吃枪子吗？”

杨三柱，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毛孩子。平时赶着他的驴给部队驮东西，一打起来就往枪子林里钻，是一个不怕死的家伙。李达很喜欢他。有一次在行军的路上，他发现杨三柱把驴

驮的东西分出一部分自己背上，压得他满头大汗。他就问：“杨三柱，你为什么这么爱护你的驴呀！”杨三柱说：“你不知道，我大生我弟兄三个。老大老二都有了婆姨，就我没有婆姨，我大咽气的时候就把驴分给了我，说：有驴就有婆姨……”杨三柱还没有说完，就逗得大伙哈哈笑了起来。杨三柱却十分认真地说：“你们笑什么，这是真的呀！”打那以后，李达对三柱就更喜欢了。今天，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敢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必然有他的道理。他就问：“三柱，你先说说，为什么不要打。”

“你听，水那么大，敌人过不来！有多少一进水都煮了扁食。”他说的十分肯定。李达觉得三柱说的有道理，就继续伏在山上看敌人的动静。借着敌人的手电光，他看见有几个敌军官拿鞭子抽着让士兵过河。进一批不见了，进一批不见了。只得停下来。这可把三柱急坏了，他摸黑下了山，钻进激流，不一会就出现在河西。两个敌兵押着他去见长官。敌人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领他们过河的向导。

“老乡，你是干什么的？”

“我找我的驴。”

“你从哪儿来？”

“河对岸过来。”

“水这么大，能过得去吗？”

“我不刚刚过来的吗？长官，放了我吧，我还要去找我的驴。”

“老乡，你能不能带我们过河。”

“不能，我要找我的驴。”

“一头驴能值几个钱？”

“挺贵的，真正的佳米驴，肚子里还怀着驹子。”

“这样吧，你只要把我们带过河去，赏你三百大洋。”敌军官很慷慨地说。

“好吧，你们就跟我来。”三柱前面下了水，后面紧跟着不少敌人也下了水。杨三柱抓了一个，游到东岸。对那个敌人说：“老实告诉你，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我们的主力就在山上压着，快喊让你们的人过来。”那个敌兵战战兢兢，不知如何喊。三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敌兵回答“我叫马金保”三柱又问：“什么官？”敌兵说：“二连连副。”三柱说：“好，你就喊‘我是马金保，二连连副，我们都过了河，让弟兄们快过来呀！’”马金保照三柱的吩咐朝对岸尽着嗓门喊。敌人听见是马金保的声音，以为真的都过了河，于是又开始过了。杨三柱却押着俘虏去见李达。

“杨三柱，你小子好大的胆啊！”李达从心底感谢杨三柱，感谢陕北人民。

几天来，他们和敌人一直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老百姓都藏了，把能吃的东西，哪怕是地里长的嫩瓜蛋蛋，也在敌人到来之前都藏了起来。到了一个村子，如果找不上内线，休想找到东西吃。战士们又饥又累，怎么办？现在，最最要紧的是能找到东西吃，因为总部来了急电，让他们就地待命，他意识到一定有更艰巨的任务正等着他们。

就在这时，炊事班长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肉。

“哪来的肉？”他问。

“杨三柱把他的驴杀了。”

“什么？你们把杨三柱的驴杀了？好大的胆子呀！”李达大发脾气。

“营长，真的是杨三柱自己杀的。我们不让他杀，他一定要杀，他背着脸把刀子捅进驴脖子，就跑到山上嚎去了。我们都哭了。”炊事班班长说着又忍不住掉下了泪。

总部急电，命令他们在拂晓前占领常高山，狙击企图回援钟松部的敌人，扭转西北战局的战斗就要打响了，抢在敌人前头占领常高山，也许是这个战役的关键。他在地图上找到常高山的位置，估计了一下距离，犯愁了。战士们个个筋疲力尽，怎么能赶拂晓前赶到呢？他已不顾过问杀驴的事了，让通讯员赶快去找杨三柱。三柱来到他面前，软踏踏的，眼睛都哭红了。显然还在为他的驴伤心。

“三柱，常高山离这多远？”李达看着他那难过的样子，眼睛里涌动着感激的泪水，他不敢再提杀驴的事了。

“大路八十，小路六十，我都走过。”三柱回答说。

“好，你给咱带路，赶明天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头赶到那里。”

部队出发了，个个轻装前进，每个手里拿着一块半生不熟的驴肉，边走边嚼。敌人也在向常高山急进。拂晓前，杨三柱第一个登上山顶。当李达登上山顶时，敌人的先头部队也到达了半山腰。那一仗打得真痛快！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敌人的一个旅长也被活捉了。战斗刚刚结束，从西北方向传来隆隆的炮声。那就是著名的沙家店战役。

打扫完战场，李达拍着三柱的肩膀说：“三柱，这次的战斗，我要给你立头功。”

“不，”三柱拍拍腰上别的驴尾巴，说，“要给，就给我的驴立个功。”此时，他又想起了和他日夜相伴的驴。

“三柱，别难过，等到革命胜利了，我负责给你讨个好婆姨，生个好儿子，怎么样？”

“团长，我的驴没有了，只有这条驴尾巴了，家里也再没有什么牵挂，你就让我参军吧。”

“好，那就跟着我！这下，行了吧！”

三柱破啼为笑，眼睛迷成了一条缝，眼角还挂着泪珠。

打那以后，三柱就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跟他打了许多恶仗。

最使李达难忘的是在兰州的那一次战斗。也是一个夜晚，他们和敌人遭遇了。在那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被一个人背着，背他的人也负了伤，浑身是血。

“你是谁？谁在背着我？”

“团长，我是杨三柱，你还活着，我以为……”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咱们的部队呢？”

杨三柱不说话了，他昏过去了。原来，三柱在乱军之中不见了团长，他三次冲入了敌阵寻找，终于在死尸中找到了他。他就背着走，走了没多远，三柱也中了弹，当时并不怎么疼，只是觉得小腿成了软布袋，拉不起来。但他依然背着团长爬，他咬着牙，爬呀爬。当他知道团长还活着，就再也爬不动了。

周围很寂静，已听不到枪声了，也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几只鹰在天空盘旋。李达分析，敌人已经逃了，这一带肯定成了我们的天下，于是，就朝天空放了几枪。

寻找他们的同志循着枪声的方向，终于找上了他们。他俩同时被送进医院。可是，当李达出院重返前线的时候，三柱还在医院躺着，因为，他的左腿被锯掉了。

（四）

下了火车，又坐汽车。几天之后，他终于来到塞上一个小镇。小镇到沙埫还有二十多里地，虽然有一条简易公路，但很少跑车，他便在一家小客店住下。店老板建议他雇辆毛驴车，既安全又稳当。李达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坐着驴车出发了。脚户有六十来岁，罗圈腿上穿着一条宽裤子，走路来一晃一晃，看起来走路很艰难，可步子却跨得很大。驴子小小的，皮毛是灰色的。这使他不由又想起来杨三柱那头驴来。那头驴很高大，毛像黑缎子似的发着光。一坐上驴车他的心情就有些激动，因为再有两三个小时他就要到达目的地了。然而，他要找的人是死是活他现在还不知道。或许这个脚户能知道些什么情形，于是，他和脚户攀谈起来。

“老乡，你认识沙埫一个叫杨三柱的人吗？”

“杨三柱！谁不认识？炒面捏的个人，熟人。”

“他还活着吗？”

“活着。那种人阎王爷都不收，死过多少回了，就是不死。”

他还活着！这使李达太兴奋了，他原以为杨三柱十有八九不在世了，一个残废，生活在农村，又不享受国家的一点待遇，能活到现在，简直是让人不可想象。

“他现在生活的怎么样？”

“怎么说呢？比上，比他强的有千千万，比下，不如他的有万万千。论人品，能比上他的人不多。你不要看挂上一张人皮就是个人，米有三种价，人份上中下，他是上上之人。说起本事，没大的本事，一辈子就知道栽树，现在老了，油尽捻干了，没有几天活头了，还栽。过去沙埋的人，吃糠菜，住柳庵，一件衲袄四季穿，现在家家户户都发了财，不光沙埋的人发了财，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都发了财。发谁？还不是发了人家杨三柱？哪一家没有二三十亩林，万元户算个屁。杨三柱到底有多少树，谁也不知道，随便伐几棵就是钱。可那号人就知道受，你要买他的树，比杀他都难……”

毛驴在沙地上慢悠悠地走着，脚户叨叨着杨三柱的事情。李达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了。沙漠里很寂静，空气十分清新，地上干干净净，连天空都格外的蓝，偶尔飘过来几朵云，雪白雪白的。人也好，淳朴、自然，真诚。这地方真好，和城市相比，他有一种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长久以来积郁在心上的烦恼，惆怅，迷惘一下子都没有了。可是，一想到杨沙，他又陷入苦思。马上就要到沙埋了，怎么向杨三柱说呢？他闭上眼睛，沉思着。

突然，脚户说：“老同志，沙埋到了，你看。”李达坐直身子，举目望去，发现沙海里出现了绿洲。绿色在沙漠里是生命的象征，显眼、美丽、令人欣喜。

绿洲边沿的沙丘上蠕动着一个人，脚户一眼就认出了那就是杨三柱。

“杨三柱！杨三柱！公家人看你来了。”脚户朝他直喊。老半天他才直起腰，回过身子，用一条腿立着，两胳膊窝架着两根拐子。

“老鬼！你还没有死啊！还在栽树？有人看你来了。”

“谁啊！”对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李达跌跌爬爬扑过去，赶紧把杨三柱抱住，眼泪不由地涌流出来。

“你是谁？”杨三柱凝视着李达，显得十分迟钝。睫毛上，眼窝里，鼻孔，耳朵里都是沙土，像个土猴儿。

“我是李达！”

“李达？”他用手揉了揉两只红肿的沙眼，木木地望着当年的老团长。嘴唇蠕动了几下，说不出话来。

“老鬼，坐在车子上，让我把你们送回去”脚户说着就把杨三柱扶在车子上。两个小时之后车子才在一个农家院子门口停了下来。这就是杨三柱的家。一线五孔砖窑，院子很大。院墙是用树围成的，十分整齐，好像是用线拉过似的。树杆与树杆之间又用沙柳条编成篱笆，里边散喂着一大群鸡、鹅、兔、羊。杨三柱下了车子，撑着拐杖进了他的棚栏，活蹦乱跳的家禽家畜一齐迎了过来。小羊羔可爱极了，摆着小尾巴，咩咩直叫，鸡啦、羊啦、兔啦也都

做出了自己迎接主人的姿势，显得十分亲昵。

此时，脚户已将李达的提包以及吸氧器送进屋里，告辞而去。李达还没有落坐，杨三柱就问：

“看来，他找上你了？”

李达心里有点慌乱。他不能现在就把那个不幸的事情告诉他，他装着没有听见，抽出一支烟，手颤抖着，急忙点不上火了。

“我是说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没有去找你？”他又问。

李达心里更慌乱了，便语无伦次起来：“你在说什么，你的儿子？没，没有。”杨三柱好像在自言自语：“他离开家六年零三个月了，我以为他找上了你。要是在家早就结婚了，孩子也许会跑了。”他说完这些以后，眼睛直瞪瞪的，看着一地方。显然，还在思念他的儿子。李达不知用什么话语安慰这个可怜的父亲，没话找话说：“三柱，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让你去找西北组织部，你怎么就没有去？”

杨三柱这才好像回过神来，说：“团长，我成了这个样子，能做了什么？我总得有个家，总得有个女人，总得有个儿子，我留到大城市谁跟我？团长，你看我多糊涂，一见面不问你渴了，饿了，尽说些没用的话。”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熟练的打开广播机子，对着话筒吹了几声，然后说：“喂，喂，英英，翠翠，我家来客人了，请你们帮忙。”说完，又是泡茶，有是倒洗脸水，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只撑着一根拐子，拿盆、倒水都用右手，十分利落。他的那条拐子，就好似一条腿那样灵活。

过了一会儿，两个年轻的媳妇，旋风似地跑来了，一进院就喊：“老村长，来什么贵客了？”

“是我当年的老首长。”他边洗脸，边回答。两个年轻人拉开门看了看土沙发上坐着一个老头，很大方地和客人打过招呼，边挽袖子边问：“老村长，今天是杀鸡呀，还是宰鹅？”三柱说：“这一回，鸡也要杀，鹅也要宰，还有兔子肉、羊羔肉，山鸡肉，都要上，就看你们的手艺了。”

英英翠翠忙呼开来。霎时，又来了许多人，有男的，有女的，有老人，也有娃娃，他们都是来看望老村长的客人的。有的走进屋很有礼貌的问候问候，有的就在门口望一望，笑一笑。都很真诚，都很爽朗。李达很激动，他只想哭。他做梦没有想到，在这沙漠里居住的人们，对人还如此的真诚、热情、爽朗。他有一种回到故土的感觉。

当晚他们俩拉了一夜话，李达一扯就扯到战争的年代，可杨三柱却一说就说治沙，说栽树。战争，对他来说，好像是很遥远的事了。

无意中，李达发现杨三柱枕下压着个毛刷子，他抽出一看，原来就是那根驴尾巴。

“你还忘不了你那头驴？”

“忘不了。我一直带着，刚回来那些年我常常对那头驴有一种罪恶感，它有灵性，日夜陪伴着我，我俩相依为命。可是我却把它杀了。因此，你还记得吗？我让你给驴记一功。”

“记得，记得，”李达点点头。

“后来，我带着这条驴尾巴，就不单纯是对驴的一种感情。那头驴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的财产，不仅寄托着父亲对我的亲情，也寄托着父亲对我的全部希望，因此，我常常把它压在我的枕头下边，一看见它，我就想起了父亲。我的父亲为了我们弟兄几个，硬是给受死，没有享一天的福。要是能活到现在……”

“你还记得马金保吗？”

“记得，怎么不记得，就在兰州那次遭遇战中他也负伤了。我锯了一条腿，他少了一只胳膊。他有消息吗？”

“有，他在兰州荣军院当院长，把他的老父亲接到那儿让他享福，可老人住了几天，就嚷嚷要回，说他坐了紧闭，活受罪。他要回到乡下，儿子不让，他就偷着走了。过了好长时间，马金保和家里联系，说没有回家。后来，你说他到那里去了？他跑到内蒙古草原上看到一群羊，就不走了，硬是要给人家放羊，你说人怪不怪？”

“不怪，人活得自然才幸福，人活在自然里才幸福。今天，要我到大城市过你们那种日子，我可受不了。刘东海和我一样，他出生在大城市，可死活不爱大城市生活，就爱在这沙窝里滚爬。他说，这是同自然一起生活的生活，和自然一起生活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从刘东海身上，我看出一个问题，咱们经常说的阶级斗争，恐怕有些不大对劲。刘东海，出身不好，右派，是敌人吗？不是，我的那个儿子，出身好，革命功臣的后代，可和人家刘东海是不能比的啊！我常常想我的那个宝贝儿子，说不定现在在什么地方的紧闭窑子里关着。也许，早就被人家打死了。”

杨三柱又扯到儿子的话题，李达立即找另外一个话题岔开。

第二天一早，他就急着要带李达去看他们的林区。他们沿着林间小道慢慢走着，杨三柱像数家珍似的介绍着他们村的各种林木。村民们都在田里干着他们各自的活，见他们过来，就停了下来，很有礼貌地打打招呼。林间里还有稻田，那是引水拉沙造成的农田，在阳光照耀下，像一块块绿色的缎子。在稻田中间还夹杂着一个个静谧的人造鱼池，蓝天白云倒映在池面上，天水一色。偶尔有几只野鸭从远方飞来，落入水中使水面泛起粼粼波光。各种小鸟在枝头戏闹着鸣叫着。这使他想起老伴为他养的花，养的鱼，养的鸟。他们穿过稻田，绕过一座沙

坝,登上一道沙梁.沙梁东西走向,梁上植着几十里长的一道杨林,像屏障,阻挡着从北方来的沙子。再往北,每隔四五里就有一道林的屏障,屏障与屏障之间是草场,在草场里,牛呀,驴呀,羊呀在悠闲地吃着草。杨三柱指着远处的沙漠说:“过去是沙进人退,现在是沙退人进,我们要向远处的沙漠进攻了,只要我们一代一代人这样坚持下去,这里就是一片林海。”杨三柱此时倒像一个将军,他虽然只有一条腿。可他有一种常人不具备的气派。李达自愧不如,这些年来,比起杨三柱,他做了些什么呢?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又转过一座沙坝,杨三柱停了下来,指着一个沙丘说:“这是刘东海同志的墓。”李达这时想起杨沙在遗书里也提到了这个人。杨三柱一提到这个人,就抑制不住他的感情。“刘东海是南方人,在一个什么林学院毕业。没有他,这林造不起来,没有他,这沙也治不住。他是个天长地久的好人啊!当时我们这里穷得实在厉害,吃派饭就粗粮窝窝,高粱汤,不吃饿得不行,吃了拉不下屎,就那样他还不离开沙漠。为了弄清风沙的规律,一有大风他就跑出去了,他搞了许多试验,失败了也不灰心,硬是给我们搞出一套治沙的办法来。如果不是他的帮助,我在这里也立不住脚,我懂什么?治沙和打仗一样,甚至比打仗还要难。后来,他就病了,我们要送他到县医院治疗,他说什么也不去,病成那个样子还在苗圃育苗,什么树苗都有,油松、侧柏、杨树、果树、槐树、葡萄等等,什么都有。苗子育出来后,就指导我们去栽,最后倒在沙窝里再没有起来。他在的时候,我们都不以为然,可他一走,我们就觉着我们沙区的大梁折断了。我们有了疑难的事去问谁?沙区的人们离不开他呀!乡亲们都来祭奠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为他戴了孝,都给他磕头、烧纸,都哭,都给他坟头上添土。几天之后就堆起这么一座高高得沙丘来。当年我们村念书人很少,我的那个儿子好歹初中毕业了,我就让他拜他为师,好好学点治沙的本事,可他不懂我得用心,非得去找你不可,现在,刘东海后继无人,只有他的坟墓了。”杨三柱说这些话得时候,一直流着眼泪,李达也跟着流。他听完之后,深深为这个伟大得灵魂,鞠了三躬。坟前没有墓碑,只有一片林子,林子长得格外的茂盛,没有墓碑胜有墓碑,这林子不就是一座永恒的碑吗?

看到了这一切,李达突然意识到不该把杨沙得骨灰带到沙漠,也没有必要把那枚勋章还给杨三柱。勋章固然闪光过,但毕竟是过去的事了。沙漠是块圣洁得土地。只有刘东海这样的灵魂,才配在这里安息。

“刘东海留下什么没有?”李达问。

“什么都没有留下,就一屋子书。”杨三柱说。

“屋子在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柳庵。”

和坟相对，有一柳庵。当年搭屋子的柳椽都成了树，屋脊交叉处，枝叶想搭，绣成了一个绿色的混合体。杨三柱打开门，说：“他去了以后，我们没有动他的屋子。”李达走了进去，发现到处都是书。书天书地，床上是书，枕头是书，三只大箱子全都是书。只是落了一层厚厚得尘土。拿起一本，抖掉尘土，发现是一本日记，上面写道：我终于来到了令我渴望已久的沙漠，我真幸运，在这里我结识了杨三柱，他是一个意志非凡的人。他是一个革命的功臣，但没有以功臣自居，却以残缺的身躯投入了和风沙的决斗。我不明白，身居都市的人们，为什么互相斗来斗去呢？何不来和沙漠斗斗呢？据史书记载，宋唐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森林茂密，水草丰盛的葱林草原地带，是“谷稼既殷，群羊塞道”的北国沃野。五世纪初，南北朝时，北方成“五胡十六国”的割据局面，匈奴王赫连勃勃在这一带巡游，赞叹道：“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岭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斯之美。”遂调集十万之众，兴建了“大厦”国都统万城。

但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征战掠夺，滥垦乱伐，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到新中国建立时，这里除残存的沙柳、沙蒿、臭柏等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外，其他植物几乎尽绝。强劲的西北风卷起滚滚黄沙，遮天蔽日向南侵袭，房舍被埋葬，寨村变废墟，农田、草场被沙化。“大厦”国都只剩残垣断壁，榆林古城也处在黄沙包围之中。许多人家在灾害面前退缩了，逃离了。唯独杨三柱挺立在狂沙里，领导群众和风沙决斗着。我立志和杨三柱他们一起同风沙战斗，还宋唐以前“林茂草丰”的自然风貌。

这也许是个梦，但我相信，这个梦经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是会变为现实的……

日记太感人了，以至于使李达感到他的后半生活得太没意思了。

两天之后，李达要告别沙漠了。杨三柱一直把他送到小镇。上车的时候，杨三柱握着他的手说：“团长，回去打听杨沙的下落，这是他的照片，拿上好认。”

李达收了照片，依然提着他来时提的那个装骨灰盒的提包上了车。他什么都没有给杨三柱留，甚至连几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说，就走了。

有一天，沙漠的上空来了一架直升飞机，在沙堙的上空绕来绕去，有时飞高了，有时飞低了，沙堙的人很好奇，都在不同的方位搭眼望着那飞机。飞机绕了半天，居然降落了下来。

原来，李达又一次来到沙漠，还带着他的老伴。李达下了飞机，用手搭成喇叭筒喊：“杨三柱！你过来！”杨三柱听是李达的声音，就拄着拐杖，往那沙梁上走，有几个年轻人看他走不快，就把他抬上，到了飞机跟前。此时，从四面八方来了许多人。

李达搀着杨三柱说：“快，快上飞机。”

杨三柱以为是李达要接他到什么地方去，说：“我不去，我就在这沙漠里呆着。”

李达说：“不是要带你到什么地方去，我这次把老伴也带来了，我们也在沙漠里呆着，我是想让你坐上飞机在高空看看你的绿色战场有多大，勘察勘察，看今后这个仗再怎么打！”

杨三柱明白了李达的意思，上了飞机，并招呼一些年轻人也上了飞机。飞机又起飞了，慢慢升上了高空。

杨三柱朝下看，看见他的窑就象火柴盒那么大，羊群就象蚂蚁似的，人也一点点，公路成了一条细细的线。北面的沙漠黄黄的一片，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连一株树都没有，一点草都没有。

“团长”，杨三柱说，“你这飞机走不走？”

“走呀！所以才让你坐上飞机看看。”

“可惜，可惜。”

“可惜什么？”

“要知道飞机要走，我把那几石柠条籽带上，全撒在这荒沙里边，遇上一场好雨，柠条籽就发芽，就会在这沙漠里扎下根。”

“这还不好办吗？小孙，你给你们队长打个电话，让留两天，搞搞飞播。”

开飞机的小孙点了点头。

飞机在天空绕了几个圈，杨三柱说：“我原以为咱们造的林，治了的沙有多大，炕皮那么一点，可惜，可惜啊！”

李达问：“你又可惜什么？”

“可惜我老了。”

那些年轻人说：“杨书记，你老了，我们还年轻，我们接着干。”

“好，就看你们年轻人了。嗨，杨沙不在，要是在，今天叫他也坐在飞机上看看。”

飞机里一阵静默。

突然杨三柱又说：“就这么一点飞机，我看就我那个院里也落得下，小孙，你看，就我那个院，四周有许多树的院，长八丈，宽九丈，还落不下你这么一个小飞机？”

“咱们试试。”小孙说。

飞机果然要落在杨三柱的院子里了，鸡呀，鹅呀，兔子呀，羊呀，都被飞机的隆隆声吓得不知往那里藏，人都躲在窑里，等飞机落下来，才一窝蜂把飞机围住。从飞机上下来的年轻人，都高兴得不得了，都在说着他们在飞机上的感受。

李达从飞机上下来，看见院子里辨了许多草辫子，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杨三柱说：“这

是我的新发明，要在联合国申请专利去。”

“什么发明这么伟大？”

杨三柱说：“你走了之后，我到后沙湾去看固沙网，发现埋柴处生出了草，我刨开沙一看，原来是柴草上带进去的草籽发了芽，我就想，要是把柠条籽，紫穗槐，沙打旺籽拧在这草辫子上，埋进沙里，下一场雨，这草辫子岂不都变成了柠条带，紫穗槐带，沙打旺带了吗？这是我们沙埕人的发明，我想，这个发明，公之于世，会震惊世界的。”

“杨三柱啊！杨三柱，你真了不起啊！”

李达到了沙埕，就和杨三柱住在一起了，听说，李达拿出他的全部积蓄在村里修了一所学校，还在刘东海那个柳庵处修了一个治沙纪念馆，柳庵被一个更大的建筑包在里头。李达有时也去栽树，不定期抽点时间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讲打仗的故事，讲杨三柱的故事，讲刘东海的故事，也讲杨沙的故事，不过把杨沙的名字换成别的什么名字。他的老伴爱抚弄花，专门平了一块沙地，盖了几间房，向阳的地方，安着玻璃，阳光直接可以晒进去，里面养了各种各样的花。外面来参观的人常常对花也爱得不得了，就送几盆。有人过意不去，常常偷偷把钱留在玻璃屋子里，李达和老伴浇花的时候，常常会捡到钱。他们把钱攒起来，交给杨三柱，或者学校，不过，这些已成了后话，如果谁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沙埕去住上一些时候，一定会受益匪浅。

泉斋泪

一

这是一个古老的宅院，院里立着一座小楼阁。小楼阁做工精细，结构奇巧，虽然多年失修，可仍然独具风采。不过小楼阁毕竟有些年头了，阴雨天不时有瓦从檐上掉下来，打得粉碎，牛粪片子似的烂泥落了一地。楼体向前倾着，似乎要倒的样子，可老没有倒下，门头挂

着一块匾，上面阴刻着“泉斋”两个字。繁体，边上雕刻着精细的花纹。可以想象，这小楼阁当年有过一段辉煌。可是，古镇上却没有一个人能认得这两个字，更不知道小楼阁是做什么用的。

小楼阁的主人高子敬倒是什么都清楚，可他疯了，疯得十分古怪，不打人，也不骂人，只是喜欢拾酒瓶盖儿，每每拾到一个，便喜形于色，拿了一个他磨制的方头铁钉在瓶盖穿个像钱眼似的方孔，然后用绳子穿了，挂在脖子上，缠在腰里。他常常像数家珍似的，一串一串地数，嘴里不住地说：“嘻嘻，五铢，嘻嘻，开元，嘻嘻，崇宁……”有时，他像个老顽童，整天和孩子们一玩。黄河边上的沙滩里，冰滩上，石山沟里，到处是他的乐园。冬天里，街上厚厚落了一层雪，疯子拾不到瓶盖儿，就显得十分的烦躁，他用他的破鞋，在这儿踢踢，那儿踢踢，到处寻找。在他的屁股后面照例跟了一大群孩子。孩子们也在寻找瓶盖儿，也跟着疯子“五铢，五铢，开元，开元”地乱叫。偶尔有谁找到了一个瓶盖儿，便喊：“五铢，五铢。”疯子登时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便去讨要。有作恶剧者，将瓶盖弄在雪堆里，让疯子找。疯子这时才显出了疯劲，爬在雪堆上，伸出两只瘦胳膊，狠劲在雪堆里刨，直到把瓶盖找到手，才肯罢休。他高兴了就将瓶盖串给孩子们戴上，满街跑，金属撞击声、喊声响成一片。疯子跟在孩子群里，跑呀，跳呀，叫呀，快乐至极。

可是牛二一到，疯子就像看见了豺狼似的，没命地逃。牛二是个憨汉。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古怪，疯子怕牛二，牛二却怕镇上所有的人，就是一个三岁小孩出来，说：“牛二，爬下让我骑骑。”牛二憨憨一笑，从口里连下一溜涎水，学几声驴叫，任人去骑。可是一看见疯子他就变得十分的狰狞，远远看见疯子就牛似的吼几声追了去。疯子便不知往哪儿逃。牛二用他的破鞋底用劲在地上扑踏几下，同时用他的黑手掌在自己的屁股蛋上猛拍，嗷嗷直叫。疯子一听到这声音就骨也软了，浑身颤抖着，缩作一团。牛二十分得意地走过去，把疯子逼在一个墙角上，然后夺过瓶盖串，将绳子扯断，撒了一地。每到这种时刻，便会招来许多看客。镇上也没有什么取乐之所，能拿一个疯子，一个憨子开开心，也是一种乐趣，常常看到尽兴，才肯离去。也有好心者，上去将牛二的耳朵一拧说：“疯子，快跑。”疯子便十分恐惧地，边用眼睛看看牛二，边慢慢从墙根溜着，溜远了，撒腿便跑，直逃回到他的小楼阁，关上门，便放开声嚎。声音十分的惨。

有人说疯子之所以疯了，是他的父亲在作祟。据传，疯子的父亲是吊死在阁梁上的，虽然那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可胆小一点的人，走到楼阁跟前，就不由想起那长长的舌头。也有人说，疯子是憨牛二逼的。其实，对此事最清楚的莫过于老理发师。

故事发生在小理发店里。那一天，高子敬正在理发，牛二进来了。牛二，鬃毛似的头发长了几寸长，锈着一头的油垢，不要说理发，就是光洗洗头，也得一锅水。老理发师看见牛二马上把脸沉下，不看他一眼。

牛二的黑手里不知捏着个什么东西，可怜巴巴地说：“爷爷，我妈说过，过年不理发，是要死舅舅的，我就那么一个舅舅，你就行行好，给我理理。”老理发师和牛二本来不是一姓，可牛二老叫他爷爷。

“去去去！”老理发师挥了挥拿刀子的手，依然刮着高子敬的脸。今天是什么日子，除夕！时间就是金钱，不是现代人知道，古辈人早就知道，尤其理发这一行，过了今日，再要挣钱就得等到明年二月二龙抬头那一天。哼，你牛二死十个舅舅，管我屁事。老理发师心里说。

牛二不死心，将手里的东西呈上说：“我不白理，给你个这。”

“走走走！”老理发师火了。

牛二失望了。用黑手摸着自己的头，迟迟不肯离去。其实，牛二打走进理发店就没有让老理发师给他理发的奢望，能让刚刚进店的徒儿随便理理，他就满足了。牛二把祈求的目光移到徒儿身上，徒儿立即低下头。牛二这才明白，师傅不放话，徒儿是不敢自作主张的。他又把祈求的目光移向等待理发的人们身上。这些人个个都像泥塑，对他没有一个稍稍表现出一点点同情心来。妈妈的，我牛二为你们哪家的娃娃没当驴骑过？为你们哪家没搬过炭，没担过水，现在都不认得我牛二了。牛二也火了，从地上拾了个还冒着烟的烟头，猛吸几口，呸的一声啐了出去，算是出一口闷气。然后将手中物扔在地上，挺直身子出了店门。牛二扔在地上的那个东西，当啷一声，从地上蹦起来，在高子敬的脚上撞了一下，高子敬拉开了有点水肿的眼皮，正好瞧见了那东西。立刻，那东西好像生了个钩，钩住了他的眼睛。

“牛二，慢走。”他忙喊了一声，从椅子上挣扎了几下，坐起。老理发师像火烫着手似的，将拿刀子的手高高举起。

牛二翻身回来，见他丢了的那个东西已经在高子敬的手里，只见高子敬急急忙忙戴上深度近视镜，在那东西上吹吹擦擦，擦擦吹吹，好像得了个宝贝似的。

“神经病！”老理发师边说边抓住那个黑的发亮的“圣旨”条，啪啪打了几下响刀，意思是让高子敬赶快入座。可高子敬根本没有在意，问牛二：“这是你的，卖吗？”

牛二耸了耸肩，皱了皱眉熏黑了鼻子，用双肘蹭了蹭老提不起来的裤子，朝高子敬挪了挪，摆出一副要做买卖的架势。

等候理发的人纷纷围了过来。老理发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不相信牛二手里能拿着个

什么值钱的东西。可高子敬已有些急不可待，两只手紧紧把那东西抱在心口上，切切地问：

“卖多少？”

牛二不开口，他从来没有做过买卖，用黑手挠着头。

“卖多少，开口呀！”

牛二伸出五个指头。

“五块？”高子敬从兜里摸出拾块钱交给牛二。其实，牛二原本只想要二毛，伸手时却伸出去五个指头。

老理发师眼傻了，所有在店里的人都显出十分惊讶的神色。他们这才想起要看看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高老，拿来我看看。”

“高先生，拿来我看看。”

可是高子敬好像没有听到，他很快从衣帽钩上摘下羊毛围巾，把那东西包好，揣在怀里，戴上毡帽，匆匆走出店门。

牛二得了钱，而且断定不是在做梦，一屁股坐在高子敬刚刚空下的椅子上，架起二郎腿，单等老理发师给他理发。理一个光头二毛，我牛二手里有的可是拾块钱。

老理发师心里很不是味。给牛二理个发，让他的徒儿随便理理就能得到的东西，被人家用拾块钱买走了。拾块钱是几颗头？老理发师不管做什么，总喜欢用头计算价值。他后悔极了，心里不住地在问自己：“那东西该不是块金子吧？要是是块金子，他要后悔死的。他很不乐意地将围布围在牛二的脖子上，准备给牛二理发。

“牛二，你那东西是从哪弄来的？”老理发师问。

牛二把头一拐，挺了挺黑脖子，说：“哪来的，古墓塌捡来的，又不是偷的。”

古墓塌！天神神！老理发师的心都颤了起来。前些年，镇上来过一些考古学家，说那是个汉墓群，不是后汉，还是前汉。有一个铜鼎上铸有“延寿宫”三个字，据一些专家考证，那是汉武帝行宫里的宝物。牛二那东西肯定是个宝贝了。老理发师的心再也按不在理发上了，他得弄清那到底是个什么宝物。

“柱子，你给牛二拾掇拾掇，我去去就来。”老理发师急急走出店门。

“慢。”牛二把围布从脖子上扯下来，也急急跑出店门。转眼旋风似的滚了进来，左手拿着一盒金鸡牌香烟，右手抓着找回的一把零钱，用嘴撕开烟盒，逢人便散。

小理发店里立即弥漫起一股劣质烟味。牛二坐在椅子上，边抽烟，边讲述开了他的故事：

“妈妈的，古墓塌那儿好紧，我路过那里恨不得三跷两步跑过去。妈妈的，没跑几步，

鞋就飞了，我去找鞋，鞋没找上，却捡了个铲不是铲，钗不是钗的东西。妈妈的这玩艺有什么用？换不来一只破鞋穿，扔了妈妈的算了。又一想，兴许能理理发，妈妈的老驴日的还不给理……”

三

是个古布，一个罕见的古布。几十年来，高子敬时刻留意这种古布，可终未发现。今天突然到手了。他高兴极了，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回到他的小楼阁。关上门，设起香案，把那东西供在父亲的遗像前。相片已十分陈旧了。父亲穿长袍，戴着礼帽，很瘦，眼睛里充满着忧郁。他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说：“父亲，我今天得到的这枚古布，和你当年失去的那一枚，一模一样……”他说不下去了，眼泪不由夺眶而出。

就在这座楼阁上，就因为和这枚同样的一枚古布，父亲不堪忍受一个外国神父的欺凌，悬梁自尽，那时子敬只有八岁。那件事，至今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上。

那是一个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横行霸道的时代。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早上，父亲拿出一枚古钱放在他面前说：“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学隶书了。”父亲教他学字，常常找出许多古钱让他看“这个钱上的字是初唐欧阳洵所书，你看这枚钱不但铸造精美，而且文字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它影响了整个唐代货币文字的造型，对中国的书法也极有影响。你就从‘开元通宝’这四个字学起。”父亲说完就坐在他的书桌旁写他的《古泉苑》。在这之前，他已学过楷书和草书，父亲说，要成为一个书家，还得学隶书和篆书。

有人敲门。

教堂派人送来一张请柬，来人十分恭敬地把请柬呈给父亲说：“老先生，神父请你老人家赴宴，本堂知县大人，本镇镇署大人也都届时光临，神父说，务请老先生赏脸。”

父亲去了。

神父是个西班牙人，中国名字叫藤郎，会说中国话，待人非常客气。酒毕，神父请父亲到他的经堂叙话。父亲是个不信洋教的人，总以为神父又要劝他入教。

父亲说：“藤郎先生，我家世代尊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老夫亦然。老夫深信：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无孔子则东西方都不可言圣人矣。”

神父说：“我十分敬重中国的古圣先贤，老子的《道德经》，玄妙无比，深不可测。孔子的《论语》博大精深，泽及万代，老先生国学底蕴如此深厚，我仰慕久矣。今天我们不谈这个。请先生随我来。”西班牙人把父亲领进他的藏经屋。放经书的抽屉半开着，里面装的不是经书，而是中国古泉，父亲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那是千真万确的，不仅有古泉，

而且还有古泉拓本及古泉志。

“高老先生，”西班牙人耸了耸肩，十分得意地说，“没想到吧，我是一个西班牙人，可我酷爱收藏中国古泉，可见贵国泉苑有多么大的魅力。可惜的是，我来到中华古老文化的发祥地—黄河之滨，却连一个泉友都没有找到。”他说到这里，摊开双手，摇了摇头。

父亲从西班牙人的话里听出有侮辱中国无人的味儿，便说：“藤郎先生，我倒也喜欢收藏古泉，多少年来，也是知音难觅啊！”

“啊！”西班牙人显出十分惊讶的神态，“没想到老先生也喜好收藏，这太好了，我能结识你太好了。”

第二天，父亲回请了那个洋人。父亲没有别的嗜好，就爱收藏古泉。祖上留给他的土地、房产几乎全部被他卖了，用来收藏古泉，上自先秦刀币，下迄清末圆钱，以及压胜支钱、马钱、正品、伪品、异品、外国品、杂品，什么都有。而且不乏稀世珍品。藏泉装潢也极为精好，泉盒全是用楠木做的，上面描着金，镌刻着考证铭赞和小象。这座小楼阁就是专为藏泉而修，因此叫“泉斋”。西班牙人看了父亲的藏品，暗暗吃惊，尤其看见那枚先秦古布，爱不释手，说：“贵国古泉我收藏不少，唯有先秦古布最难到手，先生这枚我愿以重金购买，不知先生肯否？”父亲说：“不可，这虽系我家藏，乃国家之珍宝，我岂能贪图钱财卖给异邦。”

“那么，我可不可以带回去搞个拓片，以作纪念。”

“拓片我这里。”父亲随手送了一幅给他。

西班牙人连声称谢，说：“真没想到，在这山乡僻壤有如此藏泉巨富之家，实在令人钦佩，不过在你的泉斋里，我没有看到外国品，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那里有，先生如果喜爱，可以拿过来一些。”

“外国品我也收藏了一些，少的可怜，请先生千万不要见笑。”父亲打开了外国品让他看。里边放有英国的“奔马”金币，罗马金币、波斯银币、意大利“爱神之象”币，还有日本古币、西班牙古币……神父被这个小小的泉斋惊呆了，他发疯似的张开双臂把父亲抱住说：“你真了不起，不愧是一个世界藏泉之王。”

万万没有想到大祸由此而生。

三日之后，县衙把父亲传去。当天夜里，又将“泉斋”洗劫一空。在大堂上，县令还反诬父亲盗走了神父的藏品，说：“高仰贤，你知罪吗？神父的古泉被盗，你能脱离了干系吗？据本县所知神父藏泉的地方只有你知道，你酷嗜古泉，这是众所周知的，你既看到了他古泉，哪有不爱之理，既爱哪有不贪之理，既贪哪有不夺之理。”

父亲据理力争，被打得遍体鳞伤。原来，西班牙人和县老爷设计，陷害了父亲。幸有舅父上下打点，才得以释放。父亲回到他的泉斋，才知道他几十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古泉，全部被那个西班牙人夺走。一时气愤成疾，半年卧床不起，后来体力稍有好转，就去告状。一直告到京里，可那些京官谁敢受理？父亲告状无门，回到泉斋痛哭一场，当晚就悬梁自尽。临死前，把儿子叫到跟前说：我太傻，我不该引狼入室，也不该去告状。皇帝小儿都怕洋人，当今已没有讲理的地方了。咱们的泉斋算得了什么。故宫那么多国宝也被洋人拿去了，咱这算得了什么？孩子，古泉聚之难，聚而不散更难，你长大之后别干这种傻事。

可是，神使鬼差，他又做起收藏古泉的事。他们这个镇子，太古老了，刀币、布币以及各朝圆钱时有发现。今天从牛二手里得到的这枚先秦古布，色古值厚，细看铜质字画和父亲收藏的那枚一模一样，真可谓稀世之品啊！

四

有人在敲门。

他立即藏好古布，收拾了香案，这才去开门。老理发师在门外站着，老不见阳光的脸上堆着笑。高子敬立即想到，刚才由于高兴，连理发的钱都忘给了。

“实在对不起，让你上门来拿”。他说着从兜里掏钱。

老理发师接住钱说：“我不是要钱来了，你要不提，我也忘了。真的，我是想看看你买的那是个什么东西”。他请老理发师坐下，并递上一支烟，他本不想对任何人讲有关古泉方面的事情，可又想到人家专门找上了门，并亲眼看见他从牛二手里买了那东西，不说一说，实在不好搪塞，便以实相告：

“这是一个古布。”他边说边取出那东西给老理发师看，可老理发师根本不知道古布是什么玩艺儿，急问：

“你说什么？”

“这也叫古泉。”

老理发师依然没有听懂。

高子敬微微笑了笑，进一步解释“这是先秦时代的一种货币，是一种古钱。”

“啊！是一种古钱？”

“是一种古钱，上面有文字，是象形文字。”

老理发师拿着古布掂了掂分量，不重，上面有铜锈。肯定不是金子，于是他的心稍稍平静了下来。

“货币文字，先由象形文字变为大篆，再由大篆变为小篆，又由小篆变为隶书，又由隶

书变为真字，于书法源流同其辙迹。”

老理发师急于要知道的是这个东西值多少钱，问：“这值钱吗？”

“泉之贵贱，不在年代远不远，而在流传之多不多，太古之世未有文字，民间多以海贝易物，或以兽骨刻为贝状代之，以年而论，那种可谓极远，然其值则极微，都因传世甚多。今天这枚古布，尚不多见，不可以价论之。”

天啊！无价之宝，老理发师拿古布的手不由抖了起来。他将古币小心翼翼地还给高子敬，身上不觉冒出了一身冷汗，脸变得煞白，两腿也哆嗦起来，他丢了魂似的回到理发店。他的心都快碎了，他烦躁，他后悔，他在心里咒骂自己。一种痛苦，一种不可排解的痛苦折磨着他，给牛二理个发，让他的徒儿随便给牛二理个发就能得到的东西，让高子敬得到了。不知怎么搞的，一种对高子敬的敌意情绪在他心里滋生了，那种情绪像一团火，在燃烧着他的心。

牛二理完发已经走了，可等候理发的人还在热烈地议论着刚才的事，他一言不发，只是理发，他想把自己的心按在刀刃上，可不行，那团火烧得使他难以忍受，于是，他说话了：

“你们谁知道牛二那是什么东西？”他问大伙。自然没有人会回答。于是，他接着说：“那是一种古布，也就是古泉。你们听说过没有！我敢肯定，把你们坟里的八代祖宗刨出来也没人能知道。我实话告诉你，那是一种古钱。秦始皇手里铸的。秦始皇你们知道不？就是走马筑边墙的那个秦始皇。那时的钱是用金子铸的。”

“算了吧”有人说，“是块金子，你怎不要？”老理发师在“圣旨”条上打几下响刀，红着脸说：“外财不扶人，我天生就是一个万人头上刮小利的命，没那福！再说，那是憨牛二的货，我们去捉一个憨人吃，良心，良心哪里去了？”

理发店里，人来人往，他不厌其烦地发表着议论。于是，有关古布的事就像一股风，很快就传开了。小饭馆、杂货店，街上，每个家里的餐桌上，开往县城的客车里，人们都在议论，牛二捡了一个金币，足有四两七钱重，据说是秦始皇的大太子扶苏镇守上郡时带到北边来的，那金币被一个叫高子敬的老头用十块钱就买去了。有人亲眼看见，当天就有人到那小楼阁上买那金币，掏三万块都没买到。

牛二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围起来，有人甚至给他递上一支烟，然后就问那古布的事。牛二便唾沫星子乱飞把他的故事重复一遍。末了，人们不免要为牛二叹息几声，有的甚至怂恿几句：“牛二，三万块是多少？那么大的亏你就哑哑吃了？你不和高子敬闹，怕毳！”

可牛二就是不敢。

老理发师比谁都急。古布像个魔鬼钻进了他的心灵，使他变得简直不可思议，他骂星星骂月亮，骂儿子骂老婆，骂他自己。正月初一，全家人坐在一起包扁食，他却出门走了，镇

上的人不忘古老的礼节，初一早上，一见面，都抢着问对方：过年好。可老理发师把什么都忘了。在他的脑袋里只有那个古布。他不问人家，人家问他，他也不去回礼。只见他好像有什么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似的，急急朝牛二的家走去。

牛二住在一孔烂窑里。推开门，一股难闻的气味便扑面而来，老理发师也不顾这些，说：“牛二，起来就到我店里来，我给你吃羊肉扁食。”牛二伸伸懒腰，一脚蹬开烂被子，穿上衣服。老理发师已走远，他抠起鞋屁股，缩着脖子蹬蹬追了去。

五

牛二进了理发店。老理发师给他吃，给他喝，像训练一条狗似的训练着，整整十几天不让他出门。

转眼就是元宵佳节，镇上好红火。吃过早饭，高子敬从他的小楼阁下来，走在街上。他穿着一件黑呢大衣，虽然破旧，倒也整洁。头上戴着一顶银灰色毡帽，脚上穿着两只用黑皮子钉了鼻子、包了后跟的毡窝，拄着根棍慢慢在街上走。女儿春兰，去年就把钱汇来了，可他一直没有取，今天惠风和畅，春光宜人，又是元宵佳节，看看热闹，把钱顺便取回来，就是他今天上街的目的。他刚刚从邮电所出来，老理发师领着牛二也上了街。“牛二！看，高子敬。”老理发师用手指了指。牛二像头野牛似的，跑到高子敬跟前，一把抓住了老人的领口。

霎时围上了许多人。

高子敬莫名其妙，问：“牛二，你这是做什么？”

“还，还我，金，金币。”

高子敬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说：“牛二，那不是金币，是古布。你不是卖给我了吗？”

“是，是卖给你了，可，可你给，给了我多少？我那东西值三万块？”

“谁说的？”

“都这么说。”

高子敬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牛二，卖就卖了，男子汉么，谁让你老先人给你做的那么一副猪脑子？”听起来是劝牛二，可听得出其真正的用意。

“高老，憨牛二你又不是不知道，憨的可怜，三个五个数都不识，你就把那东西攒给他不就完了。”也有人劝说高子敬，话里也有话。

可不管怎么说，高子敬就是不给。就在这时老理发师从人群里钻了进去说：“高老，这

样吧，遇上牛二这种憨人了，要是我，一口把江山卖了也不能说翻的话。你就再给牛二几个钱，把这事了结了。”

高子敬只得又给了牛二贰拾块钱，牛二这才松了手。老人边整理着领子，边说：“牛二，这是最后一次，再不许你来缠我。”说完就回他的小楼阁去了。

老理发师趁热打铁，又发开了议论：“我说牛二那东西是个宝，怎么样？高子敬的钱是黄土？老实说，他再给牛二一万两万他都有账算。”

打那以后，有关古布的谣传就更多了。好事的人不断给牛二出着新的主意，仿佛不为牛二出点主意，不为牛二说几句不平的话就对不起什么人似的。

牛二的胆子越来越大，他天天在街上等高子敬，可高子敬就是不出来。老理发师就对牛二说：“牛二，你不会到那小楼阁上去找吗？”

“不敢，那上头有吊死鬼。”

“不要怕，我给你吃一道五雷符，不要说吊死鬼，就是出墓鬼也近不了你的身。”

“真的？”憨牛二喜得直淌涎水。

老理发师把牛二领进他的理发店，找了张黄表纸，用笔胡画几笔，就算把符画好了，然后，划了根火柴烧成灰，放在碗里让牛二一口喝了下去。

六

牛二虽然吞下了五雷符，可到了小楼阁依然有些害怕。他不时回过头看，老理发师藏在草丛里，给他挥着手，给他壮胆。

牛二心惊胆颤敲了敲门。

“谁？”高子敬在屋里问。

“牛二”。

高子敬一听是牛二，心里就毛了。

“你又来做什么？”

“寻我的金币来了。”

“牛二，你不要听人家瞎说，那不是金子，也没有人拿三万块买过，其实那东西并不值钱，真的，我不哄你。”

“你哄我，那东西要是拿到广州，能卖几十万呢。”

“拿到广州，卖给谁！”

“外国人呀，外国人有的是钱。”

高子敬听了这话火了，他突然开了门眼睛里冒着火星，大声喊道：“你给我滚，卖给外

国人！现在不是满清，你他娘的还算炎黄子孙吗？”

牛二害怕了，乖乖退了出去。老理发师迎了过来问“到手了吗？”

“好凶，还骂我炎黄子孙，妈妈的，他才是炎黄子孙！”牛二愤愤不平，老理发师又在牛二耳朵上不知嘀咕了些什么，牛二憨憨一笑。

第二天一早，高子敬刚刚把一斤奶子倒在锅里，牛二不声不响走进了门。他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

“你又来做什么？”

牛二不说话，眼睛直瞪瞪看着奶锅，屋里很静，奶锅上冒着热气。高子敬一面注视着奶，一面想着怎么对付这个憨汉。奶溢了，他吹着气，端起锅，把奶分倒在两个碗里，然后从厨柜里取出干馍、泡在奶里。这是他家的早餐，一碗是他的，一碗是老伴严氏的。

牛二喉结那儿滚动了几下，贪婪地看着两碗奶。

“你也喝一点吧。”高子敬礼节性的让了让。牛二并不客气，端起碗便吃。眨眼功夫，一碗已下肚，又去端另一碗。高子敬不知所措，苦笑着。就在这时，严氏从外面进来。这严氏高个子，大脚，生着副男人相，性子很烈。老汉买牛二的什么古布，她早有所闻，街上让牛二挡住要了二十块钱她也知道，人们风言风语她也清楚。今天牛二又找上门来，这还了得？她一把夺下碗，说：“牛二，你这个灰东西，卖了就卖了，你还是个男人？你是他娘的个狗屁。你给我听着，你把我家三十块钱乖乖拿来，有你娘的古布在。我家老头子不给，你就和老娘要。”她边说边拍得自己的胸膛亮响。牛二本来就有点害怕严氏，见她气势汹汹，一时没了主意，木木站着不动。

“拿出来呀！”严氏逼近他，展开龙爪子似的大手。牛二灰溜溜走了。走出大门，严氏还冲着他的脊背嚷着：“你听着，没有钱，你就借，你就偷，你就抢！把你这个驴下十八次的灰东西！”

牛二一走，严氏就和高子敬要那东西。在老汉看来比命都值钱的东西，在严氏眼里只不过是一文不值的废铜烂铁。他俩的生活，全靠外地工作的女儿接济，可老汉钱一到手，就不知做了什么。现在又买了个什么古布，弄得全镇的人都在谴责她的老汉，使她连街上都不敢去。

今天，她已把话说出了口，她认为，只要牛二能把三十块钱交回来，就把那个什么鬼布还给人家牛二。省得全镇人沫星子淹咱，骂你高子敬不算人，去捉弄一个憨汉。不管严氏怎么说，高子敬就是不听，他把眼闭上，用棉花蛋把耳朵塞上，把个严氏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到了夜里，人都睡了，严氏也睡了，高子敬这才关上自己的小书屋，拿出古布，在放大镜的

帮助下，将布首、布肩、布腰、布足、布裆进行仔仔细细的观察，并绘了图，拓了片。一到白天，他就把古布藏了，不知藏在了什么地方。严氏翻遍她的这个家，也没翻出来。把严氏气得直捣自己的胸膛。

牛二从老理发师那里借了三十元钱，又一次登上小楼阁，把钱交给了严氏。看来，这一回不和高子敬大闹一场，严氏无路可走了。她一脚踏开泉斋门，双手叉在腰上，还没有说话，两个鼻翼就乍得老高。

“高子敬，你听着！人家牛二把钱交回来了！”她的话音未落，三十元钱就啪的一声落在老汉的头上。高子敬若无其事，依然闭着眼。多年的经验，不开口最厉害，也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和她一般见识，那会使事情更糟。严氏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态度，一怒之下，掀翻了他的书桌，书、书稿、笔飞开一地。高子敬慌忙从地上拾起他的《古泉苑》书稿，紧紧抱在怀里。严氏一把夺过来，就要撕。这个性子暴烈，没有文化教养的女人，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将书稿举在她的头顶，吼叫着：“你要是再不拿出来，我就把你的狗屁书稿全部撕碎！”高子敬一见书稿要毁在老婆的手里，这可是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心血，岂能毁在这个老婆手里，他也发怒了，他拿起一把菜刀，逼近严氏，怒目而视，说：“你敢撕了我的书稿，我就把你剁成肉泥，你这个愚蠢的东西。这本书稿比我的命都重要，是我们高家两代人的心血，你给我乖乖地放下，不然，我就割下你的脑袋！”严氏害怕了，老头子从来没有这么凶过，她第一次感受到她的老汉身上有一种威不可犯的气势，她乖乖地把书稿还给了高子敬。

“你不明白。”高子敬说，“我不能把那个古布交给那一帮无知的东西。这是国家珍宝，交给他们就可能落入洋人的手里。告诉你，我收了好多古币，藏在一个你都不能知道的地方，等我把这本《古泉苑》一旦完成，我就把多年来收藏的古币一起交给国家博物馆。现在书稿已经完成，我完成了一件我父亲想完成而没有完成的事业。今天，我就给省文物局发个电报，让他们迅速来人。这件事我得给你说清楚，我收藏的这些东西，虽是我出钱买的，但这是国家的珍宝。希望你不要干涉。”高子敬说完便来到镇邮电所，给省文物局发了近两千字的电文。几天之后，彭局长亲自带省、地、县一千人马来到镇上。高子敬十分高兴，他把客人迎上了他的泉斋，讲了他父亲的故事，讲了他的故事，将一本厚厚的著作《古泉苑》交给彭局长。然后又交给彭局长一个移交清册，他说：“我的藏品虽然没有我父亲的多，可也不少，上至西周铜贝，先秦刀币，下迄民国银钞，应有尽有。汉武帝的五铢钱，宋仁宗的交子钱，忽必烈的椿币，品数不多，可品类不少。近代货币，有边币、法币等等，都在清册上。我父亲说过：古泉聚之难，聚而不散更难。如果我不把这些交给国家，我会日夜不安，也无颜去见我的老父亲。还是老子说得好：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我不能蹈我父亲的覆辙。所幸运的是，

我们的政府已不是当年的清政府了。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敬请政府成全了我。”彭局长等一行人，被高子敬的一番话深深地感动了，他含着泪，紧紧握着高子敬的手说：“老先生，我代表政府感谢你，代表人民感谢你。”

高子敬今天显得格外有风度，从他的言谈举止看简直是一个大学问家。这些客人中间不乏有识之士，可在高先生面前也只能小巫见大巫了。他的《古泉苑》，他们谁都来不及拜读，可谁都预感，他这本巨著，将是古泉学领域里不可多得的力作。高子敬回到家里，拿起了他的长筒手电，对彭局长说：“走，跟我立即去取。放在那个地方，使我日夜担心。”

他把大伙领到一个墓地。这是高家祖坟，墓地上的碑在文革时全打掉了，只有一座石牌坊门楼还残存，两面的石柱上刻着一副对联，上联：朝闻涛声万壑，下联：暮看灯火百家。此坟面对黄河，古龙河入黄河处便是古镇。站在这山上看黄河、看古镇，一个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尽收眼底。可以想象，这里原来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

许多人已被这副对联吸引住了，都说好字，就是省城最著名的书法家的字也不一定能比这好。他们又是摄像，又是拍照。高子敬说，这是他父亲的手笔。墓地旁有一个破烂的石窑，高子敬告诉大家，那是过去看坟人住的窑洞。可想高家当年兴盛的情景。现在墓地已破败不堪，看坟窑早已成野兔野狐的出没之地。高子敬说，这里很少有人来。村里的人怕鬼，就是他的泉斋，胆小一点的人都不敢去，这孤坟就更没人敢来了。看坟窑里有一个暗窑，是他手打的。多年来，他所收藏的古泉就藏在这里，从未出过问题，因为，谁也不会想到，有谁能把贵重之物藏在荒野里。他去暗窑都要在人睡定的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就连他的老伴也毫无觉察。

可他走进窑一看形迹，出问题了。就在拍出电文的那天，他还来墓地看过，好好的，那一次也是他唯一一次在白天去的。他真没想到，有人已跟踪他多时了。他像发了疯似的刨开土，打开暗窑门，捏着手电筒一照，他的藏泉，全部被盗，看到这情景，他一下子就昏了过去。

这无疑是一起特大盗窃案，彭局长一方面派人立即将高子敬送医院抢救，一方面保护现场，以便侦破。

高子敬得救了，可他从此就疯了。

省公安厅派出破案高手，连夜赶赴现场，并派了警察将镇子封锁，不准任何人出入，通往镇子上的公路上，警车鸣着警笛，一种从未有的紧张气氛在镇上弥漫着。

经过现场勘验，破案人员锁定，作案人出不了古镇。于是古镇家家户户都成了侦察的对象，已有几个嫌疑犯被关押起来。牛二被关在镇派出所，白天黑夜审问。谁都知道他作案的

可能性没有，可是在他身上不难发现蛛丝马迹。老理发师嫌疑最大，他已被监视起来，之所以不把他抓起来，是因为他的儿子于前一天，突然不知去向，这引起了破案人员的更大怀疑。他们在进一步观察他的动静。老理发师已经非常紧张，但他的小理发店依然开着。给人刮脸的时候，常常心不在焉，时不时将人家的脸皮划破。

没有几天，老理发师的独生子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落网，所盗之物全部截获，经过审问，罪魁祸首果然是老理发师，但当警察接近他的一刹那，他用他的柳叶剃刀，在自己的脖颈上的一扫，鲜血如注，当场毙命。

几月之后《古泉苑》出版。果然不出所料，轰动国内外，一连再版几次，都供不应求，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在外交部门的帮助下，那个西班牙神父的情况也弄清楚了，他是英国派出的文化间谍，以传教为名，在中国盗窃文物。据传当年他在返回英国的轮船上，突然看见高子敬的父亲高仰贤从天而降，站在甲板上，看着他哈哈大笑。西班牙人当即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醒过来之后，就病倒了，轮船还没有到达大英帝国的口岸，他就客死途中。在他最后一篇日记里写道：正如孔子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国人不可辱，他们是喝孔圣人智慧的乳汁长大的，东方的古代文化已达到了很高的层次，西方文化，不可避免，要被融入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大海，即使是一个小镇，都是深不可测……。

高子敬被送往一家高级疗养院疗养，效果不佳。专家建议，还是回到原籍，在他最熟悉的环境，有利他的康复。牛二，还有牛二，经法医鉴定，牛二属于没有完全行为能力人，关押了几天，就放回古镇。古镇又恢复了平静。不过，高家父子，一个上了吊，一个成了疯子，两件事联系起来，不得不引发许多人的深思。

不久，古镇泉斋被上级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了泉斋文物管理所，高子敬被任命荣誉所长，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职称的待遇，文管所配备了一个漂亮文雅的女讲解员，给前来参观的人讲泉斋的故事，讲高子敬父子的故事。讲解员讲得非常好，讲到动情处，常常声泪俱下。参观的人都要看看疯子，不过人们都很敬重他。他们丢给他瓶盖“五铢，五铢，开元，开元”地叫，疯子便十分高兴。在他的脖子上，腰上，依然挂着，缠着一串串的瓶盖儿，在他的身后依然跟着一群娃娃，“五铢，五铢，开元，开元”乱叫。